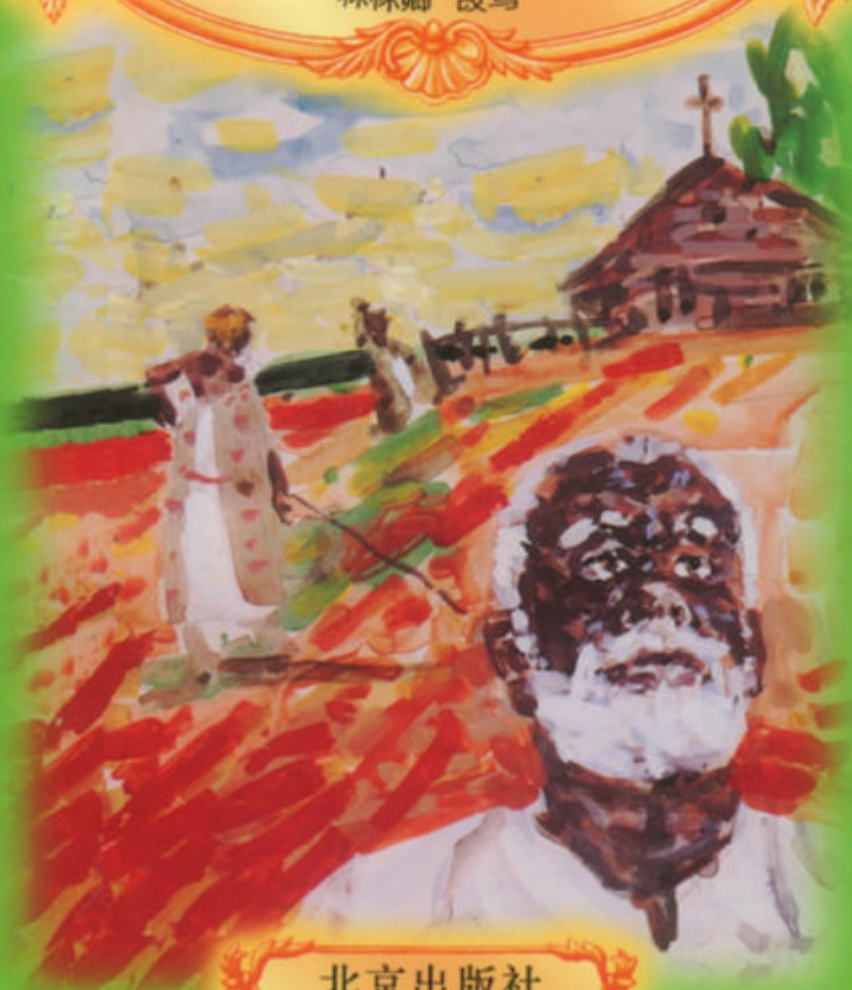


世界少年  文学精选

[美] 斯托夫人 原著

# 汤姆叔叔的小屋

林怀卿 改写



北京出版社

## 世界少年文学精靠选

### 王子复仇记

丹麦国王死了，原来是其弟的阴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怎样避过杀父凶手的耳目，讨回事实的真相？他在复仇中又怎样失去了生活中本该拥有的快乐和生命呢？

### 罗留欧与宋丽叶

一个是心地善良的美男子，一个是纯洁如玉的好佳人，偏偏生长在积怨深重的两家巨族，这两朵初开的蓓蕾能不能扭转命运，终成眷属呢？

### 仲夏夜之梦

公爵的婚礼就要举行了，善良的雅典工匠要献一出戏。可是，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风波还没平息，远来道贺的妖精王和王妃又不和。这一连串的麻烦，该如何摆平？

### 英雄凯撒

最受敬仰的罗马英雄勃鲁托斯，被卷入暗杀凯撒的计划中。他是为了维护正义，还是满足野心？经历了狼狈的逃亡后，他与罗马联军展开激烈的决战，在战场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

### 埃及艳后

埃及女王为了埃及的繁荣与罗马将军安东尼结盟。可惜安东尼与渥大维争霸失败自杀，女王为免受辱，也自己让毒蛇咬死。

### 简·爱

孤女简·爱在备尝寄人篱下之苦后，毅然离家求学。学校的生活，使她领略了被爱和被辱的人间冷暖。在她以为幸福真正来临时，却又为一个疯女而远走他乡……

### 呼啸山庄

在暴风雨夜出走的赫斯克莱夫，三年后突然以富商的面貌再度出现。他为什么会回来？是旧情难忘？还是别有用心？呼啸山庄的人从此忐忑不安……

### 傲慢与偏见

富家子弟达西一出现在龙蟠村，立刻引起众人的兴趣。但因为他神情傲慢，使得聪慧美丽的伊丽莎白对他有了偏见，两人因重重误会险些错失良缘……

### 双城记

十八世纪末，法国巴士底狱被攻陷，贵族受审，人民汇成一片暴风雨般的革命浪潮。在纷坛复杂的社会动荡中，却有人毅然代替情敌走上断头台……

### 孤雏泪

一个孤苦无依的男孩，仅仅想多要一点儿稀饭，就被赶出孤儿院，开始了解人生。他遇见慈祥的老人，误闯小偷集团，又被阴狠的凶手绑架。他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呢？

### 唐吉诃德

一个乡下地主，效法古代的骑士，周游各地，行侠仗义，异想天开地把风车当巨人，奋力与之拼命……他把幻想当作真实世界，到处惹闹出不少笑话，行径滑稽有趣。

### 战争与和平

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一片广大而美丽的俄罗斯风光尽收眼底。这儿的儿女亲情，将如何历经一场扭转命运的炮火？法国的拿破仑，能不能统治这一片土地呢？

### 上尉的女儿

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听从父亲的命令，前往偏远的小城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意外经历的一场内战，使他受到血与火的洗礼，更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爱情。

### 罪与罚

贫病交迫的大学生洛迦因痛恨当铺老板的重利剥削，愤而行凶，却自认是替天行道。然而良心的谴责，法律的追究，终使他走在了充军西伯利亚的路上。但洛迦也从中更深地理解了生命，理解了爱情。

### 约翰·克利斯朵夫

他在六岁便展现了音乐方面的天赋，十一岁担任宫廷乐师。但是坎坷的命运，使他的音乐生涯充满挫折与失意。他将如何突破逆境，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呢？

### 巴黎圣母院

一个天使般美丽可爱的女婴，为什么变成了丑陋畸型的男婴？悲伤的母亲怎能忍受这悲惨的命运？十几年后，这个丑怪的罗锅子长大了，他如何面对围绕在身边的恩怨呢？

### 悲惨世界

服刑 19 年的重刑犯，为什么能在一夕间洗净了罪恶的灵魂，重向光明？为了一个可怜的小女孩，他如何逃过警方的层层追缉，又陷身战火，代她寻回终身的幸福？

### 基度山思仇记

十九岁就当上船长，即将步上红毯的有为青年，为什么突然被人陷害，沦入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死牢呢？他将如何变成正义的化身，挺身主持这场善恶恩仇的公道呢？

### 三剑客

法国的安妮王后为了消弭英法间的冲突，把珍贵的钻石项链送给英国首相，不料却给自己带来危机。看十七岁的达太安如何与三剑客共同合作，安然送回钻石？

### 铁假面具

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成为国王，一个却是囚犯；三个同生共死的剑客，一个拥护国王，两个拥立囚犯。他们虽有深厚的亲情和友情，却在命运的拨弄下，走向悲剧道路……

### 茶花女

一个出身贫苦的美丽少女，被诱骗沦为妓女。当她遇到真心爱她的青年，决心好好做人时，社会大众却不同情她。她将如何寻求心灵的宁静与纯洁呢？

### 汤姆叔叔的小屋

善良、正直的汤姆叔叔，拥有一间小木屋和美满的家庭，但在奴隶制度下，却沦为商品般的黑奴；经历几番坎坷的折磨之后，他终于惨死在奴隶主的皮鞭下。

### 海伦·凯勒传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夺去了海伦·凯勒的视觉和听觉，从此陪伴她的只

有无边的黑暗与寂寞……但是安妮·苏利文的出现却改变了海伦·凯勒的一生，她开始向命运之神挑战！

### 安妮的日记

如果安妮是一株迎着朝阳绽放的花朵，希特勒就是折花的恶魔。坚强的安妮逃得过他的伤害吗？她的家人、朋友和所有的犹太人在这场浩劫里又将会如何呢？

### 天方夜谭

愤怒的国王下令搜罗全国的美女，聪明的谢廖莎讲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终于化解了这场干戈。你想听听这些世界上最神奇、有趣、充满智慧的故事吗？

### 汤姆·索亚历险记

顽皮的鬼精灵汤姆和野孩子夏克，一同干出令人捧腹的妙事。马克·吐温活泼的笔法，把小男孩顽皮的样子描绘得十分逼真，连大人也爱看。

### 王子与贫儿

一个偶然的机缘，王子爱德华救了少年乞丐汤姆。他们本想交换一下衣服穿穿，没想到竟也交换了角色，深深体验了对方的生活方式。交换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 小公子

一个纽约贫民区的小孩，忽然变成英国大贵族的公子，并且成为伯爵和巨大财富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出现，使封闭多年的古老城堡再次展现蓬勃的生机……

### 小公主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忽然沦为一文不名的小女佣。在残酷的现实考验下，她还能维持公主的风度吗？又是什么样的奇迹，令她重拾幸福呢？

### 秘密花园

年仅十岁的玛丽，在父母去世之后，远渡重洋到英国投靠舅舅。这个寂寞又孤僻的小女孩，在无意中发现了深锁了十年的秘密，荒废的花园却因此变成美丽的花园……

### 苦儿流浪记

突然知道自己是个弃儿的卢米，被养父卖给跑江湖的艺人。在四处流浪的旅途中，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找到亲生的父母；然而无常的世事，却一次次把他推向绝望的深渊……

### 孤女努力记

孤女佩玲历尽艰辛，来到父亲的故乡，见着了富有、失明的祖父却不敢相认。为什么她不敢面对近在咫尺的亲情？她能不能获得原来属于她的幸福？

### 小妇人

四个个性截然不同的姐妹，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与生活的磨练后，在母亲爱心的教导下，终于脱去幼稚的外衣，发挥各自所长，成为成熟的“小妇人”。

### 爱的教育

一个十二岁的男孩，用他的心、他的爱，去关怀和注视身边的世界，发现这个社会实在太值得爱了。你想钻进这个男孩的心里，学学怎样去创造一

个爱的世界吗？

### 海底两万里

接二连三的海难事件，震惊了全世界。阿尤纳斯教授和助手康塞尔、鱼枪手尼德为了抓海怪竟被“鹦鹉螺”号的舰长尼摩软禁，并展开一段惊险的海底之旅……

### 地底旅行

脾气古怪的博士根据密码，与侄子展开惊险的地底旅行，活生生的太古植物、原始人、电气性光线等构成了玄奇的地底世界，在古代海兽的围困下，他们历经九死一生，才得以返回地面。

### 十五少年飘流记

十五名少年在暴风雨的袭击下，飘流到无人的荒岛上，凭着坚忍的意志力与过人的智慧，终于克服了恶劣的环境，安全返回故乡……

### 白鲸

恶名昭彰的白鲸莫比·迪克，经常在海上兴风作浪，夺去了无数捕鲸人的生命。亚哈船长也在一次捕鲸中，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从此他发誓不杀死白鲸绝不罢休。

### 丛林奇谈（上）（下）

印度，一个遗失在丛林的婴儿，幸得狼的抚养，得以长大成人。他在经历各种森林生活的磨练后，不仅掌握了森林中动物的语言和习性，而且还练就了健壮的身体，机敏的洞察力，善良的心灵，热爱群体之心，最后成为万兽之王。

### 野生的爱尔莎

作者乔伊在偶然的的机会里，收养了一头野狮子——爱尔莎。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仿佛一家人。文中处处洋溢着人和动物之间的关怀，温馨感人。

### 野性的呼唤

十九世纪，在阿拉斯加掀起了淘金热，大批的狗被送往北方拉雪橇。布克遭人算计，也加入了拖橇狗的行列。它凭着顽强的毅力，终于克服恶劣的环境，最后回归到自然。

### 金银岛

老船长的衣箱里有什么秘密？为什么会引来海盗的窥视？一批装扮成水手的海盗随船前往金银岛寻宝，宝藏却不翼而飞，莫非有人捷足先登？

### 伦敦塔

生性善良又纯洁的洁茵公主，在公公和丈夫争夺权力的阴谋中，陷入一连串的恐惧与忧虑。最后她自己所坚持的宗教信仰，逼她步上残酷的断头台……

### 所罗门宝藏

一个是千里寻弟的男爵，一个是为父复仇的王子，仅凭一张三百年前的血图及狩猎师克达的帮助，以毅力与智慧终于越过杀人沙漠，战胜可怕的妖婆，得到最后胜利。

### 圆桌武士

英雄令人崇敬，爱情令人向往，悲剧令人同情。“圆桌武士”里有西洋的武侠英雄——骑士，有政治斗争下牺牲的悲剧，也有坚贞的爱情和友情，让人读了，为之感叹不已。

### 劫后英雄传

勇敢的青年骑士因为触怒父亲而被逐出家门，在他失踪三年后突然又回到英国，协助理查王复位，最后得到父亲的谅解……”

### 鲁滨孙漂流记

狂风巨浪夺去了同船伙伴的生命，却又鬼使神差地把鲁滨孙从死亡边缘拯救回来。但是除了那艘破船他一无所有，在这人迹不至，野兽遍布的荒岛上，他该怎么活下去？

### 动物农庄

动物有能力自己建立农庄吗？一个聪明的猪说：“我们比人类更有智慧，当然可以啦！”于是马、羊、狗、猫、鸡、鸭们纷纷响应，同心协力为这个理想奋斗……

### 杜立德医生

喜爱动物又能和它们交谈的杜立德医生的诊所就像一个动物园，有会煮菜的鸭子、爱出主意的鹦鹉、机智过人的狗、爱哭的大鳄鱼等，每天都热闹非凡，趣事不断……

### 柳林中的风声

蛤蟆戴利又闯祸了，他不但坐了牢，连蛤蟆大厦也被野森林的黄鼠狼、白鼬占据了！鼯鼠安安、水鼠华拉，还有灰毛老，肯不肯再伸手帮助他呢？

### 绿屋的安妮

红发大眼，喜爱幻想的孤儿安妮阴错阳差地被一对老兄妹收养，宁静的绿屋也因此频生波折。

### 鹿苑长春

七岁的乔弟在森林里，找到一只失去妈妈的小鹿。从此，他有了一个形影不离的“小兄弟”。他们共同经历了一连串有趣又伤感的事，甚至一起出猎凶狠的跛脚熊……

### 会飞的教室

假如教室是一架飞机，不就可以带着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去翱翔世界？假如你的想象力长着一对轻盈的双翅，就请你快飞入书中世界，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吧！

### 格列佛游记

一场海难，使格列佛沦为小人国的俘虏，他到海岬找水，却成为大人国的摇钱树……格列佛将如何发挥能屈能伸的本事，适应这些不同形态、不同风格习惯的生活呢？

## 说 明

由于原文中采用了英制等单位，考虑到文中的谐调，未将英制等单位化为国际单位。如需要，可按下表进行换算：

1 磅=0.4536 千克 (kg)

1 吋=1 英寸 = 2.5400 厘米 (cm)

1 呎=1 英尺 = 0.3048 米 (m)

1 哩=1 海里 = 1.852 千米 (km)

1 哩=1 英里=1.6093 千米 (km)

编者

## 书中人物介绍

汤姆叔叔：心地善良、正直、诚实的黑奴，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虔诚信仰的基督徒。一生境遇坎坷，但仍对生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丽莎：美丽绝伦、性情坚强、勇于反抗的女黑奴，与黑奴乔治结为夫妇，一起逃出了奴隶制的虎口。

乔治·哈里斯：体格壮硕、皮肤黝黑的黑奴，同时也是一位聪明、能干的青年，为了争取自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吉琳：纯真、善解人意的白人小女孩，十分同情汤姆叔叔的遭遇，却不幸因病早逝。

克里亚先生：温文儒雅的年轻绅士，是汤姆叔叔的新主人，婚姻生活不美满，却对唯一的掌上明珠——吉琳宠爱有加。

托蓓茜：狡黠、灵巧的黑人小女孩，平日以捉弄人为乐，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像是晶莹剔透的玻璃珠子。与主人家的吉琳小姐建立纯挚的友谊，最后也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欧菲莉小姐：克里亚先生的表姐，是一位精明能干、身材修长的中年妇女，对奴隶制度极为不满。

乔治·赛尔比：汤姆叔叔的小主人，和汤姆叔叔感情深厚，为人耿直、和善，对奴隶的照料与关照，不遗余力。

赛尔比先生：汤姆叔叔的主人，待人亲切和蔼，因事业失败，不得已卖掉汤姆叔叔和丽莎的孩子哈里，最后因病逝世。

黑利：冷酷、卑鄙的奴隶商人，将汤姆叔叔卖给克里亚先主，又将丽莎母子逼得走投无路。

雷克：粗暴、凶狠的白人，拥有广大的棉花田，专门收购黑奴作为劳动的工具，以恶毒的拷打害死汤姆叔叔，最后因受良心谴责而发疯。

## 序

林怀卿

### 奴隶制度下的悲剧

十九世纪末叶，美国盛行着一种毁灭人性尊严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是将非洲等落后地区的黑人，强制押解到新大陆，作家畜式的买卖。遭受买卖的黑奴，从此注定了他们一生被使唤不歇的劳役生涯。本书叙述的就是发生在这段时期的感人故事……

在肯塔基州，赛尔比家中有位叫做汤姆的黑奴。他是一位宗教信仰虔诚，心地又很善良的人，所以深得赛尔比家中上上下下的敬重和爱戴，尤其是主人赛尔比的儿子小乔治，和汤姆的感情最好。

但不幸的事，终于降临到这原本平静和谐的家族……

赛尔比经商失败后，可怜的汤姆就被当作抵押品，抵押给专门买卖奴隶的商人。

从此展开汤姆悲惨坎坷的一生。最后汤姆也像当时许多黑奴一样，终于惨死在奴隶主的皮鞭下，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

此书又名《黑奴吁天录》，写的正是十九世纪美国黑奴的血与泪。汤姆叔叔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典型。



## 汤姆叔叔的小屋

## 赛尔比先生和奴隶商人

二月初，一个寒冷、寂静的下午，街道上几株不知名的高大树木，在微风中摇曳着枝极，舞弄着稀疏的叶影。这时，在肯塔基州一个小镇的赛尔比家，有两个男人正在热烈地谈论着。

一位是体型矮胖，全身散发出一股市侩气息的男人。他的外表十分傲慢、冷酷，却故意装出一副威严的绅士模样。

“这样就不算是买卖了。”这位面目可憎的男人冷冷地说。

“但是，黑利，汤姆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黑奴，他既稳重又老实，什么事都会做。我把自己的农场交给他，他管理得有条不紊，工作态度很认真、负责，又有虔诚坚定的宗教信仰。光是这些，就足够抵偿我欠你的债款。”

正在和奴隶商人黑利谈话的是这一家的主人——赛尔比先生。他是一位慈祥、和蔼又安分守己的中年人，为了谈成这笔交易，赛尔比先生舌敝唇焦地想说服黑利。

环视屋内四周精致的装潢和高雅的摆设，就可以知道赛尔比家的生活非常富裕。

“可是。只有一个黑奴，实在太少了。”

黑利斩钉截铁地回绝。

“那么，黑利，你打算怎么个交易法？”

头发已花白的赛尔比先生，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在清癯的脸庞上，仍显得炯炯有神。

“有没有男孩或女孩可以和黑奴一起让给我？”

当他们两个人正在谈话的时候，大门轻轻地开了，一位年约四、五岁的混血男孩走进客厅。这位非常可爱又讨人喜欢的孩子，有着乌亮的卷发；红润的圆脸上，有两个若隐若现的酒窝；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灵巧、慧黠的光采。

小男孩很好奇地打量着黑利。

“哟！哈里，来，到这里来唱唱歌、跳跳舞。”

赛尔比先生以非常慈爱的眼神注视着小男孩。

于是，哈里走向前去，开始唱儿歌。那是一首黑人民谣，旋律轻快，词意浅显，很容易朗朗上口。哈里的歌声十分嘹亮，他一边卖力地唱着，一边随着旋律摇晃着身体，手舞足蹈的模样，非常逗趣。

“跳得很好，这孩子真不得了！”

在一旁观看的黑利，十分欣赏哈里的歌舞，他拍着赛尔比先生瘦削的肩膀，高兴地说。

“这个小男孩很棒，怎么样？你再加一个孩子的话，那么我们的交易就算谈成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奴隶商人黑利以贪婪的目光注视着赛尔比先生。

这时，大门又轻轻地开启，一位年约二十五岁的混血女人姗姗走进大厅。她有着一双和小男孩一样，深邃得有如两泓幽寂湖水的大眼睛，以及黑缎般的乌亮秀发。这位美丽绝伦的女人，就是小男孩哈里的母亲丽莎。

“对不起，我在找哈里。”

她为自己唐突地闯入，感到有点羞愧不安。

哈里一个箭步跑到母亲的身边，撒娇地钻进母亲的怀里。

“ 好吧！那你就带走好了。 ”

赛尔比先生说完，便对着哈里挥手说再见。丽莎随即抱着哈里退出了客厅。

奴隶商人黑利露出狰狞的笑容，眼睛滴溜溜地盯着丽莎柔美的背影，发出暧昧的笑声说：

“ 哇！这个女人更不错！ ”

“ 哈里和丽莎我都没有意思要卖。 ”

神情沮丧的赛尔比先生，双眉紧蹙地抽着烟。

“ 那个孩子卖给我吧！我可以给你很好的价钱。怎么样？赛尔比先生，你答应吗？ ”

奴隶商人黑利仍不放松地逼迫着。

“ 我要好好地考虑考虑，再作决定。你今天晚上六、七点左右再来，到时候，我会给你答复的。 ”

赛尔比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面对痛苦的抉择，他只有猛吸香烟，似乎想借此使思路更清楚。

黑利听了，轻轻地弯腰行礼，然后走出大门。

“ 真可恶！ ”

赛尔比先生砰然关上大门，非常愤怒地自语着。

赛尔比先生是一位平凡、心地善良而且待人亲切的绅士。他绝不会虐待、凌辱下人，所以深受下人的爱戴与敬重。但是，宽厚的性情却使他在商场上饱受同行的欺凌。

混血女人丽莎刚才到大厅找哈里的时候，已经隐约听到赛尔比先生和奴隶商人黑利的谈话内容。她心里想着：会不会是听错了？然而，此刻她的情绪已经紊乱，心像小鹿般地乱跳不停。

“ 丽莎，你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 一进入卧室，赛尔比夫人就觉得她有点异常，因为她做事时，常常心不在焉，不但打破了杯子，还撞翻了工作台。赛尔比夫人叫她到衣橱拿丝绸的长礼服，她却迷迷糊糊地拿了睡衣。

陷入沉思的丽莎，听到赛尔比夫人正对她说话。着实吓了一跳。

“ 哦，夫人，刚才在客厅时，我听到一位商人正在和先生谈论有关买卖的事……夫人，先生会不会把我的哈里卖掉？ ”

可怜的丽莎，颤抖着身躯，啜泣地说着，她哽咽的声音充满了惶恐与焦虑。

“ 卖掉哈里？傻瓜，先生不会这样做的。 ”

赛尔比夫人怜爱地安慰着丽莎。身体略微发福的她，一双敏锐的眼睛，似乎能洞察人的心事似的。

“ 何况，也没有人愿意买那么小的孩子……嗯？你帮我梳梳头吧！ ”

为冲淡室内沉闷的气氛，赛尔比夫人立刻转变了话题。

“ 可是，夫人，请你…… ”

“ 不要再说傻话了，先生绝对不会那样做的。丽莎，你最近太关心这个孩子了。如果每个客人来，你都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什么人才可以来我们家呢？ ”

听到赛尔比夫人坚决的语气，丽莎终于放下心来。她对自己刚才的多疑，感到非常的诧异。最后她摇了摇头，便开始用灵巧的双手，为夫人装扮。

另一方面，赛尔比先生一想到要将出卖汤姆和哈里的事告诉夫人，心里

就觉得无比沉重。因为这件事必定会遭到夫人强烈的反对。为此，赛尔比先生整日愁眉不展。

## 奴隶的命运

美丽动人的丽莎，小时候就受到赛尔比夫人的疼爱，并且在夫人无微不至的呵护下长大。虽然目前丽莎已有了幸福的婚姻生活，但是，赛尔比夫人仍然视如己出般地疼爱丽莎。

丽莎的丈夫是附近农场的奴隶乔治。

聪明、能干的乔治，遵照主人哈里斯的吩咐，在一家制造麻绳的工厂工作。由于乔治为人诚恳、工作认真，因此，很快地便成为全工厂最优秀的工人。接着，他又发明了清洗麻绳的机器，受到全工厂人员的赞扬。

善良、朴实的乔治，虽然在工厂倍受厂长和同事的信赖，但是，他的主人哈里斯却不这么想。哈里斯是一位生性暴戾、冷酷的白人。

一天下午，哈里斯到乔治工作的工厂，对厂长说要带走乔治，从此不准乔治再到工厂工作。

“可是，哈里斯先生，这样不是太突然了吗？”厂长满脸疑惑地说。

“突然又怎么样？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奴是我的吗？”

哈里斯的语气非常不友善。

当时的法律认为，黑奴是一件可以任意买卖的商品，因此，心地狭窄的哈里斯，如何处置他的黑奴乔治，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或反对。

“我认为乔治很适合这个工作。”

厂长仍然十分和气地为乔治说情，但是哈里斯并没有答应他的请求。

这时，气氛相当沉闷，突然，工厂的一位工人插嘴说：

“乔治发明了洗麻绳的机器，你知道吗？”

“哼，这些黑奴经常在想一些偷懒的方法。以后，我绝对不准他们这么做。”

哈里斯不以为然地打断他的话。

乔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异常愤怒。他环抱手臂、咬牙切齿，心想：身为奴隶就一定要听从主人的一切指示吗？无论遭遇如何乖戾的命运，自己都没有办法抗拒，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乔治因愤怒而涨红了脸。虽然他强制压抑着内心的不满，但是眼神里仍透露出喷火似的怒意。

可怜的乔治又被带回主人家里，而残暴的主人哈里斯却叫他做农场里最辛苦、最肮脏的工作。虽然乔治毫无怨言地承受一切，但是内心的不平仍表现在他因愤恨而扭曲的脸上。

黄昏渐近，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升起。此时，赛尔比夫人乘坐马车外出，准备参加友人的宴会。

站在可眺望赛尔比家庭院和街道的阳台上，丽莎若有所思地望着逐渐走远的马车，不自觉地发出无奈的叹息。突然间，一只粗糙的大手，悄悄地按住她的肩膀。丽莎惊吓地回头看，迷人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采。

“乔治，是你啊！吓我一跳。夫人刚刚出门去了。来，到我房间去，我们好好谈一谈。”

丽莎牵着丈夫的手，兴奋地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好高兴哟！乔治，你为什么笑笑呢？”

看丈夫默默不语，丽莎又说：

“你看看哈里，他是不是又长高了一些，嗯？”

忽然，乔治痛苦地说：

“这个孩子如果没有出生就好了……不，是我自己不应该活在这丑陋的世上。”

听到这句话，丽莎的表情充满了惊惶与忧伤。不久，泪水便滴滴答答地掉下来，她抽搐着双肩啜泣着。

“对不起，让你吓着了。噢！可怜的丽莎，你若是没有遇见我就好了。这样，你也许可以过比较好的生活。”

面对着伤心欲绝的妻子，乔治对自己鲁莽的行为感到愧疚不安。他用伤痕累累的大手，温柔地抹掉丽莎脸上的泪水。

“乔治，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丽莎的声音里仍充满着焦急与惶恐。

“唉！一切都不如人意。我们的生活永远是这么穷困，我们永远是受人摆布的奴隶。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干脆一死百了。”

此刻，乔治的心里，除了一份怨恨以外，还有几许对生命的无奈。

“不，乔治，你千万不可以这么说。真的，不可以……如果我们忍耐下去，一定可以……”

丽莎的眼睛出现一股异样的神采。

“忍耐？”

乔治不同意丽莎的说法。

“你以为我没有忍耐过吗？对主人的欺辱，我没有一句怨言，我不是都忍过来了吗？唉！为什么他是我的主人，他有什么权利指使我？他是人，难道我就不是吗？不，我可能比他还强！”

乔治心中积压已久的愤恨，终于爆发了。他涨红了脸，咆哮般地说：

“那个家伙说要羞辱我，故意叫我做最辛苦、最肮脏的工作。”

“但是，我们还是要忍耐呀！我们一定要顺从主人，不然，就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了。”

丽莎想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平息丈夫乔治对主人的怨恨。

“你的主人和夫人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你、疼爱你，当然你会听从他们。可是，你知道吗？昨天我在搬运货物的时候，主人的儿子站在马厩旁边，莫名其妙地用鞭子抽打马匹，马吓得一直嘶叫。我求他不要再打了，那个家伙却用鞭子打我。我压着他的手抵抗，他就向他父亲告状，说我欺负他。主人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就把我绑在树上，叫他儿子用树枝打我。”

“还有，你送给我的狗，乖巧又听话。可是，他们却在它的脖子上绑上石头，然后丢到水池里，让它活活地淹死。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忍耐下去了。”

乔治痛苦地握紧拳头，捶打着墙壁。

“可怜的乔治，无论生活如何困苦，我们都要有信心活下去，一定要相信上帝正守护着我们。”丽莎温柔地说。

“最近，主人还说他让我跟你结婚是错误的，说是因为我跟你结了婚的关系，我才变得这么不听话。他并且命令我跟他家的女奴结婚，不然的话，就要把我卖到南方去。”

乔治的眼睛幽幽地望着远处。

“这怎么可以？我们两个人是正式结婚的。”

丽莎的神情十分紧张。

“ 奴隶的婚姻根本就不被认可，这个国家也没有制定有关奴隶结婚的法律。如果我们没有结婚，哈里也没有生下来的话，那就好了。这个孩子以后不晓得会被卖到哪里去？ ”

乔治将视线转移到在阳台上的哈里身上。顽皮的哈里正独自在阳台上，跨着赛尔比先生的拐杖，当作马骑，嘴里呀呀地喊叫，似乎玩得不亦乐乎。

“ 哈里会被卖掉…… ”

想到这句话，丽莎的心直往下沉，脑海里又浮现出奴隶商人狰狞的面孔。她好像被人打中一拳似的，脸色发青，呼吸急促。丽莎觉得自己像要崩溃了。

看着哈里，丽莎心里犹豫着是否该把心里所担心的事，告诉丈夫乔治。可是一看到神情忧郁的丈夫，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 所以，丽莎，我告诉你，你应该坚强一点，我现在就要走了。 ”

乔治很感伤地将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妻子。

“ 要走？乔治，你要到哪里去？ ”

丽莎焦急地摇晃着乔治的手臂。

“ 我要逃走，逃到加拿大去。 ”

乔治坐直身躯，语气非常坚决：

“ 到加拿大以后，我会尽快想办法赎回你和哈里。我们要生活在一起，就只有靠这个办法。如果上帝帮助我们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做得到。 ”

丽莎听到丈夫即将离开，几乎昏厥。她摇了摇头，恢复意识后，才喃喃地说：

“ 好可怕！如果被抓到了，怎么办？ ”

“ 怎么会被抓到呢？反正不走也是死路一条。现在我只有自由和死亡两条路可以选择。 ”

乔治走到阳台上，抱起哈里，不断地亲吻着他稚嫩的双颊。

“ 乔治，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走了以后，自己要多保重，不要伤害别人，经常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凡事要多加小心…… ”

丽莎深情地注视着乔治，以哽咽的声音叮咛即将远行的丈夫。

“ 那么，我走了。再见！ ”

乔治紧紧地拥抱着丽莎，两个人都默默不语，浓浓的离愁吞噬着他们的心。不久，乔治放开泪流满颊的丽莎，转身掉头离去。

就这样，这对相爱的夫妻抱着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的渺茫希望，挥泪分别了。

## 汤姆叔叔

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建造在赛尔比家的旁边。那是一幢用圆木搭建成的小屋，虽然已相当破旧，但却温馨可人，因为那里住着慈祥和蔼的汤姆叔叔与卡洛婶婶。

小屋的前面有个小小的菜园，园里种植着许多蔬果和花草。每到夜晚，屋子四周便洋溢着浓郁的花香味。

卡洛婶婶是赛尔比家负责煮饭的厨娘。每天，只要赛尔比家的晚餐结束了，她就回到自己的小屋，为丈夫汤姆准备晚餐。

汤姆叔叔的小屋里，除了几样旧家具以外，较引人注目的就只有挂在木造墙壁上的箭袋和长弓。

皮肤黝黑、圆脸的卡洛婶婶，正在炉前烤着面包。小屋的角落里，一个卷发的小孩正和一个刚开始学走路的幼儿嘻闹着。屋内的气氛非常温暖、祥和。

暖炉前面，放置着一张破旧的木桌。这家的主人——汤姆叔叔正在木桌上认真练习写字。他有着一身漆黑油亮的肤色、结实的肌肉及宽阔的胸膛，体格相当壮硕，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洲人。

汤姆叔叔很专心地慢慢描写几个英文字母，脸上的表情非常肃穆，像在进行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不是这样的……不是那边……”

在旁边教汤姆叔叔写字的是赛尔比家的小主人——十三岁的小乔治。他是一个看起来相当聪明、乖巧的少年。此刻，他正以老师的姿态教汤姆叔叔练习写字。

“往那边写就变成Q了，G是往这边写才对呀！”

乔治很热心地纠正汤姆叔叔的错误。

“哦？是这样子吗？”

汤姆叔叔一边说着，一边用他的粗手抓紧铅笔，模样有点笨拙、逗趣。他按照小乔治所写的G、Q一遍一遍地反复练习。

“你们白人为什么都会写字呢？”

卡洛婶婶停下拿着锅铲的手，问小乔治。

“是呀……卡洛婶婶，我肚子好饿哟！蛋糕烤好了没有？”

小乔治抱着肚子，撒娇地问。

“烤得正好，少爷，刚刚才烤好。”

卡洛婶婶把香喷喷的蛋糕放在餐桌上。小乔治和几个黑人小孩围坐在桌旁，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

“嗯！卡洛婶婶的手艺和蛋糕店里的师傅一样好，做出来的蛋糕真好吃喔！”

小乔治吃得赞不绝口。卷发的黑人小孩莫西和彼得，非常顽皮捣蛋，两个人在餐桌下面钻进钻出，一会儿，又在地上打滚。整个晚餐的时间乱哄哄的，根本没有安静的时刻。汤姆叔叔和卡洛婶婶斥责他们，他们反而更调皮，嘻闹得更起劲。

“噢！老天，你们玩够了吧！今天晚上这里要举行聚会，请你们安静点！”卡洛婶婶大声地说。

这一带的黑人，每星期都在汤姆叔叔的小屋聚会一次，大家唱唱诗歌、



读经、祷告等。

不久，黑人陆续来到汤姆叔叔的小屋。有些是头发银白的八十多岁老人，有些则是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大家一起唱完诗歌后，小乔治就应他们的要求，将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念出来。大家倾听着，四周非常寂静，小乔治的声音显得特别清脆、悦耳。

待人亲切、热心公益的汤姆叔叔，被大家像牧师般地尊崇与爱戴。特别是他祈祷时的音调非常优美，常使倾听的人感动不已。

这个时候，奴隶商人黑利又来到了赛尔比家。

赛尔比先生被迫在汤姆叔叔与哈里的买卖契约书上签字。黑利站起来得意地说：

“好了，我们终于完成交易了。”

“是的，终于完成了。”赛尔比先生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晚上，赛尔比家一片寂静，只有庭院里微风吹动草木的沙声。

赛尔比夫人回到寝室里，她的丈夫正坐在安乐椅上，看着下午寄来的信件。赛尔比夫人走到镜子前面，松开丽莎为她梳的发髻。突然她想起白天和丽莎的谈话，便开口问她丈夫：

“喂，你今天请到家里来吃饭的那位俗气的商人，到底是谁啊？”

“噢！他叫黑利，我和他之间有点事。”赛尔比先生嗫嚅地回答。

“那个人是奴隶贩子吗？”

因为觉得丈夫答话有点吞吞吐吐的，所以赛尔比夫人就追问着。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呢？”

赛尔比先生企图瞒骗妻子出卖奴隶的事。

“只是我想起中午的时候，丽莎非常激动地在哭泣。她说奴隶商人要买她的孩子。哈里还这么小赛尔比夫人走到衣橱旁，拿出睡衣。

赛尔比先生一边佯装正在看信，一边心里想着：唉，反正早晚要告诉她这件事，现在说也是一样……

“她真傻，我告诉她，你不是那种会把佣人卖掉的人。”

赛尔比夫人相信，自己的丈夫绝不是个冷酷的人。

“是真的，我已经把家里的佣人卖掉了……因为我已经走投无路……”

一听到丈夫一字一句地说出事情的真相，赛尔比夫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你不是当真的吧？”

赛尔比夫人感到非常惊讶，她心里默默地祈祷丈夫的话不是真的。

“对不起，这是真的。我已经决定要卖掉汤姆。”

赛尔比先生放下信件，不敢正视妻子。

“你说什么？你要把汤姆卖掉？从你小时候开始，汤姆就一直很忠心地照顾着赛尔比家，而且你还答应让他自由生活，这件事我们也已经告诉他了。你该不会也把丽莎唯一的孩子哈里也卖掉吧？”

赛尔比夫人想到忠实的老仆人汤姆叔叔即将被卖掉，情绪变得非常低落，也对丈夫的行为感到气愤。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只好全部说了，我决定卖掉汤姆和哈里。”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赛尔比夫人大声地斥责他。

“我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我欠黑利一大笔债，不得不……”

赛尔比先生难过地将脸埋在干枯的手掌里。

这个突来的打击，使得赛尔比夫人就像木头一般，全身僵硬地站在那儿无法动弹。一会儿后，她才喃喃地说：

“这一定是上帝对奴隶制度的诅咒，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法律竟允许白人拥有奴隶，根本就是野蛮、落伍。想到这么忠实又善良的汤姆和丽莎的孩子被卖掉，我就忿忿不平……”

“黑利明天早上会来这儿把人带走。”

赛尔比先生站起来，走向床边。

“我希望上帝能救救不幸的汤姆，还有可怜的哈里。上帝，请原谅我们吧！”

赛尔比夫人双手合拢，闭上眼睛，衷心地祈祷着。

在隔壁的房间里，有一个人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那就是丽莎。

赛尔比夫妇一停止说话，丽莎就悄悄地离开房间。她那轮廓分明的脸庞，此刻已变得毫无血色，僵硬的身躯微微颤抖着。她轻轻地走到夫人的房间门口，对上帝做无言的祷告；然后，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哈里这个懵无知的孩子，此刻正睡得又香又沉，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卖掉了。

“可怜的孩子，你被卖掉了，你知道吗？不过，妈妈一定会救你。”

丽莎的脸上露出母性伟大的光辉。过度的悲伤，使她欲哭无泪。她急忙拿出信纸，写下辞别书：

“夫人，心地善良的夫人，请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已经听到你和先生的谈话了。我必须救我的孩子，请你不要责备我。好心的夫人，愿上帝赐给你平安、幸福。可怜的女人——丽莎敬上。”

丽莎很快地把信折好，放入信封内，然后，迅速地收拾几件衣服，用布包好，再牢牢地绑在自己背上。哈里喜欢的小玩具，她也把它放在包袱里。

丽莎悄悄地唤醒熟睡的哈里，为他穿戴帽子和斗篷。

“妈妈，我们要到哪里去？”

哈里揉着睡眼惺忪的双眼，从床上爬起来。

丽莎拿着孩子的外套和小圆帽，走到床边，以悲戚的眼神凝视着孩子。

聪明的哈里似乎也感觉到家里发生了事情，因此，顺从地让母亲为他穿戴衣帽。

“乖乖，小宝贝，安静点，有坏人想要把你抓走。可是，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现在我们必须赶快逃走。丽莎抱起孩子，踮着脚尖溜到外面。

这个时候，夜空里缀满了闪闪发亮的星星，气温非常低，风呼呼地吹着，空气中充满了浓郁的红树麝香味。哈里对寂静黑暗的四周，感到非常害怕，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脖子，而丽莎也用斗篷紧紧地包着他，快步前进。

母子俩通过幽寂的小径，来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前，丽莎轻叩着木屋的小玻璃窗。

因为黑人的聚会很晚才结束，所以，汤姆叔叔和卡洛婶婶此时都还没有入睡。

“这么晚了，到底是谁啊？”

卡洛婶婶站起来，胡乱地拨开窗帘。

“什么事啊？你不是丽莎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开门。”

卡洛婶婶慌张地打开门扉。

汤姆叔叔也闻声走到门口，手里拿着点亮的蜡烛台。丽莎的脸庞在晕黄

的烛光映照下，显得特别憔悴、疲惫。

“你怎么了？吓我一跳。”

汤姆叔叔因丽莎的深夜探访，感到无比的惊讶。

“我带着孩子准备逃亡，因为先生已经把哈里卖掉了。”说完，丽莎开始低声抽泣。

“把哈里卖掉？”

汤姆叔叔和卡洛婶婶不约而同地惊叫着。

“是啊！我听到先生对夫人说的话。先生说要把哈里和汤姆叔叔你，卖给奴隶商人黑利。黑利明天早上就要来带走你们两个人。”

汤姆叔叔听到这个消息，以为是在做梦。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茫茫然地站着。管理赛尔比家所有杂物的汤姆叔叔，非常了解赛尔比先生事业不顺利的情形。

最近，赛尔比先生正在为债务烦恼，一定是为了还债，所以才会出此下策……汤姆叔叔好像被击倒似的，跌坐在陈旧的椅子上，独自蹙眉沉思了起来。

“我真不敢相信先生会把我们家的老头子卖掉，难道是他做错了什么事？”卡洛婶婶神情木然地说。

“不是的，汤姆叔叔并没有做错什么事，而先生也不是故意要卖掉他们。但是为了还债，先生只好这么做。夫人到最后还是强烈反对，她真是一位好心肠的女人……”

丽莎解下斗篷，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夫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灵魂比全世界所有的金子都宝贵，这个孩子也有灵魂，所以我要带着他逃跑。虽然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体谅我，因为除了逃亡外，我没有其他办法可保住我的孩子。”

丽莎温柔地抚摸着哈里熟睡的小脸，对汤姆叔叔和卡洛婶婶说明她逃亡的原因。

“你也一起走吧！不要在这里等着被卖掉，你和丽莎一起逃吧！”

卡洛婶婶说着将收拾好的包袱递给汤姆叔叔。

汤姆叔叔慢慢地抬起头，依恋地环视屋内的一切，他坚决地说：

“不，我不想走。我们应该帮助丽莎逃亡，这是她的权利，我们不能阻止她。你刚刚也听到丽莎的话了，如果我不被卖掉的话，那先生的事业就完蛋了。我愿意牺牲自己……”

汤姆叔叔以无奈的眼神注视着妻子。

“我到南方去，什么事都可以忍。卡洛，你不要再怨恨主人了。他一定会对你很好，对你和可怜的汤姆叔叔将视线转移到破旧的大床上，看着沉睡中的孩子。他把身体沉重地靠在椅背上，用粗糙的大手蒙住脸，低声啜泣着。

“昨天下午，我曾和我的丈夫见过面，但那时根本不知道事情会演变到这种地步。他告诉我，今天他将从他的主人那里逃出来。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把这件事转达给他，并告诉他，我也想到加拿大。假如我们以后没办法再见面，那么就只好在天国相会了。请告诉他，他是最爱的人……”

丽莎一边说着，一边披上斗篷。她明亮的大眼睛噙着泪水，脸上的表情极为哀怨。丽莎走到门口，回头与涕泗纵横的卡洛婶婶与汤姆叔叔互相拥抱、吻别，又说了一些祝福对方的话，然后带着孩子悄悄地离开了木屋，不久，就消失在黑暗的丛林里。

## 丽莎的逃亡

第二天早上，赛尔比家传来惊慌的叫声。

“糟糕了！夫人，丽莎好像跑掉了。”

遵照赛尔比夫人的吩咐，去找丽莎的黑人安迪，慌张地跑进大厅。听到这个消息，赛尔比夫人吓了一跳。

“丽莎一定是知道了真相才逃跑的。”

坐在旁边抽烟的赛尔比先生突然插嘴说。

“哦！太好了。上帝，感谢你。”

赛尔比夫人为丽莎的逃跑，喜溢眉宇。

“你不要说傻话了。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呀！”

说完，赛尔比先生就走出大厅。

不久，赛尔比家的上上下下都知道了丽莎逃跑的事。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只有卡洛婶婶默默不语。

奴隶商人黑利随即到达赛尔比家。当他知道丽莎带着孩子逃跑的事以后，就气冲冲地跑到赛尔比先生的房间，找他理论。

汤姆叔叔被卖掉的消息，使得赛尔比家的黑人都感到非常惶恐。每个人心里都担心着自己是否也会被主人卖掉，因此个个愁眉不展、坐立不安。

这些人之中有一个叫山姆的年轻人，却别有企图——

最受先生信赖的汤姆被卖掉了，这样一来，必须有人代替他的职务；那么，若是挑中我，我就可以出人头地了……

山姆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独自沉思着。

“哦，山姆，主人叫你把比路和杰利牵来。我和你，还有主人、黑利要去找丽莎。”

安迪突然喊着山姆。

太好了，我立功的机会来了……

山姆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心里谋划着。

“我会把丽莎抓回来的，你等着瞧吧！”山姆很有自信地对安迪说。

“可是，山姆，夫人并不希望丽莎被抓到呢！”

“哦？”

山姆困惑地搔一搔脑袋。

虽然山姆并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知道该怎么办——看来必须听夫人的话，毕竟她是掌握赛尔比家实权的人……

山姆从马厩里把比路和杰利牵到门口，当黑利的马匹看到山姆时，很胆怯地往后退。

“哦！你这么胆小啊？”

山姆黝黑的脸上露出促狭的表情。

赛尔比家的旁边，有一棵很大的山毛榉树，每当风一吹，树上便掉下许多尖尖的山毛榉果实。这时，山姆从地上捡起一棵山毛榉果实，然后走到黑利的马旁边，假装安慰马匹的样子，悄悄地把果实放在马鞍下面，嘴巴却说着：

“哪，我对你很好吧！”山姆狡猾地笑着。

这时，赛尔比夫人出现在阳台上，对山姆招手。

于是，山姆走进屋内。

“山姆，现在你就和黑利一起去找丽莎吧！你可以告诉他应该走哪一条路比较方便，并帮他忙，好好走。但是杰利的脚伤还没有复原，不要让它跑得太快哟！”

赛尔比夫人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小声，但是，山姆已了解了夫人话中的含意。

“一切都交给我，夫人，你放心，我会小心地照顾马匹的。”

山姆机灵地转动着黑白分明的眼珠子，嘴边牵引着一抹冷冷的微笑。站在一旁的安迪，也吃吃地笑着。

“喂，你们要好好干！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黑利站在阳台上，对着门口的山姆和安迪吆喝着。

“是的，先生。”

山姆回答以后，就去牵黑利的马。

黑利骑上马后，突然间，马狂乱地踢地跳起。黑利惊惶地从马背上跳下来。山姆看到黑利狼狈的模样，发出很大的嘲笑声。他想用手去抓住马的缰绳，但是马非常用力地踢开山姆，然后快速地跑进丛林里。安迪牵来的杰利，也随着黑利的马跑掉了。这是因为安迪按照山姆的计划，把马的缰绳放开，所以马才会一起冲入丛林里。

这个时候，赛尔比家整幢屋子像排山倒海般混乱起来。山姆和安迪大声地喊着，到处乱窜，狗也跟着乱叫，甚至连黑人小孩子也拍着手，胡乱地尖叫着，显得热闹非凡。只有黑利一个人在旁跺脚，为马跑掉的事，气得涨红了脸。

当山姆和安迪很得意地把马匹牵回来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了。

“终于抓到了。”汗流浃背的山姆，很骄傲地说。

“好了，不要再胡闹了。喂！我们走吧！”

黑利拿起帽子，准备出发。

“先生，你是不是要把我们和马都累死。你看，马全身都是汗，我们也好累呢！”

山姆用手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黑利沉着脸，很不情愿地走进屋里，而山姆却装作很镇静的样子，把马匹牵到马厩内。

## 母爱的力量

离开汤姆叔叔小屋的丽莎，想到未来崎岖坎坷的命运，整个人几乎昏厥倒地，而离开自己生长的家乡，就像与非常信赖的挚友离别一样，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此时，浓浓的乡愁涌上心头，丽莎不禁热泪盈眶。

平常自己可以走路的哈里，现在被丽莎纤细的手臂紧紧地抱着。

上帝，请你救救我们吧！

丽莎抱着孩子衷心地祷告着，并且不停地往前走。

哈里抓紧母亲的脖子，安静得像只乖巧的小猫，但是，他非常想睡觉。

“妈妈，我可不可以睡觉？”

“可以呀！好孩子，好好睡吧！”

丽莎轻拍着怀里的孩子。

“可是，我睡着了，会不会被坏人抓走？”

哈里天真无邪的脸上，露出疑惧的眼神。

“不会的，妈妈怎么会让坏人把你抓走呢？”

终于哈里很放心地将小小的脑袋伏在母亲的肩膀上，不久即酣然入梦。

母子俩孤单地走过牧场、丛林，丽莎心里想着：过了俄亥俄河以后，只好听上帝的安排了……

未来的命运是如此的渺茫，丽莎感到彷徨无助，不知何去何从。

早上，太阳姗姗地翻上山顶，大地呈现一种淡淡的清亮，街上的马车开始熙来攘往着。

丽莎为了避免别人察觉出她是逃亡的奴隶，所以在白天就把孩子放下来走，尽量装出很自然、平静的样子。到了夜晚，为了赶路，才把孩子抱在怀里。

越过辽阔的森林后，在太阳下山之前，丽莎带着孩子来到了俄亥俄河旁的一个村落，虽然经过长途跋涉，丽莎已感到疲惫不堪，但是她内心仍充满了希望和勇气。

出现在丽莎面前的是俄亥俄河，由于正值春季，水位增高，水流非常急速，宽厚的冰块浮在河面上，缓缓地摇晃着。

丽莎站在岸边，一直注视着俄亥俄河，心里很清楚，现在根本没办法渡河。于是，她便决定先到岸边的酒店，探一探情形再说。

“请问到对岸的船，什么时候开？”

丽莎站在一家酒店门口，探头询问。

“噢，现在没有船可以过河呢！”

酒店的老板娘看着丽莎失望的神情，接着又说：

“你想到对岸去吗？是不是有病人？我看你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我的孩子遇到很危险的事。”

于是，丽莎将哈里被卖掉的事情，告诉了酒店的老板娘。

酒店的老板娘似乎很了解丽莎的心情。

“真可怜……虽然现在没有渡船，但是，今天晚上有人要带货物到对岸，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呀！这个人今天会来这儿吃饭，你就在这里休息休息，等他好了。”

丽莎点点头，接受了老板娘的建议。一想到即将渡过俄亥俄河，她憔悴的脸上不禁出现异样的神采。

酒店的老板娘带着丽莎到房间里休息。丽莎把疲惫的孩子放在舒适的大床上，自己一直坐在床边，握着哈里的小手，哀怨地凝视着孩子熟睡的脸庞。但是，丽莎自己却毫无睡意，一想到有人将到这儿来抓他们母子，她的心里就像燃烧着一股烈火般的焦虑。

如果我能渡过这条河……

丽莎站在窗前，望着俄亥俄河，蹙眉蹙额地沉思着。

同一个时间，赛尔比家经过一阵骚乱后，终于平静下来。奴隶商人黑利要厨娘立刻准备午饭。可是，为了等卡洛婶婶，拖延了很久，厨娘们才开始动手准备。

几个厨娘在厨房里做午饭时，经常停止工作，嘴里叽叽咕咕地咒骂着冷酷的奴隶商人黑利。也有人悄悄地打翻煮好的汤，重新再做，故意拖延时间，为的是使丽莎和哈里能逃得更远，以免被黑利抓到。只有黑利一个人为了耗费太多时间而满脸愠容。

当山姆和安迪牵着马到门口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我们直接到河边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渡过俄亥俄河。”

奴隶商人黑利对丽莎的行踪似乎了如指掌。

“先生，到河边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小路和一条大马路。你要走哪一条？我想丽莎一定会选人少的小路走。”阴险的山姆说。

黑利愤愤他说：“我才不会受你们的骗呢！”但是，他还是有点迟疑不决。

“先生，我们当然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走哪一条路，都无所谓。但是，你要知道，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她们的做法往往令人意想不到……我认为丽莎一定会走山路，所以，我们最好走又宽又直的大马路，比较快。”

可是，黑利最后仍决定要走小径。

通往俄亥俄河的小径，自从大马路拓建以后，就变得人烟稀少，不仅泥泞不堪，而且遍地荆棘，很不好走。黑利他们走了一个小时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前进了。山姆一开始就知道小径不易通行，而他又明白黑利绝对不会相信他的话，所以，便故意建议黑利选择大马路走。

“你看，我不是说走大马路比较好吗？”山姆佯装迷糊地说。

“好小子，原来你早就知道了。”黑利气得咬牙切齿。

奸猾的黑利明白此刻再争论也无济于事，所以三个人只好转回原处，走到大马路，在这里又耗费了许多时间。

黑利、山姆和安迪三个人走过大马路后，不久就到了俄亥俄河岸边的酒店。此时，哈里大约已睡了四、五十分钟。

丽莎站在窗前沉思时，最先发现她的是山姆。为了制造机会让丽莎逃跑，山姆故意使自己的帽子被风吹掉，然后大声地喊叫着。丽莎听到这个耳熟的声音，急忙抱起孩子，从侧门溜到外面。

当丽莎抱着熟睡的哈里仓皇地逃到河边时，不幸被黑利发现了。黑利从马背上跳下来，大声地喊着山姆和安迪的名字，要他们追赶丽莎。

眼前是河面上浮着冰块的俄亥俄河，而后面是黑利近在咫尺的追赶，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丽莎只好冒着生命危险，跳到河面的冰块上面。

由于受到过度惊吓，抱着孩子的丽莎，嘴里发出疯狂似的叫声，脑海里一片空白。每当冰块一晃动，可怜的丽莎便会因站立不稳而跌倒。她使尽全身力量，挣扎地从冰上爬起来，鞋子掉了，袜子也湿透了，凛冽的冰块冻伤

了她的脚，每走一步，鲜血便滴在白茫茫的冰河上，看起来令人怵目惊心，但是，丽莎已毫无知觉。

好像经过一场虚幻的噩梦，丽莎终于到达俄亥俄河的对岸。一个男人拉住了她的手，丽莎便登上了堤岸。

站在河边的黑利，看到丽莎奇迹似地越过俄亥俄河，整个人呆若木鸡，仿佛中了邪似的。

丽莎终于逃跑成功了。黑利很不高兴地回到岸边酒店，独自坐在椅子上，心里盘算着应如何抓丽莎和哈里。突然间，黑利听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欢迎光临，汤姆·洛卡。”酒店的老板说。

走进酒店的男人是身高约一百八十公分，体格非常魁梧的洛卡。他身旁还跟着一个獐头鼠目的瘦小男子。

“洛卡，你好吗？”黑利站起来和高大的男子打招呼。

“嗨，黑利吗？你怎么在这里？”

洛卡与黑利握手，并拍一拍他的肩膀，然后介绍他旁边的男子马克斯。

黑利将丽莎逃跑的事，告诉这两位看来像恶霸的男子。于是，这两位男子决定抓回丽莎和哈里，与黑利交易。

山姆和安迪在河边与黑利分手后，很得意地回到赛尔比家。

“山姆吗？情况怎么样了？”

赛尔比夫人一听到山姆的声音，急忙走出寝室。

“黑利老板在酒店休息，好像很累的样子。”

“那丽莎呢？”赛尔比夫人神情紧张地问。

“上帝保佑，夫人，丽莎已经过了俄亥俄河。这件事真是奇迹啊！”

“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从后面走出来的赛尔比先生关心地说。

“丽莎在哪里？”

赛尔比夫人只想知道丽莎安然与否。

“我亲眼看见丽莎越过浮满冰块的俄亥俄河，真令人不敢相信！在河岸那边，一个男人把丽法拉到堤岸上面。如果没有上帝的保佑，这真是不可能的事山姆眉飞色舞地诉说丽莎逃亡的经过。

“丽莎还活着……真感谢上帝啊！”

知道丽莎逃跑成功，赛尔比夫人非常高兴。



## 不公正的法律

壁炉里的火焰，熊熊地燃烧着，把整个客厅照得通明，室内的气氛非常温馨、和谐。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巴德先生，此时正开完会，回到家里休息。

“噢，今天实在太累了，真想喝一杯热茶……还是回到家里最舒服。”

巴德先生脱掉鞋子，一边换上拖鞋，一边说着。

“你今天开会谈些什么问题呀？”

巴德夫人站在旁边倒着热茶。

金发的巴德夫人是一位身材修长而又有教养的贵妇人，她的眉长如柳叶，褐色的眼睛又大又甜，脸型如鹅蛋，下巴尖小圆润，给人一种粉雕玉琢的柔和感。

由于温柔的巴德夫人平日从不过问政治，所以，当她问起议会的事时，巴德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他眼睛睁得大大地看着妻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巴德先生啜了一口热茶。

“是吗？可是我听说很快就会制定法律，规定不可帮助逃亡的黑奴们，这是真的吗？议会里的议员们都是基督徒，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做的。”巴德夫人满脸疑惑地说。

“你怎么突然变成政治家了？”

巴德先生故意调侃妻子。

“不是的，虽然我不太了解政治，但是，我想这样的法律是不符合基督教宗旨的……不给奴隶食物、饮料，这种法律应该不会通过吧？”

巴德夫人不仅风华绝代，而且心地善良。

“不，这项法律已经通过了。议会方面已经决定，白人以后不可帮助从肯塔基州逃过来的奴隶。因为所有的黑人都认为逃到俄亥俄州就可得到自由，所以从肯塔基州逃出来的奴隶愈来愈多，已经到了无法处理的地步。”

看起来非常沉稳、睿智的巴德先生对妻子解释制定这项法律的原因。

“那么，这项法律有哪些规定呢？给那些可怜的奴隶居住的地方，或是分给他们一点食物、衣服，然后悄悄地让他们逃走，这应该没有关系吧？”巴德夫人坐在沙发上说。

“不，这样做等于是藏匿罪犯。”

巴德先生的语气强而有力。

巴德夫人听到这句话，气得满脸通红。她站起来，快步地走近丈夫的身边，很激动他说：

“你认为这样的法律合理吗？你不会赞成吧？”

“可是，我不得不赞成呀……”巴德先生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你自己不觉得罪过吗？那些无家可归的奴隶真可怜……我坚决反对这项可耻、可恨的法律，只要有机会，一定会……”巴德夫人非常愤慨他说。

“好了，好了，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定要从公平的角度来讨论……”

“我才不懂什么法律呢！圣经上不是说饥饿的人。要给他食物；在外受冻的人，要给他衣服；不幸的人，要安慰他……我一定要遵守这项教诲。”

巴德夫人很不友善地打断丈夫的话。

“那些又害怕又饥饿的奴隶，历尽了千辛万苦才逃出来，你忍心把他们

赶回去吗？”她继续指责丈夫。

面对妻子严厉的反驳，巴德先生无话可说。

“如果那些奴隶的主人对他们好一点，把他们当人看待，他们就不会逃走……”巴德夫人仍喋喋不休他说。

当巴德夫妇正在激烈地谈论时，黑奴柯乔叔叔探头进来。

“夫人！请你来厨房一下。”

巴德夫人走了以后，巴德先生才稍微歇了一口气，然后又开始看报。但是不久，厨房里又传来巴德夫人惊慌的喊叫声。

“亲爱的，你快来厨房一下。”

巴德先生立刻起身走向厨房。

看见眼前的景象时，巴德先生吓得目瞪口呆。

两张并排的长椅子上面，躺着一位憔悴的年轻女人。她灰色的斗篷沾满了泥泞，而且湿濡。破烂，鞋子也掉了一只，伤痕累累的脚仍血流不止。

巴德夫人和黑奴黛娜婶婶为了使这位可怜的、面貌姣好的女人苏醒过来，不停地忙碌着，一会儿为她取暖，一会儿又以温热的毛巾为她擦洗身上的汗垢。

“大概是在外面冻坏了，突然进入屋里，忽冷忽热，所以才会晕倒。她刚刚进来，乞求取暖的时候，还好好的呢！”

黛娜婶婶注视着昏迷的女人，声音出奇地温柔。

“真可怜！”巴德夫人也无限怜悯他说。

这个时候，昏迷女人慢慢睁开明亮的大眼睛，原来她就是命运悲惨的丽莎。

丽莎目光呆滞地看着巴德夫人，突然间，她脸庞痛苦地扭曲着，一骨碌地坐起来。

“啊！我的哈里被抓走了吗？”

丽莎惊慌地四处张望。

柯乔叔叔抱在膝盖上的孩子，一听到母亲的声音，很快地跳下来，抓着丽莎的手。

“哦，小宝贝，你还在……”

披头散发。两颊深陷的丽莎，激动地喊着。

“求求你，夫人，请你救救我们，不要让别人抓走我的孩子。”

丽莎将视线转向面带忧容的巴德夫人，摇晃着她的手，发狂似地乞求。

“在这里绝对不会被人抓走，你放心吧……真可怜！”

巴德夫人很温和地安慰丽莎。

“在这里绝对安全，你放心吧！”巴德先生也强调着。

“真谢谢你们。”

丽莎说完这句话以后，柔和的蓝眼睛立刻涌现出重重的忧郁，突然间，丽莎双手捂着脸哭泣起来。

受到巴德夫人细心的照顾和安慰以后，可怜的丽莎逐渐平静下来。柯乔叔叔将厨房里的长椅子抬到客厅，放在壁炉旁边，让疲惫不堪的丽莎和哈里躺在长椅上。母子俩很快便睡着了。丽莎睡觉的时候，双手仍然紧紧地抱着孩子。

巴德夫妇回到自己的卧室，两个人都不愿意继续谈论刚才在客厅里所辩论的话题，巴德夫人坐在床边织毛衣，而巴德先生也故作镇静状地看着报。

“那个女人到底是谁？从哪里来的？”巴德先生终究按捺不住心里想问的话。

“等她醒了以后，不就知道了吗？”巴德夫人头也不抬淡淡他说。

“亲爱的……”巴德先生欲言又止。

“什么事？”

“你的衣服可不可以给那个女人穿？只要放长一点，不就可以了么？她好像比你高一点。”

听到丈夫这么说，巴德夫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很宽慰的微笑。

“我找找看。”说完，巴德夫人立刻走向衣橱。

不久，巴德先生又呼唤夫人。

“又有什么问题啦？”

“你应该给她旧外套，他们需要保暖的衣服。”

正当他们在谈话的时候，黛娜婶婶进来告诉他们，丽莎已经醒了，想要见夫人。

巴德夫妇立刻走到客厅。

这时，丽莎已经坐在长椅子上，和刚才激动的样子完全不同。恢复平静的丽莎，脸上有一种非常悲伤的表情。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你从哪里来的？”

巴德夫人的眼睛里已泪水盈盈。

“我从肯塔基州来的。”丽莎幽幽他说。

“你是奴隶吗？”

巴德先生急迫地想解开心中的结。

“是的。”

“你的主人对你不好吗？”巴德夫人问。

“不，夫人，我的主人是一个很好的人，尤其夫人一直都对我很好。”

“那么，为什么你要逃出来呢？”

“这个孩子是我的心肝宝贝，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最近因为主人欠了一大笔债，不得已之下，想把这个孩子卖掉，所以，我才会带着他逃跑。丽莎把哈里紧紧地抱在怀里，不断地吻着孩子的脸颊。站在旁边的巴德夫妇，被这一幕深深地感动了。

“你丈夫在哪里呢？”巴德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他住在另外一个主人家里。他的主人对他非常刻薄，最近更经常恐吓他，要把他卖到南方去。所以，他准备逃到加拿大，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

说到这里，丽莎已泣不成声。

“唉！真可怜。那么，你现在打算到哪里去呢？”

听到丽莎悲惨的遭遇，巴德夫人不禁潸然泪下。

“我想到加拿大去，加拿大离这里很远吗？”

“比你想象中更远，但是，我会为你想想办法，你不必再担心了。你应该相信上帝，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说完，巴德夫妇随即回到卧室里。然而，巴德先生内心却无法平静下来。他在房间里大步地踱来踱去，低头沉思着。

“这下可麻烦了。”巴德先生自言自语着。

“亲爱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今天必须离开这里。明天一定会有人追赶来的。如果他们在这里被抓到，我也会很麻烦的。”

“你是说今天晚上要他们离开这里？那怎么可以，你要叫他们到哪里去呢？”

巴德夫人眼睛睁得大大的。

“地方是有的，你不是也认识班·特伦普吗？他是从肯塔基州来的人，在森林里买了一块很大的土地。让自己的奴隶住在那里自由生活。那里应该很安全，我会带他们去。”

巴德夫人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就顺从他的意思，不再坚决反对。

于是，巴德先生立即准备马车，而夫人也开始为可怜的丽莎和哈里收拾几件厚实的衣服。

不久，丽莎就穿着巴德夫人的旧外套。帽子和披肩。怀里抱着孩子，出现在门口。

巴德夫人和丽莎紧紧地握着手，丽莎以充满感激的眼神，凝视着巴德夫人。她红润的嘴唇颤动着，似乎想要说一些珍重。感谢的后，无奈却已泪涔涔，泣不成声了。

马车出发了。善良的巴德夫人独自倚在门口，望着逐渐走远的马车，依依地挥手送别。

当马车渡过小河，抵达森林里一个大农庄时，已是万籁俱寂的深夜了。

农庄的主人已入睡。巴德先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他叫醒。一位高大。硕壮的男人，手里拿着蜡烛出现在门口，他就是农庄的主人——班·特伦普。

“你肯帮助被迫赶的奴隶吧？”巴德先生说。

“当然，我很乐意。”

班·特伦普先生果敢地回答了以后，就带领着丽莎和哈里进入屋里。

若有人寻获，可得赏金四百美元。

方才在壁炉旁边高谈阔论的一位男人，此时很快地走到公告旁边，然后对公告吐口水。

“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旅馆的老板惊愕他说。

“如果这个黑奴的主人在这里的话，我一定在他脸上吐口水。”那位男人回答。

“哎呀！这个公告上的青年很不错呢！他曾经在我的麻绳工厂工作了六年，工作很勤快，又聪明，他还发明了洗麻绳的机器，现在已经有五。六家工厂在使用这种机器。”

说话的人正是麻绳工厂的厂长威尔逊先生。

“发明机器的是奴隶，主人因此赚了一大笔，没想到他竟然在奴隶身上烙印，真可恶！如果他出现了，应该在他身上烙印才对！”那个男人咬牙切齿他说。

这个时候，有一辆小马车到达旅馆门口。

马车上坐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还带着一位驾驶马车的黑奴。

当这位绅士从马车上下来时，所有的旅馆客人都好奇地打量着他。

## 乔装的绅士

一位旅客来到肯塔基州某一村落里的小旅馆休息，此刻，旅馆内的酒吧四周挤满了人，非常热闹。

这位旅客无意中发现墙壁上贴着一张公告。

“那是什么呀？”

“那是追捕逃走的黑奴的公告。”站在一旁的男人说。

这位旅客马上戴上眼镜，仔细读着公告上的文字：

逃跑的黑奴乔治，身高约一百八十厘米，肤色浅褐，有着褐色的卷发。聪明、雄辩，

有读写的能力，可能会乔装成白人，背后和肩膀有极深的伤痕，手臂上有H字样的烙印。

身材高大。有着浅褐色皮肤和深邃大眼睛的绅士，傲慢地抬一抬下巴，指使黑奴扛起他的行李，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旅馆内。

他对旅馆内的人们轻轻地点头打招呼后，就走到柜台前面。绅士在登记册上写着：

奥克兰，亨利·巴特拉

绅士随便看了一下墙壁上的公告，然后对他的仆人吉姆说：

“这个男人，我们好像在巴南见过。”

“是的，我见过。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手臂上的烙印。”

“哦，对。”

站在柜台旁边的威尔逊先生，觉得这位绅士很面熟，但是却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他很不自在地盯着绅士，终于，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熟悉的人影。这个时候，绅士似乎已察觉出威尔逊先生的疑惑，于是快步走到他的身边说：

“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你。我是奥克兰的亨利·巴特拉。”

“哦……”威尔逊先生迷惑地回答。

这时，黑奴吉姆走到绅士的面前说：

“先生，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到我房间来一下，我们谈一谈。”绅士很客气他说。

威尔逊先生好像做噩梦般，迷迷糊糊地跟在这位绅士的后面走。

他们走进一间很宽敞的客房，绅士锁上门，转身面对威尔逊先生。

“乔治！”

威尔逊先生终于认出对方就是逃跑的奴隶乔治，因此声音充满了惊骇。

“是的，我就是乔治。”

乔治一边说着，一边脱下外衣。

“真的……我没有想到会是你。”

“我的乔装很成功吧？”乔治得意他说。

“可是，乔治，你这样做太危险了，我真替你担心。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会成功。如果被抓到，你会比以前更麻烦。更苦。”

“威尔逊先生，这点我很了解。不过……请你看一看这是什么……”

乔治说完以后，打开上衣，威尔逊先生蓦然看见两把手枪。

“我早已有准备，如果被捕的话，我只有一死。”

“不，乔治，你不能这样做，那太可怕了。你知道吗？你从主人那里逃出来，等于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

“国家？威尔逊先生，你有国家，但是，对一个奴隶来说，哪里有国家？”

你谈到法律，到底法律为奴隶做了些什么？法律只会压迫我们，欺凌我们而已。”乔治单刀直入他说出心里的怨言。

在乔治无懈可击的反驳下，威尔逊先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沉吟了半天，才淡淡他说：

“可是，乔治，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威尔逊先生，请你看一看我：我和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有和你一样的白人父亲，他是肯塔基州有名望的绅士。但是，因为我的母亲是黑奴，所以我父亲一死，我们七个孩子就和狗、马一起被卖掉。就在我母亲的眼前，七个孩子一个一个被卖给不同的主人。我的母亲很想留一个孩子在身边，我是最小的，所以轮到我被卖时，母亲就跪在买主的身旁，苦苦地哀求对方连她也一起买，可是买主却把我母亲一脚踢开，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乔治对威尔逊先生述说惨痛的幼年往事，眼眶里闪烁着盈盈的泪水。他继续说：

“我被带走的时候，还听到母亲的哀号声。那悲伤的哭声，我永远也无法忘记。”

“那么，以后呢？”

对乔治不幸的命运，威尔逊先生内心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

“我的主人也同时买了我大姐，她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女孩子。最初，我对能和姐姐在一起，非常高兴，没想到这反而是一个悲剧，因为我时常听到姐姐被鞭打的声音，而每一鞭都像打在我心坎里一样，可是我却没有办法帮助她。最后，姐姐被带到纽奥良的奴隶市场拍卖。

“离开了父母亲和姐姐后，我再也没有人关心。

我的生活里只有鞭打、挨骂和饥饿。我曾经因为肚子饿得受不了，而去抢别人扔给狗的骨头吃。我就在这种孤苦无依的情况下，长大成人。

“在小的时候，我也曾经整晚哭到天亮。我哭，并不是因为饥饿，也不是因为挨打，而是想起了母亲和姐姐。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我好，我到您的工厂工作之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威尔逊先生，只有您对我最亲切，教我读书写字，您不知道我有多么感激您呀！后来，遇见了丽莎，知道她一直深爱着我，并且愿意嫁给我，那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会变得那么幸福。”

乔治的脸上出现一种异样的神采。

“可是，后来事情又怎么样了？我的主人把我的工作和我所爱的人，从我身边夺走，因为他说我是他的奴隶，必须听命于他。最后，他还命令我离开丽莎，并要我和其他的女奴结婚。你们国家的法律，竟然准许这些事情发生。

“我现在要去加拿大。到那儿以后，我就可以成为自由的人了。”

听到乔治要逃往加拿大，威尔逊先生紧张得直冒冷汗，他拿出黄色的大手帕，猛擦额头上的汗珠。

“可是，乔治，你一定要小心，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可以用枪杀人。如果必须用枪时，也不要伤到人……现在丽莎在哪里呢？”

“听说她带着哈里逃走了，但是我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今生今世，我可能再也无法见到她了。”乔治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是真的吗？她怎么会离开那么好的家庭呢？”

威尔逊先生对丽莎的出走，感到相当奇怪。

“再好的家庭，也会欠债呀！为了还债，他们不惜从丽莎的怀里把孩子抢走。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哼！”

“喔！原来是这样。”

威尔逊先生在口袋里摸索一阵子后，从钱包里拿出一叠钞票递给乔治。

“不，不，威尔逊先生，你已经对我太好了，再这样麻烦您，我会过意不去的。我身上的钱足够用了。”

乔治连忙推开威尔逊先生的手，不敢接受他好意的帮忙。

“不要这样说，乔治，你就收下来吧！”

看见威尔逊先生诚恳而热心的表情，乔治再也不好意思拒绝，只好一边接过威尔逊先生手上的钞票，一边感动他说：

“那么，我以后再还您。谢谢您！”

威尔逊先生点点头，不表示意见。

“乔治，你那个黑仆人到底是谁啊？”

“哦，他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一年以前，逃到加拿大的。后来，他听说他的主人因为这件事而鞭打他的母亲，所以这次特地回来接他母亲。”

“乔治，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乔治似乎无视威尔逊先生的劝告，他抖了一下身躯微笑着。

“乔治，看来你现在已经与过去不大相同了，你可以抬起头说话，也可以自由的行动了。”

威尔逊先生把乔治从头到脚仔细地看了一次，很欣慰他说。

“那是因为我已经不再是白人的奴隶。”

“不过，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可能会被抓到喔！”

“威尔逊先生，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这里。最后，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

乔治以悲戚的眼神注视着威尔逊先生。

“什么事？乔治。”

“其实……你说的投错，我真的是在冒险逃亡。我可能会死……如果我死了，大概也没有人会在意，然而，我的妻子丽莎一定会十分伤心。她真是可怜！”

想到孤苦伶仃的妻子，乔治心里充满了哀伤。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精巧的小盒子，交给威尔逊先生：

“威尔逊先生，如果可能的话，请把这个领带夹转交给丽莎，这是她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请告诉她，我永远爱她……一切拜托您啦！”

“好吧！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办到。”

威尔逊先生的眼睛湿润了。他默默地接过乔治递过来的小盒子。

“还有一点，如果你遇见了丽莎，请叫她到加拿大去，绝对不要回赛尔比家。”

“好的，乔治，我一定会告诉她。我衷心地向上帝祈祷你能平安。顺利地到达加拿大。”

威尔逊先生伸出友谊的手，与乔治紧紧地握手道别。

## 异地重逢

被班·特伦普先生所收留的丽莎和哈里母子两人，很快地又被带到哈立第家。此刻，丽莎正在哈家的厨房里，坐在古老的木椅上，缝制衣服。

坐在丽莎旁边的是哈家的老夫人——莉秋·哈立第。她是教友派的教徒。这位慈祥、和蔼、温顺的老太太，关心地注视着一直惦念着丈夫的丽莎。

“你还是想去加拿大吗？丽莎！”坐在摇椅上的莉秋说。

“是的，夫人。”

“可是，你到加拿大以后，想做些什么呢？你必须先考虑到这点。”

“什么事都可以做。”

丽莎放下缝制衣服的手，幽幽地凝视着火炉里的火光。

“只要你愿意待在这里，我们都很欢迎。”

莉秋的声音充满了慈祥与诚恳。

“真谢谢您。只是，我还是不放心孩子的事，昨晚还梦见被奴隶贩子一直追赶……”

一想到奴隶贩子黑利紧迫不舍的马蹄声，丽莎仍心有余悸。

“真可怜！”

莉秋不自觉地闭上眼睛。

不久，莉秋的儿子西门回来了。他是一位体格硕壮，看起来十分正派的绅士。

“听说今天彼达要带朋友来。”

西门一边脱下帽子，一边小声他说。

“是吗？”

正在沉思的莉秋，不经心地回答着。然后，眼睛稍为瞄了一下坐在旁边的丽莎。

“你姓哈里斯吧？”西门问丽莎。

“是的。”

突然问，丽莎脸上毫无血色，全身颤抖着，一阵恐惧感向她袭来。丽莎心里想着：也许是有人悬赏要抓我和哈里……

“妈，你过来一下。”

西门走到阳台上，呼叫母亲。

“今天晚上，丽莎的丈夫要到这里来。”

“啊，真的吗？”

莉秋脸上的表情，很快地由不安转为喜悦。

“真的，彼达昨天到市镇去，认识了三个人，其中一个就叫乔治·哈里斯。听他们之间的谈话，就可以知道那个人是丽莎的丈夫。他是一个看起来很聪明、能干的青年。”

“那么，应该快将这件事告诉丽莎。”

说完，莉秋很快地回到厨房。

“丽莎，我有话要告诉你。”

听到这句话，丽莎苍白的脸上立刻出现紧张。不安的神情，她以无助的眼神警视着在一旁玩耍的孩子哈里。

善解人意的莉秋，似乎也察觉丽莎的忧虑，她急忙他说：

“放心！不是坏消息。丽莎，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恩惠，你丈夫已经平安



地从主人家逃出来了，我们的朋友彼达，今天晚上就会把他带到这里来。”

“今晚？……今晚！”

丽莎好像梦吃般地喃喃自语着，随即就失去了知觉。

昏迷的丽莎恢复神智后，发现自己躺在柔软的床上，刚才绷紧的神经，现在已完全松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欣慰感。

不久，丽莎听到一阵熟悉的脚步声。她睁开眼睛，立刻看见丈夫乔治的面孔，乔治向前紧紧拥抱着丽莎，夫妻俩都高兴得哭了起来。此时，丽莎才真实地感觉到，这并不是梦啊！

第二天早上，哈立第家非常热闹，全家大小聚集一堂。莉秋愉快地忙着准备早餐。当乔治和丽莎。哈里出现在饭厅时，所有人都热烈地欢迎他们。

第一次和白人一起坐在餐桌前的乔治，在柔和的晨光下，看到一个温暖。可爱的家庭，心中羡慕不已。哈立第家到处都洋溢着一种感人的亲情，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斯文。有礼。对哈立第一家的帮助，乔治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之情。

“为了我们的事情，使大家感到困扰，实在抱歉。”乔治不安他说。

“千万别这么说，乔治。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忙。”

莉秋代表全家说话。

“对未来，我真的感到一片茫然。”

“你放心吧！乔治。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的。你等会儿最好先休息一下，今天晚上十点钟左右，菲莱会把你们送到下一站的同伴那里，因为追赶你们的人，已经逼得很近了。”

西门对乔治说。

## 自由的道路

“对，丽莎，你说得很对。我现在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即使遇到再大的挫折，上帝也会保护我。我要把过去的一切痛苦都忘掉，经常读圣经，做一个好人。”

乔治把孩子哈里放在膝盖上以单手扶着，另一只手则紧紧搂着妻子丽莎，很兴奋他说。

由于乔治在教友派的教徒家里，意外地遇见了妻子丽莎和孩子哈里，所以，相聚的喜悦使他们很兴奋地长谈了一夜。

当西门轻叩他们的房间时，丽莎连忙起身开门，却发现西门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

“这是我的朋友菲莱，他有要紧的事告诉你们。”西门神情紧张他说。

“昨天晚上，我在河边的小酒店喝酒时，突然听到旁边两个男人，一边喝酒，一边说着：‘那些人一定在教友派的教徒家里’，而且，他们还知道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走的路线。”菲莱诉说着昨晚的所见所闻。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乔治气愤地握紧拳头，而丽莎却颤抖着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知道该怎么办。”

乔治开始检查放在房间里的手枪。

菲莱看着西门，彼此交换个眼色，然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事情最好不要演变成那种地步。”西门吁了一口气。

“你只要把马车借给我就可以了。我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乔治知道西门心里所担心的事，只好愧疚他说。

“你说什么？不要开玩笑了！第一，马车一定要有人来驾驶，你才可以和他们拼命！而我对路线很熟，所以，由我驾马车。”菲莱热烈地计划着。

“乔治，菲莱这个人很可靠，你放心！还有……这个不要急着用。”

西门拍拍乔治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手枪说。

“我们必须比那些歹徒早两。三个小时离开。所以，乔治，你现在先准备，我到迈克那里去一趟，请他跟在我们的后面，为我们把风，并请吉姆和他母亲赶快准备。我相信绝对没有问题的。”说完，菲莱转身离去。

这时，乔治和西门已经走到大厅，莉秋正坐在壁炉旁缝衣服。

“真对不起！连累了你们。”

乔治不安地低下头。

“没关系，乔治，我们只是凭良心做事而已，何况人本来就是互相帮忙的。”

西门安慰着乔治，又转头对莉秋说：

“妈，就请您为他们准备晚餐吧！”

晚餐后，一辆大马车停在哈立第家的门口，菲莱动作敏捷地从驾驶座上跳下来。

莉秋从屋里拿出一块厚实的毛皮，对丽莎说：

“这是野牛皮坐垫，可以盖在膝盖上保暖，拿去吧！整晚坐着会很难过，用它会使你舒服一点。”

丽莎感激地接过皮垫，然后和友善的莉秋道别，随即抱着哈里坐上马车。接着，吉姆和他年迈的母亲也坐上马车。

乔治和吉姆坐在前面座位的木板上，菲莱则坐在驾驶座上，负责驾驶马车。

西门和莉秋站在门口，向他们挥手送别。坐在马车上的丽莎则默默地祈祷未来平安。顺利。

马车在已结冰的路上，摇摇晃晃地前进，发出清脆的声响。他们走过黑暗。寂静的森林和辽阔的平原，又越过山谷。

哈里很快就睡着了，而内心非常害怕的老太太，不久也不自觉地睡着了，丽莎则困得睁不开眼睛。

到了半夜三点左右，乔治突然听到从后方传来的马蹄声，他紧张地抓住菲莱的手。菲莱立刻停下马车，注意地听着。

“是迈克嘛！”菲莱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一会儿，丘陵上出现了一个骑着马的人影。

乔治和吉姆两人。不加思索地从马车上跳下来。

“嗨，迈克！”菲莱向远处的迈克呼喊打招呼。

“菲莱吗？”

“是呀！他们来了吗？”

此时，迈克已经走到马车旁边。

“他们已经来了，大概有八、九个，全都喝得醉醺醺的，像一群野狗似的。”

当菲莱和迈克正在谈话时，忽然听到远处传来急速的马蹄声。

“赶快！你们两个赶快上车。”

菲莱催促着，于是乔治和吉姆就跳上马车。

马车在结冰的路上飞驰，后面的马蹄声也愈来愈清晰。

丽莎抱紧孩子哈里，老太太则不断地祷告着，而乔治和吉姆已经决心一拼而握紧手枪，气氛非常紧张、凝重。

马车突然转向另一个方向，然后在辽阔平地上一堆突起的岩石旁边停了下来。由于受到夜空星光的照射，岩石边上形成一大片阴影，于是，这里便成为马车最好的藏匿所。

“好，大家赶快下来，都到那边的岩石顶上。”

菲莱指着前方的岩石层。

吉姆把颤抖的母亲背在肩上，菲莱抱着哈里，爬到岩石顶上。

带头的是乔治和丽莎，他们爬上岩石顶后，通过只有一米宽的岩石裂缝，再走到一块高约九米的大岩石下。于是，老太太和丽莎、哈里就藏在这块大岩石的下面。

“他们要抓我们的话，就来吧！经过这些岩石裂缝一定要排队，才能一个一个地通过，而且我们有枪对着他们呢！”菲莱很自信他说。

“好了，这次无论多么危险，我们都要和他们战斗到底！”

乔治用悲壮的声音向大家宣布。

在黎明的微弱光线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些追赶的人群已到达岩石堆下面了，里面有黑利的朋友汤姆·洛卡和马克斯。

“他们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抓他们，哼！终于赶上他们了。”汤姆对其他的人说。

正好这个时候，乔治出现在岩石顶上。

“什么人？”

乔治的声音强而有力。

“我们正在抓逃亡的黑奴乔治和丽莎，还有一个小孩子，以及吉姆和他的母亲。你不是乔治吗？”

汤姆眯起眼睛望着岩石顶上的人影。

“不错，我就是乔治。但是，我现在已经是自由的人了。这里还有丽莎。孩子。吉姆和他的母亲。不过，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武器，如果不怕死的话就上来好了。”乔治语气非常坚定。

“管他的！”

马克斯忽然对乔治开枪。

乔治迅速地跳开。听到枪声，丽莎发出一声惊慌的叫喊，乔治立即说：

“我没事，丽莎！”

“吉姆，你赶快检查手枪，我们两个人得好好地看看，第一个上来的，我打，第二个，你打。我们两个人不能同时开枪，因为子弹不够。”乔治走到吉姆旁边，对他说。

“如果没打中的话，怎么办？”

吉姆握着手枪，颤抖着。

“我们非打中他们不可。”

乔治态度非常镇静。

第一个跳到岩石顶上的是汤姆·洛卡。乔治朝他开枪，子弹打中了汤姆的腹部。但是汤姆并没有倒地，他像发疯般地乱叫着，然后冲向乔治。这时，菲莱一个箭步把汤姆踢开。

身受重伤的汤姆，连续踉跄地跳下二十几米高的岩石堆后，便倒地不起。

接着爬到岩石顶上的马克斯，看到汤姆被打伤，急忙仓皇而逃，嘴里却仍喊着：

“喂，你们快去救救汤姆！”

“什么嘛！你这个家伙竟然把我们丢下，自己跑掉了。”其中一个人忿忿他说。

倒卧在地的汤姆，痛苦地呻吟着：

“哎哟！好痛呀！”

“你怎么叫得那么大声呀！是不是伤势很严重？”

那些人走近汤姆的身边，惊慌他说。

“不知道，快把我扶起来吧！”

汤姆正被同伴扶起来，可是没走几步，又摇摇晃晃地倒下。那些人觉得很厌烦，就把汤姆遗弃在荒野间，然后骑着马转身离去。

“我们从这里下去，大概还要走一段路。我已经叫迈克先去找人来帮忙，我想，马车应该很快就会来的。”说完，菲莱开始往下走。

他们从岩石顶上走到平地后，不久就看见马车从远处走过来。

“是迈克他们。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菲莱说。

“请你们等一下。我们想办法救救那个可怜的人吧！你看他叫得那么痛苦……”

善良的丽莎不忍心丢下受伤的汤姆。

于是，乔治和菲莱就把汤姆抬到马车上。

乔治一行人来到一家小农庄后，把汤姆放在干净的床上，然后又为他包扎伤口。

## 通往自由的航行

“他妈的！”

汤姆·洛卡用力地踢开被子，大声地骂着。

“拜托！求求你，不要说这种话。”农庄的老女仆德兰婶婶对汤姆·洛卡说。

“老太婆，我一想到就生气……”

身受枪伤的汤姆·洛卡笔直地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可是他仍扭动地挣扎着。

被汤姆·洛卡和马克斯一群歹徒追赶的丽莎。乔治一行人，中途在一家教友派的农庄停留，而被乔治他们救起的汤姆·洛卡也在这里受到教友派教徒的照料。

“那些男女也住在这里？”汤姆·洛卡很不高兴地问德兰婶婶。

“是阿！”

“那么，你去叫他们赶快逃到湖的对岸去。到了这种地步，我只好告诉你们了。我想帮助他们逃亡……可恶的马克斯！真可恶！”

“汤姆……”

“你不要对我说太多话，快去告诉那些人，还有，最好叫那个女人改装一下，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她，所以要特别小心一点。”

汤姆打断德兰婶婶的话。

“好吧！我去告诉他们，叫他们小心一点。”

于是，乔治、丽莎。哈里、吉姆和他的母亲等五人，便分别搭乘船只。为了防止被马克斯他们识破，吉姆和他的母亲最先出发，以分散马克斯他们的注意力。

丽莎对着镜子，拿起剪刀，把黑绸缎般的乌亮秀发剪掉。

“好了，这样可以了。”

丽莎拿起梳子，梳着短发。

“你看，怎么样？”

丽莎微笑地注视着丈夫乔治，她的脸颊浮现出一抹动人的红晕。

“从这里到加拿大，只要二十四小时，换句话说，我们只要在船上过一昼夜就……”

“哦！乔治……”

丽莎兴奋地抱住丈夫的脖子。

“我们的命运就决定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我们在这里可能会失去任何东西……如果是这样，我就活不下去了。”

“你不要担心，乔治，上帝会保佑我们的。”丽莎温柔地安慰着丈夫。

这时，房间的门轻轻地被打开，一位中年妇女牵着哈里走进来。

“哇！你怎么变成这么可爱的小女孩呢？”

丽莎抱起乔装成小女孩的哈里，很高兴地打量着。

这位中年妇女是史密斯夫人，她来自于加拿大的开拓地，是一位纯朴而热心的妇女。因为她正要搭船回到加拿大，所以乔治他们就请她顺便把哈里带上船。

乔治和丽莎则乔装成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搭乘马车到达码头。

当乔治在船长室买票的时候，突然听到旁边的两个男人说：

“这些船客我都看过了，那些人好像不在这里。”一位船运公司的职员对马克斯说。

“女的看起来就跟白人一样，男的比她稍微黑一点，手臂上有烙印……”马克斯描述着丽莎和乔治的外表。

正在买票的乔治，看着马克斯和那位职员慢慢地走向丽莎那边。他双手颤抖着，但仍装出很镇静的样子。

一会儿，船即将出港的铃声响起，乔治看见马克斯走下船。

乔治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而又美好的一天。湛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光明宁静。船只离岸愈来愈远。

当船到达加拿大的阿玛斯特贝克小镇时，乔治和妻子丽莎手牵着手站在甲板上。乔治感到心跳加速，视线因泪水的阻挡而变得模糊不清，他默默地握紧丽莎稍微颤抖的手。

四个人走下船，站在码头上望着逐渐离去的船只。乔治和丽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高兴得泪流满面，然后，抱起以奇异眼光看着他们的孩子哈里。他们全家跪在地上，向上帝做感恩的祷告。

现在，他们已经到达自由国家——加拿大。

## 汤姆叔叔被带走了

从汤姆叔叔的小屋窗口，可以看到灰暗的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小屋里的气氛非常沉闷，一种难以言喻的离情弥漫着整个房间。

卡洛婶婶很仔细地烫着汤姆叔叔的衬衫，泪水不断溢出眼眶，她也不断地用手擦着眼泪。

汤姆叔叔坐在旁边，认真地读着圣经，两个人都不说话。因为天刚亮，所以孩子仍在破旧的床上恬然地睡着。

不久，汤姆叔叔放下圣经，轻轻地走到孩子的身边。

“我们终于要分离了。”汤姆叔叔注视着熟睡的孩子，嘴里喃喃他说。

“如果知道你要去哪里也好……啊！上帝，求求你帮助我们吧！”

卡洛婶婶终于无法压抑心中的悲痛，放下熨斗，呜咽着。

“夫人说过一、两年以后，一定会把你买回来，可是……从来没有一个黑奴到了南方以后，会再回来的。他们都被害死了……因为南方农场的工作很苦，很多人没有办法忍受。”卡洛婶婶说出心里的担忧，哀伤地凝视着丈夫。

“那边还不是和这里一样，有上帝的守护……卡洛，我一切都交给上帝了……被卖的是我而不是你和孩子，你们可以在这里过着同样的生活，上帝也会保佑你们的……”汤姆叔叔紧紧地抓着妻子的手，温柔他说。

一会儿，孩子们也醒了。汤姆叔叔吃完卡洛婶婶亲手做的最后一次早餐后，便坐在摇椅上独自沉思起来。

当卡洛婶婶正在为汤姆叔叔整理行李时，忽然听到孩子喊着：

“夫人来了！夫人来了！”

“夫人来了也没有用。”

卡洛婶婶对赛尔比夫人的探访，并不十分欢迎。

赛尔比夫人走进汤姆叔叔的小屋里，卡洛婶婶表情冷淡地请她坐下。赛尔比夫人并不怨恨她的无礼，因为她了解卡洛婶婶此刻的心情。赛尔比夫人脸色苍白地对汤姆说：

“汤姆，我……”说到这里，夫人突然停住，用手帕捂住脸，开始啜泣起来。过了一会，才说：

“汤姆，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但是在上帝面前，我可以对天发誓……你一定要经常和我们保持联络，告诉我们，你在哪里。如果我们有钱，一定会立刻把你赎回来，请你相信……”

赛尔比夫人对汤姆叔叔一家，感到非常愧疚不安。

这时，奴隶商人黑利来到汤姆叔叔的小屋门口，他粗野地用脚踢开门扉，冷漠他说：

“走吧！老黑。准备好了吧？”

因为昨天没有抓到丽莎，所以黑利今天的情绪非常恶劣。

汤姆叔叔把卡洛婶婶为他整理好的笨重行李箱扛在肩上，顺从地和他的新主人走到门外。

“快点儿，上车。”

黑利把汤姆叔叔推进马车，然后拿出很重的脚链，把汤姆叔叔的两脚都铐起来。这个时候，四周的人都十分愤怒。

“黑利，你不要这样子，汤姆又不会跑掉。”

赛尔比夫人对黑利卑鄙的做法，感到非常生气。

“谁知道，夫人，这些黑奴根本不可靠。”

说完，黑利立刻坐上马车，用鞭子抽打马匹，于是马车就慢慢地往前走，留下伤心欲绝的卡洛婶婶和一群年幼无知的孩子。

离开可爱的家乡与妻儿，汤姆叔叔感到最遗憾的，是没有与小主人乔治道别。

赛尔比夫妇为了瞒住小乔治有关汤姆叔叔被卖掉的事，强迫小乔治到朋友家里，所以汤姆叔叔根本没有机会和小乔治见面。

载着汤姆叔叔的马车，摇摇晃晃地驶过铺满碎石子的道路，经过汤姆叔叔所熟悉的地方。

不久，黑利的马车突然停在打铁匠的店门口。然后，黑利就拿着手铐走到店里面。

“这个手铐太小了，改一下吧！”

打铁匠好奇地往马车那边张望，疑惑地问：

“噢？那不是赛尔比家的汤姆叔叔吗？该不会是赛尔比先生把他给卖了吧？”

“没错，正是赛尔比先生把他卖了。”黑利冷冷他说。

“真的吗？可是汤姆叔叔根本不必用手铐，他绝对不会逃走……”

打铁匠坐在板凳上，敲打着手铐。

“谁晓得，黑人一天到晚都在想着逃跑的方法。”

当黑利在店里与打铁匠谈话时，赛尔比家的小主人乔治骑着马赶来了。

“怎么可以这样做！真卑鄙！我长大了，绝对不准许这种事情发生。”

听到汤姆叔叔被卖的消息后，一路追赶而来的小乔治站在马车旁，气愤他说。

“噢，汤姆叔叔，他们竟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小乔治敏捷地跳上马车，抱紧汤姆叔叔的脖子，非常悲伤地哭喊着。

“乔治少爷，你为了我追到这里来，我真的很高兴。没有见到你就走，我正感到遗憾。现在你来了，我真的好高兴……”

汤姆叔叔抚摸着小乔治的头，哽咽他说。当他的脚无意地动了一下时，小乔治立刻发现了汤姆叔叔脚上的链子。

“什么？这个家伙竟然以铁链铐住你的脚。”小乔治大声地咆哮着。

“你不要那么大声地吼，万一惹火了他，只会增加我的麻烦。”

汤姆叔叔紧张的语气里，又透露出几许无奈。

“我知道了，汤姆叔叔。但是他为什么要对你如此，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小乔治说到这里，很快地把背转向打铁匠的店门口。

“汤姆叔叔，我带这个来。这是我收藏的一枚金币，卡洛婶婶叫我在上面打一个洞，然后穿上绳子，给你挂在脖子上。”

小乔治一边说着，一边慌张地把金市挂在汤姆叔叔的脖子上。

“你要好好保存着，当你看到这枚金市时，就会想到我。我一定会把你赎回来。”

“乔治少爷，我……”

汤姆叔叔被小乔治的好意深深地感动着。他满是皱纹的脸上，早已涕泗纵横。

“你一定要做一个好孩子，先生和夫人都是很好的人，你要好好孝顺他



们。像你母亲一样，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经常祷告，相信上帝……”汤姆叔叔慈爱地叮咛小乔治。

“我会做个好人，也要做个伟人。可是汤姆叔叔，你千万不要灰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买回来。”

这时，黑利从店里走出来，一看到小乔治，嘴边便浮现一抹轻蔑的笑。

“黑利，你这样对待汤姆叔叔，不觉得可耻。卑鄙吗？”

乔治很激动地责备黑利。

“这应该怪你父亲才对呀！像他那么伟大的人都会卖奴隶……哼，卖的人不是比买的人更可耻吗？”黑利狡猾地反驳。

“要是我长大了，一定会阻止这件事。”

可怜的小乔治想要帮助汤姆叔叔，却感到力不从心。

随后，小乔治骑上自己的马，挺直背脊，一副气昂昂的架势，然后向汤姆叔叔做最后的辞别：

“汤姆叔叔，再见了。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你也要保重啊！乔治少爷。希望全能的上帝降福给你，使你永远平安、快乐。”

汤姆叔叔以充满感情的眼神注视着小乔治。小乔治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热泪盈眶的汤姆叔叔，一直看着逐渐走远的小乔治挺拔的背影，直到他隐没在丛林间为止。

汤姆叔叔用一只手，把小乔治最珍贵的金币按在胸口，悲痛之情迅速涌上心头。

## 奴隶拍卖会

黑利一边驾着马车，心里一边盘算着：汤姆叔叔到底能卖多少钱？随着起伏不定的思潮，马车不停地前进。

不久，黑利从口袋里拿出报纸，注视着广告栏。

拍卖奴隶！二月二十日，星期二。在肯塔基州华盛顿市的法院前，将举行黑奴拍卖会。

哈佳六十岁 约翰三十岁 班二十一岁 苏儿二十五岁 阿巴特十四岁

以上这些黑奴是杰西·普霍特的遗产，可作债权人的所有物处理。

“好，我去看看这些黑奴的拍卖情形。”

黑利将脸转向后座，对汤姆说：

“我替你找一个同伴，这样，我们的旅程也会热闹些。现在我们就去华盛顿市。”

黑利的马车到达华盛顿市的当天晚上，汤姆叔叔被寄放在警察局的拘留所内，而残暴的黑利却独自在酒店里，度过一个舒适的夜晚。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法院的广场前面，挤满了人群。每一个人都在等待黑奴拍卖会开始。

几个将被拍卖的奴隶，聚集在离广场前稍远的地方，惶恐地窃语着。

海报上所介绍的哈佳，是一个非洲女人，皮肤漆黑，身体十分虚弱。似乎历经沧桑，看起来不像是六十岁。站在哈佳旁边的是她唯一留在身边的十四岁男孩阿巴特。她的其他孩子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卖到南方去了。这位年迈、瘦弱的母亲，用她颤抖的手抓着阿巴特，母子俩形影不离。

黑利推开喧哗的人潮，走到奴隶的前面，开始评估这些“商品”。

一会儿，主持拍卖的人出现了。刹那间，哈佳惊吓得几乎无法呼吸，脸色也变得非常苍白，她紧紧地抓着阿巴特的手。

“阿巴特，你千万不要离开妈妈身边，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被买走。”

哈佳以哀戚的眼神凝视着小儿子。

“可是，妈妈，可能不会这么如意吧！”阿巴特担忧他说。

“不，我们一定要一起被同一个主人买走。如果你离开我，我就无法活下去了。”

这时，主持拍卖的人大声地嚷着，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一个男人走到拍卖台上，开始高声喊价，于是黑奴一个接着一个被白人买走。黑利也买了两个。最后，轮到阿巴特了。

“到这里来，小鬼。来吧！到上面来。”

主持拍卖的男人，粗暴地喊着。

“请你把我们两个人一起卖掉吧！先生，求求你！”

哈佳抓着阿巴特的手，向那个男人哀求着。

“你下去。你是最后一个。小鬼，赶快上来！”男人一边说着，一边把哈佳的手用力甩掉，然后把阿巴特推到拍卖台上。

阿巴特听到背后嘶喊的哭叫声，立刻转过来，看到年迈的母亲已跪倒在地，他的眼睛里泪光闪闪。

站在拍卖台上的阿巴特，有着修长的身材和聪明的脸孔，所以很快地就有人开始喊价。价钱愈来愈高，终于黑利以最高价买到阿巴特。

于是，主持拍卖的人立刻把阿巴特交给黑利。

“请你也买下我吧！先生，求求你！我的孩子一离开我，我就会死掉。”哈佳抓住黑利的衣袖不放，苦苦地哀求着。

“我买了你以后，你还不是很快就会死掉。”

黑利冷冷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就甩掉哈佳干枯的手，然后漠然地转身离去。

最后，可怜的哈佳以非常便宜的价钱被买走，于是这一场黑奴拍卖会便结束了。

几天以后，黑利带着新买的三个奴隶和汤姆叔叔，搭乘开往俄亥俄州的轮船。这艘悬挂着自由国家——美国国旗的船只，在星光闪闪的夜空下，悠闲地驶过密西西比河。星条旗随着徐徐的晚风飘动着，一切显得非常宁静、怡人。

几位打扮入时的妇女和衣着高尚的绅士，伫立在甲板上，尽情地享受旅游的乐趣。

一位高兴得在船上到处跑的男孩，从下面的船舱上来时，慌张地跑到他母亲的身边说：

“妈妈，我到下面去的时候，看到好几个黑人奴隶呢！”

小男孩像发现宝藏似的睁着大大的眼睛。

“真的吗？好可怜喔！”

黑利新买来的奴隶和汤姆叔叔都被推进船舱内，和旅客的行李摆在一起，而几个奴隶就互相靠着背，低声地谈着话。

途中，船只曾经靠了好几个码头。每当船只一靠码头，黑利就上岸做买卖。

黑利带着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到船上来。这个女人身上穿着质料很好的衣服，看起来不像是奴隶。

船只一开动，黑利就和这个女人交谈。

突然间，女人的脸色变得非常苍白。这时，汤姆叔叔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主人会骗我。你骗人！”女人转过头去，满脸惊骇他说。

“你看，这张买卖契约书上有你主人的名字。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找一个人替你看看。”

说完，黑利环顾四周，然后叫住走过身边的一位男人：

“喂、你等一下，你念一念这张买卖契约书给这个女人听听。”

黑利把契约书递给那个男人。

“这上面有约翰·波斯迪克的签名。嗯，这买卖契约书上写着将露西和她的孩子转让给黑利。”

名叫露西的女人，忽然大声地哭叫起来：

“你骗我！你骗我！主人告诉我，要让我到路易斯维尔找在那儿工作的丈夫……我不相信主人会说谎。你骗我……”露西的哭声愈来愈大。

“但是，你的主人确实是把你卖了。真可怜！”念契约书的男人怜惜他说。

“你已经被卖了。”

黑利露出阴沉的笑容。

露西双手紧紧地抱着婴儿，站在船边，目光呆滞地看着河水。

随着船只的前进，露西的情绪已愈来愈平静。忽然间，一位中年男士走到她的身边，友善他说：

“这个孩子好可爱哟！多大啦？”

“十个半月。”露西转过头，幽幽他说。

男人对孩子吹口哨，逗着他，又剥了一块糖果给孩子。孩子一抓到糖果，很快地就塞进自己的口中。

“哦，很聪明嘛！”

这位中年人与露西的孩子玩了一会儿以后，就走到船的另一个角落。这时，黑利正站在那儿。

“你有个很不错的女人嘛！”这位中年人说。

黑利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点头。

“你要带她到南方去吗？”

“听说她很会做菜，又会摘玫瑰花，我不打算把她卖掉。不过，孩子只要有人买，我就卖。”

黑利把烟按熄。

“我们家厨师的孩子已经死了，你那个孩子就卖给我好吗？”

“那个孩子很可爱，又聪明，身体也很结实，再过一、两年，便可以卖得很好的价钱，所以不能太便宜卖给你。”

狡猾的黑利又想好好地捞一笔。

“好吧！”

男人拿出一叠钞票，递给黑利。

“你要在哪里下船？”黑利一边数着钞票，一边说着。

“我准备在路易斯维尔下船。”

“路易斯维尔？那太好了。我们大概在黄昏时会到达那里。那时候，孩子可能睡着了，你就可以悄悄地把他抱走。我可不希望他大声地哭闹。”

那是一个凉爽、平静的黄昏，船终于抵达路易斯维尔。

看到码头上挤满了人群，露西心里想：我的丈夫会不会夹杂在人潮里？

由于露西对黑利已卖掉她婴儿的事毫无所知，所以她把睡得又沉又香的婴儿放在床上后，就独自走到船边，聚精会神地寻找她的丈夫。

这时，黑利把露西的孩子交给方才那个男人。那男人就混在人群里，迅速地走下船去了。

冒着白烟的船只又离开了路易斯维尔的港口。当露西回到船舱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床上，而黑利正坐在床边。

“露西，我不能把你的孩子带到南方去。刚才有一个旅客买走了你的孩子，他说他会好好加以照顾的，使孩子过比以前更好的生活。虽然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黑利知道露西必定无法承受这个打击，所以苦口婆心地劝慰精神已经快崩溃的露西。

露西用衣服胡乱地塞住自己的耳朵，她不希望听到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旁观看的汤姆叔叔想尽办法安慰露西，可是悲恸欲绝的露西，仍然疯狂的哭叫着。

夜晚，躺在船舱里的汤姆叔叔，因挂念家中的妻儿而无法入眠，他耳朵所听到的只有海浪声和非常痛苦的哭声。

突然，有个黑影走过他的眼前，不久，就听到东西掉落水中的声音。汤

姆叔叔心中一震，急忙放眼四望，这才发现露西已经不在船舱内。汤姆叔叔想：难道那就是露西投海的声音？

啊！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她应该忍耐，即使再痛苦，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啊！

汤姆叔叔在心中呐喊着。他为露西的投海，感到非常的惋惜，同时也有几许惆怅。

天亮时，黑利指着汤姆叔叔大声地吼骂着：

“那个女人到哪里去了？汤姆。”

“早上天快亮的时候，有个人影晃过我的眼前，不久我就听到车子掉落水中的声音，而当时露西并不在船舱里，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因为黑利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一点都不感到惊讶，只是想着：好不容易出高价买来的女人。这下却白白损失了，怎么这么倒霉？

## 天使般的小女孩

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密西西比河河面波光粼粼，显得金碧辉煌。汤姆叔叔所搭乘的船只，随着徐徐的晚风，慢慢地驶向南方。

阴沉。冷酷的黑利，终于相信汤姆叔叔是一个忠厚的奴隶，于是便拿掉汤姆叔叔的脚链，使他可以在船上自由地走动。

热心的汤姆叔叔，在船员很忙的时候，就主动地帮他们；无事可做的时候，便独自静静地阅读圣经。

船上的旅客之中，有一位叫圣德·克里亚的年轻绅士，他带着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和一位中年妇女。

像天使般快乐蹦跳的小女孩，好几次走到汤姆叔叔的旁边，好奇地看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

汤姆叔叔看到可爱的小女孩，忍不住与她搭讪。

“我叫吉琳·克里亚，大家都叫我小琳。叔叔，你呢？”

“我叫汤姆，可是孩子们都叫我汤姆叔叔。”

汤姆叔叔轻揉着吉琳金黄色的头发。

“那么，我也叫你汤姆叔叔。你要到哪里去呢？”

吉琳仰着头，睁着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我不知道，吉琳小姐。我是个奴隶，主人会把我卖到哪里，我也不清楚。”

“那么，我爸爸可以买下你。我去拜托我爸爸。”

“谢谢你，吉琳小姐。”

汤姆叔叔感动地握着吉琳的小手。

当船停靠在小码头时，吉琳问到了她父亲的身边。汤姆叔叔则站起来，准备帮船员搬运木材。

不久，吉琳和父亲站在栏杆旁边，看着船慢慢地离开码头。突然间，船不断地摇晃着，站在船边的吉琳因站立不稳，失去平衡，不慎跌落河里。

吉琳的父亲——克里亚先生，立刻跳入河里，但是却已经有人抢先一步奋勇救起吉琳，那个人就是善良、笃实的汤姆叔叔。

第二天，天气非常闷热，让人有窒息般的感觉。

汤姆叔叔偶尔抬起头，好像很担心地看着黑利和克里亚先生的商谈，可爱的吉琳则依偎在她父亲的旁边。

“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又懂得人情世故，能明辨是非善恶。我也知道他是个很不错的奴隶。你到底想卖多少钱？”克里亚先生对黑利说。

“先生，事实上，就算是卖一千三百美元，我也赚不了多少。”

“爸爸，买下吧！爸爸不是很有钱吗？我喜欢汤姆叔叔嘛！”纯真的吉琳插口说。

“你买他做什么？”

“我要陪他玩，给他快乐、幸福。”

“小琳，你实在太善良了。”克里亚先生很感动地说。

黑利拿出有赛尔比先生签字的买卖契约证书，克里亚先生确认了之后，就把一叠钞票递给黑利。

接过花花绿绿的钞票后，黑利的脸上露出狡猾的笑容，然后写好买卖契

约书，交给克里亚先生。

“来吧！小琳。”

买卖完成以后，克里亚先生就牵着吉琳的手，来到汤姆叔叔的旁边。

“抬起头来，汤姆。怎么样？你喜欢你的新主人吧！”克里亚先生对坐在甲板上的汤姆叔叔说。

汤姆叔叔缓慢地抬起头，看到温文儒雅的新主人，很诚恳他说：

“希望上帝赐福给您，先生。”

“汤姆，你会驾驶马车吗？”

“驾驶马车我很内行。”

“是吗？那就让你驾驶马车好了。但是，每个星期喝醉酒不得超过一次。”

“酒？我一点也不喝酒。”汤姆叔叔感到非常惊讶地说。

“真好，汤姆叔叔，你一定会过得很快乐、很幸福。因为爸爸是一个很好的人。”吉琳握着汤姆叔叔的手，高兴地说。

“真谢谢你的赞美。”

克里亚先生笑着对吉琳说，然后就转身离去。

## 欧菲莉小姐

汤姆叔叔的新主人——圣德·克里亚是路易西安那州大农场主的儿子。克里亚先生小时候就非常温和、有礼，同时也非常憧憬理想、优美的事物，是一个追求真、善、美的绅士。

克里亚先生大学毕业的时候，在北部的某一州。邂逅了一位美丽、高雅的淑女，两人坠入爱河，这是他的初恋，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恋爱经历。

不久，两人订下海誓山盟，决定永远生活在一起，克里亚先生为了准备结婚而返回故乡。但是，却想不到自己写给恋人的信，竟被退回，信内还附了一张女友的监护人所写的短笺，里面明白地表示，他的恋人已经嫁给别人了。

克里亚先生失恋后，整日郁郁寡欢，强烈的痛苦，吞噬着他的心。最后，为了遗忘过去的一切，克里亚先生毅然与一位娇媚的富家女结婚。

新婚不久的某一天，克里亚先生收到初恋情人的信，信上详细写着监护人的阴谋。原来克里亚先生的信并没有送到恋人的手中，一对相爱的恋人就这样被拆散了。

可是，对当时的克里亚先生来说，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带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写了回信：

“来信已收到，但一切都已成过去，请你忘掉吧……”

克里亚先生就此结束他魂索梦系的恋爱史。他的妻子——玛丽，是一个娇生惯养而固执、自傲的女人，克里亚先生与她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直到生下可爱的女儿吉琳后，克里亚先生才开始享受真正的家庭温暖。

喜欢孩子的克里亚先生，以自己母亲的名字为独生女命名，并且非常小心地宠爱着她。然而夫人玛丽却因此而感到不高兴。她变得愈来愈神经质，最后竟卧病在床，家事和育儿完全都仰赖佣人。

吉琳自幼体弱多病，而母亲玛丽只注意本身的事，根本没有心思照顾女儿。于是克里亚先生便带着吉琳，到佛蒙特去探望表姐欧菲莉小姐，请她到克里亚家来帮忙处理家务。

现年四十五岁的欧菲莉小姐仍未结婚，身材修长、纤细，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处事干净利落、精明能干的妇女。

欧菲莉小姐见到吉琳以后，非常喜欢她，而且一想到没有人照顾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就十分不忍，于是便决定与克里亚先生一起乘船，回到新奥尔良的家。

在船上和吉琳在一起的中年妇女，就是欧菲莉小姐。

不久，汽笛声响起，船抵达新奥尔良的港口了。从克里亚家来迎接主人的马车，已经在码头上等候多时。

克里亚家是一幢西班牙和法国风格的城堡式建筑，庭院广阔，树木苍郁，四周环境非常优美、寂静。

马车通过拱形的大门，进入中庭。中庭的中央是一个由大理石砌成的喷水池。池里游动的鱼儿，透过清澈如镜的水，看来有如闪烁耀眼的主石。旁边是一棵散发着浓郁树香的大橘子树，浓密的树叶形成一处很舒适、凉爽的树荫。

吉琳回到离开已久的家，雀跃不已。

“这是我最喜欢的家、很漂亮吧？欧菲莉姑姑！”



吉琳牵着欧菲莉小姐的手，环视着房子的四周。

“嗯，真是一幢很漂亮的房子，虽然有一点古老的感觉……”

欧菲莉小姐似乎对新环境很满意。

汤姆叔叔从马车上下来，然后用一种非常羡慕、惊叹的眼光看着四周。

“汤姆，你好像也很喜欢这个家。”克里亚先生对汤姆叔叔说。

“是的，先生，我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漂亮的房子。”

这时，屋内一阵喧哗、嘈杂声。等候主人归来的仆人，一窝蜂地从里面跑出来，大声地呼叫着。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位油头粉面的混血青年，他穿着最新流行的服装，手里拿着一条洒满香水的白手帕，朝着克里亚先生用力地挥动着。

“你们走开呀！是不是想阻止先生进入屋里？”混血青年对其他的佣人说，然后快步地走向马车。

“啊，亚道佛，你好吧！”克里亚先生拍拍混血青年的肩膀，与他亲切地寒暄着。

名叫亚道佛的混血青年，开始朗诵两个星期以前就准备好的欢迎词，想借此讨好主人克里亚先生。

“嗯，好，好，你背得真熟……”

克里亚先生故意调侃一向只会奉承阿谀他人的亚道佛。

“你去看看行李吧！”说完，克里亚先生就走进屋里。

这时，吉琳已经一溜烟地跑到母亲玛丽夫人的房间里。

“妈妈！”

吉琳非常高兴地搂着日夜思念的母亲，亲昵地呼唤着。

“好了，好了，不要太亲热了，我会头痛。”

倚着床头躺着的玛丽夫人，敷衍地亲吻吉琳的脸颊后，不耐烦地说。

一会儿后，克里亚先生也走了进来，然后，将欧菲莉小姐介绍给玛丽夫人。

当吉琳正要走出母亲的房间时，突然看见守候在门口的女仆妮达，她喜出望外地叫着：

“妮达！”

吉琳跳上去抱着妮达的脖子，吻着她的脸颊，与玛丽夫人不同的是，不管吉琳搂得多么紧，妮达都不会厌烦地推开她。见到分别多日的吉琳小姐，妮达好像发疯般抱着她哭笑着。

站在旁边的欧菲莉小姐，看到这种场面，感到非常的诧异。

“这一带的孩子都会抱着佣人亲吻吗？”

欧菲莉小姐好奇地问克里亚先生，而他却充耳不闻，微笑着离开房间。

汤姆叔叔似乎很局促不安地站在大厅里。刚才亚道佛站在他旁边时，故意靠着栏杆，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汤姆叔叔。

“喂，亚道佛！”

克里亚先生拨开亚道佛手上的望远镜。

“这是你对同伴的态度？”

克里亚先生面带温容地斥责亚道佛。

“亚道佛，这件背心好像是我的嘛！”克里亚先生突然拉着亚道佛身上的一件高级绸缎背心说。

“啊，先生，这件背心因为滴了酒，有渍迹，像先生这种有身分、地位

的绅士已经不适合穿它。”

狡猾的亚道佛编出一个堂皇的理由来搪塞。

“好吧！等会儿我要带汤姆去见夫人，然后，你再把带他带到厨房。你可别欺负他！”

说完，克里亚先生就带着汤姆叔叔到玛丽夫人的房间里。

“玛丽，我为你买了一个马夫，他是一个很诚实、可靠的人。”

“哼，一定又是个酒鬼。”

玛丽夫人对站在旁边的汤姆叔叔视若无睹。

“不，卖主保证他有忠诚的宗教信仰，而且工作认真，为人正直。”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就好了。不过，我也不敢有所期待。”

“亚道佛！”

克里亚先生向门外喊着，指示他带汤姆叔叔到厨房去。于是，汤姆叔叔便随亚道佛离开了房间。

“你比预定日期迟了两个星期才回来。”

玛丽夫人埋怨克里亚先生的迟归。

“我不是写信告诉你了吗？”克里亚先生点上一根烟说。

“那么冷漠而简短的信！”玛丽夫人不满地说。

“差一点就赶不上投邮，所以只能写那么多。”

“你一直都是这样，每次出外旅行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信却变短了。”

“好了，好了，你看这个……”

克里亚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和吉琳在纽约时所拍摄的。

“这是什么？小琳怎么这样坐着？”玛丽夫人很不高兴他说。

“这样坐着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你们母女两个是不是很像？”

“你总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而且，你也知道，我由于头痛，整天躺着，而你却一直和我说话，叫我看东西，我都快累死了。”

玛丽夫人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揉着额头，精神显得非常萎靡。

克里亚先生感到十分失望，他一直想带给妻子快乐，没想到她却泼他冷水，使他觉得意兴阑珊。在旁边听到克里亚夫妇谈话的欧菲莉小姐，对玛丽夫人不近人情的态度，感到非常惊讶，她没想到这是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

“我的病情一直在恶化，而妮达夜里却睡得像死猪一样，一点也不在乎我，实在太过分了。早上我会这么累，也是为了喊醒妮达的缘故。”脸色蜡黄的玛丽夫人对丈夫克里亚先生诉苦。

“妮达最近好几晚不是都守在妈妈的身边吗？”吉琳突然插嘴说。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一定是妮达在背后埋怨我。”敏感、多疑的玛丽夫人立刻猜疑着。

“妮达一点也没有埋怨，她只是说妈妈最近几天身体不太好。”吉琳急忙为妮达辩护。

“叫别人代替妮达照顾你，让她休息一下，怎么样？”克里亚先生沉吟了半晌说。

“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你根本一点也不关心我。你也知道，我很神经质，只要一听到别人的脚步声，就会神经紧张。如果换一个佣人站在我旁边，我一定会惊慌的。”

欧菲莉小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妈妈，让我照顾你一晚。我绝对不会睡着，而且，我会安安静静的。”

吉琳想对母亲尽一点孝心。

“你这个孩子真奇怪。”

玛丽夫人似乎毫不领情。

“可以吗？妈妈。妮达好像身体不太舒服的样子，她最近时常头痛。”

“那些黑奴只要稍微头痛，就会叫得惊天动地，你千万不要宠坏了他们。这点你应该了解吧！”玛丽夫人忽然对沉默不语的欧菲莉小姐说。

不久，克里亚先生因有急事而先离开了房间，吉琳也随着父亲走出去。

“每天都被这些黑奴烦死了，克里亚却要我站在佣人的立场，为他们想一想，好像他们应该有那种权利似的。”克里亚先生走后，玛丽夫人的脸上带着鄙夷对欧菲莉小姐说。

“你不认为上帝创造他们，也是用和我们相同的血吗？”

欧菲莉小姐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不要忘了，他们是低贱的人呢！”

“难道你没有想到，他们也有不灭的灵魂吗？”

欧菲莉小姐说话的音调稍微提高了一些。她的心中燃烧着怒火。

“这倒是真的……”

玛丽夫人打个呵欠后，又说：

“不过，他们绝对不能与我们相提并论。”

玛丽夫人和欧菲莉小姐就这样抬起杠来。当克里亚先生回到房间时，突然听到从中庭传来的快乐笑声。克里亚先生拨开窗帘，看见汤姆叔叔正陪吉琳在花园里玩耍。

顽皮的吉琳做了一个玫瑰花环，然后把它挂在汤姆叔叔的脖子上，而汤姆叔叔上衣所有的钮扣也都插满了鲜花。

“汤姆叔叔，你的样子真好玩！”

吉琳指着汤姆叔叔的衣服，捧腹大笑，她的笑声有如银铃般悦耳，而憨直的汤姆叔叔也哈哈地开心大笑。“让小琳跟汤姆叔叔在一起，没关系吧！”欧菲莉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克里亚先生不以为然。

“总觉得不大妥当……”

欧菲莉小姐欲言又止。

“如果孩子跟一条狗玩，即使是一条恶狗，你也不会放在心上。但是，现在她的玩伴是一位善良、明理的黑人，为什么你们就会觉得不太妥当？当你们看到奴隶被人欺负时，就会抱不平，可是你们却往往忽略了自己的言行是否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

“嗯、也许我太多心了！”

听了克里亚先生的见解后，欧菲莉小姐已不再坚持己见。

汤姆叔叔自从来到克里亚家以后，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自由，因为大家都对他很好，尤其是很喜欢汤姆叔叔的吉琳。而汤姆叔叔也随时都穿戴整齐，他四周的工作环境也很干净、清爽，所以一点也看不出他过的是奴隶的生活。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玛丽夫人梳洗装扮后，准备到教堂做礼拜。

“小琳到哪里去了？”

玛丽夫人问身边的欧菲莉小姐。

“她说有事情要交代妮达，大概在楼梯那边吧！”

这时，吉琳正站在楼梯口和女仆妮达说话。

“妮达，你是不是头痛？”

“吉琳小姐，我最近老犯头痛的毛病。不过，没什么关系，你不要放在心上。”妮达一边用手扶着头，一边说。

“你戴这个看看。”

吉琳从口袋里取出一条镶着钻石的金坠子项链，然后，挂在妮达的脖子上。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戴。”

纯朴的妮达急忙拒绝吉琳的礼物。

“为什么？你头痛需要它，而我却用不着。你戴上这个，一定会觉得比较舒服。”

“小姐，你对我这么好……”

妮达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用手偷偷地擦着泪水。

吉琳亲吻妮达一下以后，就跑到母亲的身边。

“小琳，你是不是把金坠子项链送给妮达了？嗯？去把它拿回来！”玛丽夫人大声地斥责吉琳。

善良的吉琳露出很委屈的表情，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玛丽，没有关系啦！小琳喜欢怎么做，就让她去做，何必大惊小怪呢！”站在旁边的克里亚先生温和地说。

“孩子都是被你宠坏的。你再这样的话，小琳以后怎样在社会上生活呢？”

玛丽夫人将攻击目标转向克里亚先生。

“上帝知道的。”

为平息这种火爆场面，欧菲莉小姐突然对克里亚先生说：

“你准备到教堂去吗？”

“哦，很抱歉，我不想去。到那里，我会觉得很无聊。”

“哼，他一直都这样。他根本没有信仰。”玛丽夫人讥讽地说。

第二天早餐时，克里亚先生问欧菲莉小姐：

“教堂里怎么样？”

“真是很好的传教士啊！嗯，上帝创造了各种人，有身分卑微的人，有与生俱来就指使别人的人，也有天生注定要服务人群的人……人的身分、地位是有差别的，所以，宇宙万物之间都非常和谐。如果你也去听听讲道，就会明白了。”坐在对面的玛丽夫人插口说。

“这种道理不必去教堂，也会了解。”克里亚先生冷冷他说。

“那么，你认为奴隶制度是好还是坏？”正在涂奶油的欧菲莉小姐说。

“我并不想去判断这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只是，现实生活中有奴隶制度，我们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至于其存在的价值，就见仁见智了。如果有一天，人类不再需要奴隶的时候，就会出现另一种说词了。”

## 普儿的死

为人正直的克里亚先生，是一个不重视金钱的人，因此，家中的财务都交给黑奴亚道佛管理，他自己从不过问。而一向挥金如土的亚道佛，和主人克里亚先生一样，不是一个理财的能手。因此，克里亚家的财务一塌糊涂。

耿直的汤姆叔叔看到这种情形，心里非常担心。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告诉主人克里亚先生自己的意见。他的态度十分婉转、有礼，克里亚先生为此而愈发欣赏汤姆叔叔的为人。他知道汤姆叔叔是一个很可靠、值得信赖的黑奴，因此，便决定由汤姆叔叔代替笨拙的亚道佛，来管理克里亚家的一切财务。

汤姆叔叔待人亲切、温和，个性又善良、爽朗，因此，年轻的主人克里亚先生经常从旁给予鼓励，而汤姆叔叔也非常关怀主人克里亚先生，那是一种近似父亲关心孩子的感情。

有一天，克里亚先生应邀参加朋友的宴会，因为喝酒太多而醉倒了，直到半夜两点多才由朋友护送回家。汤姆叔叔看到主人酗酒归来，心里非常担忧，为此而彻夜不眠。

第二天，克里亚先生叫汤姆到他房间里，吩咐他当天的工作项目。

“怎么了？汤姆。”

克里亚先生看见汤姆叔叔仍仁留不去，所以关心地问着。

“先生，我很担心……您对每个人都很亲切，也很爱护我，可是，您却不懂得照顾自己……”汤姆叔叔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呢？汤姆。”

“先生，您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像昨天，您喝了那么多的酒，也不管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是不是会受到伤害……”汤姆叔叔哽咽着说。

克里亚先生被汤姆叔叔的真情感动了。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去那儿了。那，汤姆，擦擦眼泪吧！”

克里亚先生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帕，递给汤姆叔叔。

欧菲莉小姐到克里亚家后，把家务处理得有条不紊，俨然像个能干的女主人。她看到厨房里乱七八糟的样子，着实吓了一跳，于是，便又开始整理厨房。

负责管理厨房的娣娜，为此而非常气愤，她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伤害。个性顽固的娣娜，是个烹调能手，在克里亚家里，她一个人包办厨房所有的工作，并用自己的方式处理。

有一天欧菲莉小姐来到厨房，娣娜坐在椅子上，自顾抽着烟，对欧菲莉小姐视若无睹。

“这个抽屉是做什么用的？娣娜？”

“有各种用处。欧菲莉小姐。”娣娜冷冷地说。

欧菲莉小姐在抽屉里发现一条很漂亮的桌布，但是好像包过生肉似的，有一块块的渍迹。

“你该不是把玛丽夫人最喜欢的桌布拿去包肉吧？”欧菲莉小姐拿着桌布，诘问仍坐在椅子上抽烟的娣娜。

“没有啊！因为毛巾不知道放在哪里，所以我就拿来用一下。我想先把它放在抽屉里，有时间再洗。”

娣娜自圆其说地解释着。

欧菲莉小姐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就开始收拾厨房。

“这是啥啊？”

“那是我擦头发的发油，放在那里比较方便。”

“你把玛丽夫人最喜欢的盘子摔裂了呀！”

“这里有一大堆脏兮兮的餐巾，怎么都没洗啊！”

“啊！这洋葱已经烂掉了嘛！”

“唉……反正什么东西都是乱七八糟的！”

欧菲莉小姐一边收拾着，一边没好气地嘀咕着，而娣娜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

“我想把厨房整个清理一下。你以后拿东西都要放回原位。”

欧菲莉小姐拍拍满是灰尘的手。

“欧菲莉小姐，这种事情不是你应该做的，玛丽夫人也从来没有管过这些事情。”

娣娜很生气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

欧菲莉小姐不管娣娜的唠叨，独自整理着，她把桌布、毛巾都洗干净，然后折叠整齐放在柜子里。在旁观看的娣娜，对她这种有条理的做法，感到非常惊讶。

“家里的财务也是乱七八糟的，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浪费而肮脏的家。”

坐在客厅沙发上的欧菲莉小姐，对正在看报的克里亚先生埋怨着。

“确实是这样。但是，欧菲莉，你要知道，佣人有两种，一种是用鞭打才会工作的，而另外一种是不用人打骂就会自动工作的，所以这种小事情你就不要大介意了。我从不打那些可怜的奴隶，也不会凌辱他们。他们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不会勉强他们的。”

“可是，他们这样乱七八糟瞎搞，又奢侈，又浪费……还有，他们老实吗？值得你信赖吗？”

“你说老实？当然，他们不老实。可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老实呢？”

“那么，你为什么教他们呢？”

“教？教什么？怎么个教法？我不会，而且教也是白教，教了以后，他们也不会变老实。”

“唉！那些黑奴的灵魂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子，真可怕。”

某天下午，时间已经很晚了，欧菲莉小姐仍在厨房里整理东西。这时一位头上顶着面包篮子的黑女人，走进克里亚家的厨房。她是一位纤瘦而干枯的女人，看起来像是历尽沧桑的样子。

“噢，普儿。你来了呀！”娣娜对黑女人打招呼。

面带忧容的普儿，把装满面包的篮子放在地上，然后，双膝跪在篮子的旁边。

“啊！我真想去死。我不要再过这种不是人过的生活了。”

普儿抱着头，神情忧郁地呜咽着。

“你为什么喝那么多的酒，醉成这个样子呢？”

克里亚家的一位小女仆问满身酒味的普儿。

“唉！你以后也会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的。”

“普儿，你把烤好的面包拿出来，给我们看一看吧！我们这里的欧菲莉小姐会给你钱的。”娣娜说欧菲莉小姐买了两打小餐包，娣娜把点券交给普儿。普儿的主人就查验点券和面包的数目是否相符，如果普儿侵占了卖面包

的钱，就会受到严厉的拷打。

“你可不要骗主人的钱哪！”欧菲莉小姐提醒普儿。

“不会的。但为了忘掉这种被拷打的痛苦，我只有喝酒……”

说完，普儿摇摇摆摆地站起来，走出门外。

汤姆叔叔看到普儿可怜的模样，就跟着她走到外面。汤姆叔叔很关心地说：

“我替你拿篮子吧！”

“为什么呢？”普儿觉得很奇怪。

“我看你好像生病的样子，是不是有心事？你这样喝酒，对身体。精神都不好。”

“我知道啦！你不要对我说这些。我准备到地狱去。”

“上帝啊！请你救救这个可怜的普儿吧！”

两人来到小山坡，普儿放下篮子，然后坐在石头上，向汤姆叔叔诉说她坎坷的命运：

“我到主人家后，生了一个孩子，胖嘟嘟的，好可爱呢！我以为可以把孩子带在身边，夫人也没有反对。可是后来夫人病倒了，我因为照顾她，因而被传染了。我生病以后，没有奶水，孩子吃不饱，变得瘦瘦小小的，也没有钱买牛奶给他喝。有一天为了服侍夫人，我把孩子放在阁楼里，孩子却一直哭个不停，最后……就死了。”说到伤心处，普儿不禁嚎陶大哭。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时常喝酒，想忘掉那个孩子的哭声。”

“真可怜！但是，上帝还是爱你的呀！你还是可以上天堂啊！”汤姆叔叔好心地安慰普儿。

“我一直希望能早一点儿离开主人家。”

说完，普儿就把篮子放在头顶上，然后摇摇晃晃地走下小山坡。

汤姆叔叔非常悲伤地回到克里亚家，走到后院时，吉琳看到他，很高兴地跑过来。

“汤姆叔叔，你在这里呀！咦？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善解人意的吉琳，立刻察觉汤姆叔叔的神色不对。

“小姐呀……”汤姆叔叔就把普儿不幸的遭遇告诉吉琳。吉琳默默地听着。不久，她脸色苍白地把手按住胸口，神情十分惊骇。

两、三天以后，另一个女孩代替普儿到克里亚家卖面包。

“咦？普儿怎么啦？”娣娜满脸疑惑地问。

“普儿……普儿她不会来了。”卖面包的女孩吞吞吐吐地说。

“为什么？不会是死了吧？”

当欧菲莉小姐买好面包后，娣娜又悄悄地问她一次。

“可是……可是……你不能告诉别人哟！”

女孩紧张地吞了一口口水以后，才低声地说：

“那天，普儿又喝醉了，主人知道后，不断地打她，又把她关在地下室，关了一天，她就死了。”

娣娜吓得转过头去，发现吉琳正站在后面，只见她的脸色像鬼一样地发青，全身僵硬地站着。

“噢，吉琳小姐，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晕过去的。”

娣娜急忙走过去，扶着吉琳。

“娣娜，听到普儿在受罪，我就已经很难过了，如果我看到她死去的样

子，我一定会受不了。”

吉琳幽幽地叹了一口气之后，就神情忧戚地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二楼去了。

欧菲莉小姐知道普儿死去的消息后，就走到克里亚先生的旁边，说：

“真可怕！怎么会有这种事！”想到普儿被她主人害死的样子，欧菲莉小姐不禁打了个寒颤。

“我早就知道一定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呢？”

“我只能把眼睛闭上，一切眼不见为净，因为，我没有办法把所有可怜的奴隶都买回来。”

“我不赞成你的看法，我更不会把眼睛闭上，或是把耳朵塞起来。”

“你要说的，我也了解。可是，在现实的恶魔面前，我没有办法。如果时机成熟了，即使我们不给那些奴隶自由，他们自己也会去争取自由的。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上帝总有一天会赐福给所有的人类。有时候，我会想：这些瘦得不成成人形的奴隶，他们的哀号痛哭是否就是上帝赐福给全人类的预兆。”克里亚先生冷静地剖析奴隶问题。

这时，汤姆正在房里认真地写信。

一会儿，吉琳走进汤姆叔叔的房间。她站在汤姆叔叔的背后，探头探脑地看着。

“什么？汤姆叔叔，你怎么在写信呢？”

吉琳原以为汤姆叔叔是在练字，发现原来他是在写信，觉得非常有趣。

“吉琳小姐，我想写信给家里的卡洛和孩子们。可是我好像写得并不太好。”

汤姆叔叔停下笔，用手揉着发痛的眼睛。

“汤姆叔叔，我来帮你的忙。我会写一点，不过，有些字已经忘了怎么写。”

吉琳把头靠近了汤姆叔叔的身旁，一老一少紧挨着，为了写一封信而肠枯思竭。虽然两个人都很认真地写着，但是因为识字不多，所以写起来非常吃力。

“好了，汤姆叔叔，这样可以了。你太太和孩子一定会很高兴的。唉！你真不应该和他们分开。我会向爸爸请求，让你回家看看他们。”

“我家夫人说，有了钱以后，会来把我赎回去。乔治少爷也说过，他要带我回去，而且他还给我这个金币呢！”

汤姆叔叔从衣服里面拿出他十分珍惜的金币，给吉琳看。

“那他们一定会来喽？这样的话，我也很高兴。”

“所以我现在就要写信告诉他们，我过得很好，免得他们为我挂心。”

这个时候，克里亚先生忽然走进屋里。

“汤姆！”

吉琳和汤姆叔叔两个人都吓了一跳，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爸爸，我正在替汤姆叔叔写信呢！你看，写得很好吧？”

吉琳很得意地把信递给克里亚先生。

“嗯，等会儿我为你们修改一下。”

克里亚先生吩咐了汤姆叔叔一些该办的事情，然后离开房间。而那封信就在当天下午，由克里亚先生重新修改一遍后寄出。



## 托蓓茜

“你下来吧！我有东西给你看。”

“什么？”

克里亚先生把欧菲莉小姐叫到院子里。

“我想请你管教管教买回来的……你看！”

突然间，克里亚先生从背后拖出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

小女孩的眼睛像玻璃珠子般闪烁着光芒，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乌亮的卷发分成好几束，编成级小的辫子；瘦削的脸庞有着狡黠的表情，但是似乎又隐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忧伤。

她穿着一件肮脏、破烂的衣服，双手握在前面，挺直地站着，故意装出很乖巧的模样。

欧菲莉小姐吓得目瞪口呆，而克里亚先生却轻松地对小女孩说：

“托蓓茜，这个人是你的新主人。我把你交给她以后，你要乖乖地听话，知道吗？”

“是的，先生。”

托蓓茜微低着头，故作镇静状地回答，而她的眼睛却很顽皮地到处转动着。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要做的事堆积如山，哪有时间管教她嘛！”欧菲莉小姐气呼呼地说。

“只有你能教导她，我只好把这个小女孩交给你喽！”

“啊！你这个人真是……唉！我知道了。”

欧菲莉小姐轻轻地走到满身污垢的托蓓茜的身旁，尽量装出很温柔、和善的样子，把她带到厨房里。

娣娜和厨房里的女仆，都没有人愿意为托蓓茜洗澡，最后，只好由欧菲莉小姐为她洗。

“先生怎么又买了这种小女孩来呢？”

“嗯，真讨厌！”

几个女仆在背后嘀咕着。

欧菲莉小姐为托蓓茜洗澡时，发现她的身上、肩膀、背后都有被鞭打的伤痕，一条一条像蚯蚓似的，一种怜悯之情忽然涌上欧菲莉小姐的心头。

欧菲莉小姐为托蓓茜洗完澡、穿好衣服、剪短头发后，觉得很满意。心里立刻计划着如何教导托蓓茜。

“你几岁了？托蓓茜。”

“我不知道，夫人。”

“你不知道自己几岁？你的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你在哪里出生的？”

“不知道。”

托蓓茜咧着嘴笑着，露出参差不齐的白牙，脸上有一种狡诈的表情。

“你的父母是谁？”欧菲莉小姐耐心地问。

“我没有父母。”

“托蓓茜，你听过‘上帝’这两个字吗？”

听到这句话，托蓓茜的脸上显露出迟疑不决的神情，可是瞬间她又调皮

地窃笑着。

“你在你以前主人家里，都做些什么事？”

“提水，洗刀叉，也服侍人吃饭。”

“你从前的主人对你好吗？”欧菲莉小姐关心地问。

“嗯……让我想想看……”托蓓茜假装低头沉思，眼角却狡黠地偷瞄欧菲莉小姐一眼。

第二天早上，欧菲莉小姐把托蓓茜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她铺床的方法。

“来，你要好好学习哟！”欧菲莉牵着托蓓茜的手，走到床边。

“是的，夫人。”托蓓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好像很不耐烦地回答着。

“哪，你看这个，这就是床单的边，这里是外面，这里是里面，下面的床单要放在枕头的下面——就是这样子——把它铺得整整齐齐的，知道吗？”欧菲莉小姐一边折着床单，一边教托蓓茜铺床的方法。

“是的，夫人。”

托蓓茜按照欧菲莉小姐教她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做，由于她动作敏捷，所以做得很不错。当欧菲莉小姐正在欣赏托蓓茜的乖巧时，托蓓茜的一只袖口忽然露出一条红色的丝带。

“咦，这是什么？你偷来的？”

欧菲莉小姐拉出丝带。

“啊，怎么搞的！怎么会在我的袖子里呢？”

“托蓓茜，不要说谎话。告诉我，是不是你偷的？”

欧菲莉小姐强抑着心中的一股怒意。

“夫人，不是……不是我偷的。你用鞭子打我一整天，我也不会说是我偷的。”托蓓茜坚决不肯承认。

欧菲莉小姐对托蓓茜的说谎，感到非常生气。她用力地摇晃着托蓓茜瘦小的身体，结果，托蓓茜的另一只袖口又掉出手套来。

“你看，这是什么？还说不是偷的。如果你说实话，我就答应不用鞭子打你。”

托蓓茜终于承认她偷了丝带和手套。

“好，你还偷了什么东西，赶快告诉我。”

“是的，夫人，我还偷了吉琳小姐的蝴蝶结。”

“什么？……好吧！你赶快把它拿到这里来。”

“可是……夫人，我已经把它烧掉了。”说完，托蓓茜放声大哭。

“你说什么？”

欧菲莉小姐气得涨红了脸。

这时，吉琳正好走进房间，她的脖子上戴着一个漂亮的粉红色蝴蝶结。

“咦？小琳，你脖子上的蝴蝶结在哪里找到的？”欧菲莉小姐转头问吉琳。

“我一整天都带着它呀！”

欧菲莉小姐惊愕得两眼发直。

“托蓓茜，你为什么说你偷了那个蝴蝶结？”

欧菲莉小姐感到一种被人愚弄的难堪，她瞪着眼责问托蓓茜。

“夫人，你不是叫我说实话吗？我又想不出其他的东西，只好……”

吉琳站在门边，以一种怜悯的眼光注视着托蓓茜。于是，欧菲莉小姐就

告诉她托蓓茜偷东西的事情。

“可怜的托蓓茜，你为什么要偷呢？我的东西只要你喜欢，我就会给你呀！”吉琳悲伤地说。

那是托蓓茜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最亲切的话，她的眼睛一刹那闪出感激的光彩，但立刻又恢复狡黠的表情。

托蓓茜的认字能力非常强，教过以后，她很快就会念。但是缝纫方面就不一样。因为托蓓茜个性活泼、好动，根本无法安静地坐着，只要身边没有人监视，她就会做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事，而她的小脑袋里也随时都在想着捉弄人的鬼点子。因此，欧菲莉小姐很不放心，随时都把托蓓茜带在身边，严加注意。

托蓓茜在克里亚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便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她的言行举止都非常逗趣，而且能言善道，特别是她那一箩筐的笑话，常使大伙儿笑得前后仰俯。

使大家开怀大笑，是托蓓茜的专长，但是，她调皮捣蛋，为家里制造许多麻烦时，也常使得大家啼笑皆非。

吉琳与托蓓茜十分投缘，而且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整日形影不离。可是欧菲莉小姐却很担心吉琳会变坏。

“唉，不必担心啦！小琳一定会从托蓓茜那儿得到好的影响。”克里亚先生安慰着欧菲莉小姐。

“我实在很担心小琳会跟她学坏。”

“托蓓茜不会教小琳做坏事的，小琳可以放心地和她做朋友。”

托蓓茜的手相当灵巧，只要教她一、二次就会了。可是她顽皮的个性却丝毫未见收敛。一旦欧菲莉小姐稍微不注意，她就会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有一天，欧菲莉小姐看到托蓓茜把她最心爱的披肩，当头巾绑在头上，很得意地揽镜自照。

“托蓓茜，你在于什么呀！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是个坏孩子才会这样。”托蓓茜扯下绑在头上的披肩。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夫人，你应该用鞭子打打我。我以前的主人都这样打的。”

“托蓓茜，我不愿用打的方式来管教你。其实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只要用心去做、听大人的话，你都会做得很好的。”欧菲莉小姐温柔地说。

“我已经被打习惯了，所以不打是不行的。”

于是，欧菲莉小姐就狠下心来，用鞭子抽打她，希望能改掉她恶劣的天性。

托蓓茜被打的时候，曾经大声地哭叫着，但是，过了一会儿，她就在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哼！欧菲莉小姐的打法，连蚊子都打不死。你不知道，以前我那个主人打得才厉害呢！”

托蓓茜把欧菲莉小姐打她的事，告诉厨房里的小女仆，脸上有一种沾沾自喜的表情。

欧菲莉小姐每星期都教托蓓茜读圣经，托蓓茜的学习能力很强，欧菲莉

小姐为此感到非常欣慰。不过托蓓茜仍无法了解圣经的真正涵意。

“她长大以后会了解的……”

欧菲莉小姐心里想着，每天仍很耐心地教导她。

## 老家的来信

克里亚先生为汤姆叔叔代写的信，很顺利地送到赛尔比家的卡洛婶婶手上。

“你知不知道，汤姆写信给卡洛呢！他好像被卖到一个很不错的家庭里，听说主人对他很好。”

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赛尔比夫人对正在抽烟的丈夫说。

“那实在太好了。”赛尔比先生很欣慰地说。

这时，赛尔比家的经济情况已逐渐恶化。虽然他们曾经允诺要赎回汤姆叔叔，但是照目前的情形看来，可能不如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们和汤姆约定的诺言，一定要兑现的。所以，我想收几个学生，教他们音乐。这样可以赚些钱“你这样做，我不赞成。我不需要你工作赚钱来养家活口。”赛尔比先生的语气非常坚决。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作不高尚？但是，如果我“对可怜的汤姆毁约，那不是更不高尚的行为吗？”

这时，卡洛婶婶出现在门口。

“夫人，请您来一下。”

“什么事？卡洛，进来嘛！”

卡洛婶婶走进屋里后，对赛尔比夫人说：

“夫人，别人都把他们的黑奴送出去工作、赚钱。你不应该让我们吃饱饭闲着没事做。”

“你的意思是说，你要出去工作？”

“我想过了。路易斯维尔的一家糕饼店，正在找做点心的工人，每个礼拜可赚到四块美金。夫人，伊莲已经跟着我工作很久了，您可以把厨房都交给她管。如果您让我出去工作，我可以帮您赚点钱。”

“可是，卡洛，孩子们怎么办？而且路易斯维尔离这里很远呢！”

“孩子们已经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从这里往南方走就是路易斯维尔了。而且，那里也较接近汤姆住的地方。”卡洛婶婶兴奋地说。

“卡洛，你工作的地方和汤姆住的地方，还差好几百公里呢！”

听到赛尔比夫人这么说，卡洛婶婶脸上的表情突然由喜悦转为黯然。

“嗯……你到那里去，会离汤姆近一点。好吧。那你去好了。”

赛尔比夫人不忍心打碎卡洛婶婶的梦想，只好答应她的请求。

“你赚的钱，我们把它存下来，就可以赎回汤姆。不过靠这个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也会贴补一点……”

“不，夫人，你不要去工作，先生也说过夫人不能工作的。只要我能工作，我就不会让夫人工作赚钱。”

赛尔比夫人很感动地微笑着，温柔他说：

“你不必为我担心……卡洛，你什么时候出门？”

“只要夫人允许，我想，明天早上就出发。”

于是，卡洛婶婶就回到小屋，准备行李。

赛尔比家的小主人乔治，根本不知道卡洛婶婶即将出外工作的事。当他到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卡洛婶婶很高兴他说：

“乔治少爷，你来了呀！婶婶要出门工作赚钱，每个星期可以赚四块美金呢！夫人还说这些钱要存下来，到时候就可以把汤姆叔叔赎回来了。”

“哇！那太好了。”小乔治欣喜若狂地说。

“少爷，请你写信告诉汤姆叔叔这件事情，好不好？”

“好啊！汤姆叔叔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也要告诉他，我们家有新的小马啦！”

“好，那就拜托你啦！”

小乔治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就拿出信纸和墨水，开始写信给汤姆叔叔。

## 吉琳的预感

汤姆叔叔收到小主人乔治的信以后，高兴得掉下眼泪来。那是一封字迹整齐而又充满感情的信，上面写着许多肯塔基州老家的家庭琐事，使汤姆叔叔倍感亲切，也解除了思乡的情怀。汤姆叔叔颤抖地拿着信，一次又一次地读着。

夏季来临了，克里亚一家人离开了炎热的新奥尔良，来到凉爽的旁丘特兰湖（路易西安那州的东南部、新奥尔良北部的墨西哥湾人口处）湖边的别墅度假。

夕阳染红了地平线，也将湖面和别墅都渲染成金黄色，整个旁丘特兰湖给人一种迷蒙猜远且宁静清凉的感觉。

星期天的黄昏，汤姆叔叔和吉琳正坐在湖边，欣赏着美丽的夕阳。吉琳的膝上放着一本圣经，她与汤姆叔叔的感情已与日俱增。

“汤姆叔叔，哪，你看！”吉琳伸长手臂指着湖面说。

“什么事？吉琳小姐。”

“湖好像是一面照着火焰的镜子呢！”

“嗯，说得也是。”

“新的那路撒冷在哪里啊？汤姆叔叔。”

“噢，它在那云层上面呢！”

汤姆叔叔指着灰濛濛的天空。

“汤姆叔叔，我最近老是看见天使呢！只要我一睡觉，他们就会来看我。我明天就要到天使那里去了。”

汤姆叔叔的内心，隐约地感到一阵莫名的刺痛。最近，他总感觉吉琳的小手愈来愈纤细，脸色也由红润变成苍白，有时甚至会有呼吸困难的现象，但是，汤姆叔叔却从未想到吉琳此刻说的话，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小琳！小琳！外面有露水哪！你不能出去啊！”

欧菲莉小姐站在别墅的大门口，惊慌地呼唤他们。于是，吉琳和汤姆叔叔就回到屋里。

步入中年的欧菲莉小姐，对看顾病人方面很有经验。她已经注意到吉琳轻微的干咳和日渐瘦削的脸颊，她也知道吉琳精神过度兴奋的原因是发烧的关系。

“正在发育成长的孩子，常常会体力不支，不要太担心啦！”

克里亚先生对欧菲莉小姐的顾虑不以为然。但是事实上，他却告诉自己，不要去想那个不祥的顶兆，他暗自祈祷着那不是事实。

有一天，吉琳突然问她母亲玛丽夫人：

“妈妈，为什么您不教那些佣人读圣经呢？”

“你怎么问这个问题呢？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做过呀！那些人即使着了圣经，也没有什么帮助……你这个孩子真奇怪，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玛丽夫人坐在摇椅上，懒洋洋地说。

“那欧菲莉姑姑不是在教托蓓茜吗？”

“对呀！可是你也知道那有没有用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像托蓓茜那样不乖的孩子……”

“还有可怜的妮达……妮达很喜欢圣经，她也很希望自己能够看，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力她念的话，那谁为她念呢？”

“小琳，你除了读圣经给妮达听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事情要做哪！”

“哪！你看！”

玛丽夫人从衣橱里拿出一个精巧的珠宝盒，上面雕刻着许多美丽的图案。她说：

“如果你要参加社交活动的话，我这些宝石就全部给你。”

吉琳接过珠宝盒，打开一看，原来是金光闪闪的项链、珠宝。她从里面拿出一条钻石项链，静静地端详着，可是心里却有一些念头在酝酿着。

“你在想什么啊？小琳，怎么不说话呢？”

玛丽夫人打断了吉琳起伏不定的思绪。

“这很贵吧？妈妈。”吉琳手里拿着钻石项链说。

“是啊！那是你爷爷从法国带回来的，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呢！”

“我真喜欢这个。我可以用它做好多事情呢！”

“你想做什么事呀？”

“我想把它卖了，然后，在奴隶可以自由活动的州，买一块很大很大的土地，把我们家的奴隶都带到那里去，请老师教他们读书、写字……”

听到吉琳天真的想法，玛丽夫人不禁笑了出来。

“你要开技术学校啊？你大概也要教他们弹钢琴、画画吧？”

玛丽夫人的语气里充满了不屑与嘲讽。

“我要使那些奴隶能够自己读圣经，或是自己写信、看信。妈，你知道吗？他们都不会这些，好痛苦呀！汤姆叔叔和妮达一定要有人教他们才行。”吉琳很坚决地说。

“好了、好了，小琳，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我听你说话，头都会痛。”

玛丽夫人只要面对不喜欢的话题，就会以头痛为借口来结束与对方的谈话。

吉琳悄悄地离开母亲的房间，然后到厨房找妮达，像平常一样，很有耐心地教她读圣经。



## 吉琳的愿望

克里亚先生的哥哥佛烈特，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亨利到克里亚家的别墅度假。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亨利，长得眉清目秀，而且有着一双充满智慧的黑眼，是一个行为举止有如王子般的少年。他与吉琳见面后，就立刻喜欢上她。

这时，吉琳牵着一匹雪白、乖巧的小马，站在庭院里。而亨利正在等待克里亚家的一位混血少年，把他自己的黑色阿拉伯马牵过来。

当亨利看到自己的小马时，忽然大声斥责少年：

“怎么回事？多特！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今天早上你没有为我的马洗澡吗？”

“有啊！我已经为它刷洗好了。这些尘埃是刚才来的时候，在路上弄脏的。”

混血少年多特一边抚摸着马背，一边为自己辩护。

“闭嘴！狡辩的家伙，你还敢这么说。”

说完，亨利忽然用马鞭抽打多特的脸庞。

“你这个傲慢的家伙，不可以跟我顶嘴，知道吗？”

亨利用力地打着多特，嘴里还破口大骂。

“少爷，大概是马精神太好了，自己乱蹦乱跳才弄脏的。刚才，我的确看到多特在为马洗澡。”站在旁边的汤姆叔叔挺身而出，为多特求情。

“你怎么可以对可怜的多特这么凶、这么坏……”

吉琳看到多特被凌辱的情形，心里非常难过，她的声音哽咽着。

“凶？坏？这是因为你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才会这么说。他又坏又偷懒，一定要好好揍一顿才行。”

“汤姆叔叔不是说他刚才看到多特在洗马吗？汤姆叔叔不会说谎的。如果你这样时常打他，说不定他以后就会因为害怕而常常说谎。”

“好吧！要是你担心的话，我以后不在你面前打他就是了。”

这时，多特已经重新把马洗好，牵到庭院来。

“哟！多特，这次洗得很干净了。现在，你去拉吉琳小姐的马。”亨利的语气已较温和。

多特走过去为吉琳拉着马。然后亨利就把吉琳抱上马背。

“嗯，你真是个好孩子，真谢谢你。”吉琳接过多特递给她的缰绳后，温柔地说。

听到这句赞美的话，多特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他以痴迷的眼光凝视着漂亮的吉琳，而眼睛里噙着感动的泪水。

“喂！多特！”亨利很不友善地喊着。

多特急忙用手按着亨利的马，让亨利跨上马背。

“这些钱拿去买点糖果吧！”

骑在马上方的亨利，扔下了几个铜币给多特。

不久，吉琳和亨利的马就并列向前直奔。

多特羡慕地望着两人的背影逐渐隐没于丛林里，一个是给他钱的亨利少爷，另一个是他早已深深爱慕着的吉琳小姐。多特的内心感到无限的惆怅。

刚才，克里亚先生和亨利的父亲佛烈特，站在窗口，远远地看到亨利用马鞭抽打多特。

“亨利一生气就好像魔鬼一样……”佛烈特为自己儿子的行为解释着。

“小琳那样做，她以为可以影响亨利。”克里亚先生说。

“亨利的脾气就是这样，惹火了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嗯？我觉得很奇怪……亨利用鞭子打多特，多特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似的，不反抗，也不逃避……”

“多特只不过是想做无言的抗议罢了。因为所有的人天生都是自由、平等的。”

“哼，那不是杰佛逊的名言吗？”佛烈特轻蔑地说。

“是啊！可是我也这么认为。”

克里亚先生也不客气地强调自己的看法。

“事实上所有的人类天生就是不平等的，你看现实生活就是如此。黑人天生就是奴隶，而唯有有智慧、财富的人，才能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像那些下等阶级的黑奴，绝对没有……”

“但是，我仍相信人人都是平等的。总有一天，那些被欺凌的奴隶，一定会站起来反抗……”

两个人正在激烈地辩论时，孩子们回来了。满脸通红的吉琳，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

两天以后，佛烈特和亨利父子就离开了旁丘特兰湖湖边的别墅。勉强打起精神陪伴他们的吉琳，身体状况急速地恶化，克里亚先生急忙找来医生为她看病。

玛丽夫人过去相信全世界只有她自己才会病得那么严重，然而现在当她知道吉琳的病情已非常严重后，哀伤得几乎无法自持。

以前，欧菲莉小姐曾经很担心地告诉玛丽夫人，吉琳夜晚老是咳嗽个不停，需要请医生检查一下，而玛丽夫人却不以为然他说：

“小孩子的咳嗽应该不会有关系。你看我还不都是一直在咳嗽，所以小琳的咳嗽根本不算什么。呼吸困难和夜晚流汗的情形，跟我比的话，她还差得远呢！”

此刻，玛丽夫人一想到自己病魔缠身，而可爱的独生女又可能离开这个世间，所以总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人。每想到这儿，她就心乱如麻，于是常常找妮达出气，闹得全家上下不得安宁。

吉琳看到这种情形，心里非常悲伤，她觉得母亲实在太可怜了。

一、两个星期以后，吉琳的病情略有起色，可以到院子或阳台散步、赏花了。克里亚先生看到吉琳的小脸出现了笑容，心里非常高兴，他以为吉琳的身体已逐渐地康复了，只有欧菲莉小姐和医生清楚地知道，这只不过是病魔的恶作剧。而吉琳小小的心灵里，也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

有一天，当吉琳正在念书给汤姆叔叔听的时候，她突然说：

“汤姆叔叔，我好像很了解上帝为我们牺牲的原因。”

“为什么呢？吉琳小姐。”

“因为我也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呢？小姐，我不大懂呢！”

“我也不太清楚。我看到和汤姆叔叔在一起的仆人，还有可怜的普儿，心里好难过哟！我想，如果我死了，就可以救救这些不幸的人，那我会很高兴地去死。真的！可能的话，我很乐意为这些可怜的人死……”吉琳把她的小手放在汤姆叔叔粗大的手上，很认真他说。

汤姆叔叔感动得无言以对，以一种非常敬佩的眼神凝视着吉琳。这时，刚好克里亚先生在呼叫吉琳。看着悄然离去的瘦小背影，汤姆叔叔忍不住地流下泪来。

吉琳背对夕阳，叮叮咚咚地跑上通往阳台的阶梯，那纤细的身躯显得那么娇弱，但却透露出一股坚毅而挺秀的神采。

“小琳，你最近是不是觉得身体好一点了？”克里亚先生抚摸着吉琳稚嫩的脸颊，慈爱他说。

“爸爸……”

吉琳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下定决心似他说：

“很早以前，我就有事情想要告诉您，趁我现在还好好好的，我就告诉您吧！”

吉琳坐上父亲克里亚先生的膝上，然后依偎在他的怀里。

“我快要和爸爸离别了，我再也不会回来了……”吉琳哽咽他说。

“小琳，你在说些什么呀！你大概是因为生病了，所以才这么神经质。好了，不要想这些了。”克里亚先生劝慰着神情忧伤的吉琳。

“我很快就要走了。要不是因为舍不得爸爸和朋友的话，我早就到天国去了。这里有大多可怕和使人伤心的事……可是，我又不愿意离开爸爸，我好难过喔！心都快要裂了……”说到这儿，吉琳已经哭得像个泪人儿了。

“小琳，什么事使你这么伤心和害怕呢？”

“就是每天发生的事嘛！看到那些可怜的奴隶，我心里好难过喔！爸爸，你能不能想办法使他们得到自由呢？如果我死了，你就代替我，对他们好一点，好吗？就像爸爸爱我一样，普儿也爱她的孩子，妮达和汤姆叔叔也都爱他们自己的孩子。爸爸，你就让他们自由吧！”

“好！什么事我都可以答应你，只要你高兴就好。现在，你不要再伤心了，也不要胡恩乱想。”克里亚先生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我最亲爱的爸爸！如果我们能够一起到上帝的家里，那该多好！在那里大家都相亲相爱，没有令人害怕和伤心的事，爸爸，您以后也要来喔！”

“会的，我一定会去的。我绝对不会忘记你的。”

窗外的天色愈来愈暗了，湖面是一片膝陇的蓝灰色，而浓郁的山峰则笼罩在霭云之中。

克里亚先生把疲惫的吉琳抱到她的房间里，在床边为她唱着轻柔的催眠曲，直到她入睡后，才默默地离开房间。

## 小小传道士

“到这里来！跟我去主人那儿！”

从教堂回来的欧菲莉小姐，走进自己的房间时，猛然发现托蓓茜在乱搜她抽屉里的东西，立即气急败坏地把顽皮的托蓓茜带到主人面前兴师问罪。

“怎么啦？”克里亚先生问。

“我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今天早上我到教堂去的时候，我告诉托蓓茜要在家里学唱诗歌，可是，她却把我帽子上的丝带剪下来，拿去做洋娃娃的衣服。”

平常修养很好的欧菲莉小姐，此刻也忍不住大声斥骂。

“啊，如果是我的话，这样的孩子我一定会把她赶出去，然后用鞭子将她打得挺不起腰来。”

坐在旁边的玛丽夫人插口说，她的眼睛里含着一股凶恶的光芒。

欧菲莉小姐虽然很生气，但是，她却不赞成玛丽夫人的意见。

“无论托蓓茜做出什么坏事，我都没有办法照玛丽所说的那样做，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已经教她那么久了，可是这个孩子和她刚来的时候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不听话、不守规矩。”

“托蓓茜，你为什么要这样呢？”表情严厉的克里亚先生，对着仍嬉皮笑脸的托蓓茜，冷冷他说。

“一定是我的心太坏了。我是个很坏的孩子……”托蓓茜低了头。

坐在沙发上的吉琳，默默地看着这些情况。她用眼睛示意托蓓茜过来一下，然后两个人手牵手地走到书房。

“小琳到底想干什么呀？”说完，克里亚先生悄悄地跟着她们走到书房门口。欧菲莉小姐也尾随在后，好奇地张望着。

吉琳和托蓓茜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

“你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呢？为什么不做一个好孩子？”吉琳握着托蓓茜的手，温柔他说。

“做个好孩子？再好，我还不是一个小黑人。如果能够变成白人的话，我就可以试一试。”

“你虽然是个小黑人，但每个人还是一样的喜欢你啊！你要做个好孩子的话，欧菲莉姑姑也会更疼爱你啊！”

托蓓茜扬起了头，发出爽朗的笑声，笑声中含有嘲弄的意味。

“你不这么认为吗？”

听到托蓓茜的笑声，吉琳有点儿不自在。

“我并不这么想，吉琳小姐。因为没有人会喜欢黑人小孩的，可是，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托蓓茜傲慢地甩了甩头。

“托蓓茜，你真可怜！我好喜欢你呢！你没有爸爸、妈妈，也没有朋友，而且从小就被人欺负。哦，可怜的托蓓茜，我真的好喜欢你呢！请你做个好孩子，好吗？我活不了太久了，和你在一起的时间，将会越来越少，如果你是个坏孩子，我会很伤心的。请你为我做个好孩子，好不好？”

吉琳紧紧地握着托蓓茜的双手，以一种哀怜、乞求的眼神注视着托蓓茜，而眼睛里泪光闪闪的托蓓茜，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噢！可怜的托蓓茜，上帝一定会爱你的，也会很乐意帮助你做个好孩子。如果你能做个好孩子，就能和白人一样，可以当天使。”

“嗯，小姐，我试试看。我一定试着做个好孩子。”  
说完，两个小女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 吉琳的死

吉琳把圣经打开放在膝盖上，悠闲地坐在阳台上沉思。突然听到母亲玛丽夫人的叫骂声。

“你这个孩子，真是拿你没办法。你现在又在搞什么花样呢？你又摘花了？嗯？”

接着，听到清脆的一声“啪”。那是玛丽夫人打了托蓓茜一记耳光。

“夫人，我摘这些花是要送给吉琳小姐的。”托蓓茜很委屈他说。

“送给吉琳小姐？你又在找借口了！哼，你想，她会接受令人讨厌的小孩所送的花吗？”

这时，吉琳很快地走到阳台。

“妈妈，您不要骂托蓓茜了。我最喜欢花了。”

“什么？小琳，你的房间里不是有很多花吗？”玛丽夫人觉得很惊愕。

“再多我也喜欢啊！托蓓茜，赶快把花拿来给我。”

本来低着头。默默不语的托蓓茜，听到吉琳这么说，就很害羞地从背后拿出一束红白交错的玫瑰花。

“哇！好美喔！托蓓茜，你怎么这么会做花束啊？真好看呢！我房间里还有花瓶，以后你就每天为我摘些花，插在花瓶里，好吗？”

吉琳一边欣赏着玫瑰花，一边称赞托蓓茜的手巧。

托蓓茜很高兴地点点头，带着一脸笑意离开院子。而吉琳和玛丽夫人就回到屋里。

“妈妈，那个可怜的托蓓茜，一直想为我做点事情呢！”吉琳坐在摇椅上说。

“你说什么？那个孩子整天只会调皮捣蛋，她明明知道不可以摘花，却故意去摘，她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可是，托蓓茜一直想做个好孩子啊！”

玛丽夫人发出冷冷地笑声，嘲讽他说：

“她要做个好孩子啊？哼，那不知道还要多久呢！”

“可是，没有人帮助她，不是很可怜吗？……哦。

“妈妈，我想把头发剪短一些。”吉琳突然想起什么似他说。

“为什么？”

“我想把头发剪下来，分给朋友。趁我现在还好好好的，可以自己送。妈妈，请您告诉欧菲莉姑姑，请她为我剪头发，好吗？”

玛丽夫人立刻提高声音，喊了欧菲莉小姐的名字。

“姑姑，请您帮我剪头发，好不好？”

正好这个时候，克里亚先生拿着水果走进房间。

“到底怎么回事啊？”

“爸爸，我要姑姑帮我剪头发，太热了，剪短一点，会比较舒服。我想把剪下来的头发，分给大家，每人分一点。”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要小心喔，不要剪得大难看了！欧菲莉，小琳这些卷发，是我这个做爸爸最自豪的宝贝。”克里亚先生抚摸着吉琳金色的卷发，很骄傲他说。

“噢，爸爸……”

吉琳吻着父亲的手，她的声音充满了悲伤与痛楚。

“我希望小琳与亨利见面的时候，她会非常的漂亮、可爱。”

“我不能去见他们了。爸爸，我要到更好的地方去。你应该知道的呀！爸爸，您也知道我的身体一天一天的不行了……”

“唉，小琳，你不要说这些使爸爸伤心的话，好吗？”克里亚先生觉得忧愁他说。

“可是，我说的话是真的……”

欧菲莉小姐剪下吉琳的卷发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放在吉琳的膝上。

“爸爸，我一天比一天没有力气，我很快就要到天国去了。在我走之前，还有好多该说的话。该做的事还没做。我知道，爸爸，您一定不会答应的。可是，我不久就要走了，不能再拖了，所以，爸爸，请您一定要答应我，好吗？”

克里亚先生一只手擦着眼泪，另一只手握着吉琳，沉吟半晌，才勉强他说：

“好吧！”

“那你现在把所有的仆人都叫来这里，我有话要跟他们说。”

“嗯！”克里亚先生压抑着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

欧菲莉小姐走出房间，为吉琳传达意思。不久，克里亚家的所有仆人都聚集在吉琳房间的门口。

头发剪短的吉琳，瘦削的脸颊毫无血色，皮肤苍白而透明，衬托着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更显得楚楚动人，瘦骨嶙峋的身躯，似乎弱不禁风的样子。她使尽全身力量，很镇静地一一看过所有仆人，而这些仆人看到他们敬爱的吉琳小姐憔悴的神情，个个都悲伤他说不出话来。克里亚先生不忍心看爱女，因而转头面对窗外，玛丽夫人也在旁哭泣着。

“我最喜爱的朋友，请你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最喜欢。最爱你们。不久，我就要和你们分离了，大概二、三个礼拜后，我就不能再见你们了。”

仆人当中，有人发出低低的嚙位声，和悄悄的谈话声。

“你们大家好好听我说，我要到上帝住的天国去，你们只要有心，也可以到天国去，也可以当天使。你们每天都要祈祷，经常读圣经，这样，我可以和大家每天见面。”

“阿门！”

汤姆叔叔和妮达很自然地低声祷告着，有些仆人不禁放声大哭。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爱我……”

“是的，我们都爱你，上帝会保佑你的，吉琳小姐。”所有仆人都异口同声他说。

“你们一直都对我很好，为了使你们记得我，我把剪下来的头发分给你们，作为纪念物。当你们看到这些头发，就会想起我爱你们，我在天国等你们。”

仆人们哀伤地哭泣着，有些甚至悲恸地跪倒在地。大家小心翼翼地拿着遗物，又吻着吉琳衣服的边缘，然后陆续地离开房间。

“汤姆叔叔，我一想到在天国能和你见面，我就好高兴喔！我们一定会见面的。”吉琳对不忍离去的汤姆叔叔说。

“妮达，好心的妮达，你也要到天国喔！”

“吉琳小姐，如果你走了，我怎么活得下去啊！”

泪流满面的妮达，紧紧地拥抱着奄奄一息的吉琳。

一会儿，欧菲莉小姐和汤姆叔叔、妮达，悄悄地走出房间。回头一看，猛然发现托蓓茵孤独地站在门外。

“你从哪里跑出来的？托蓓茵。”欧菲莉小姐吓了一跳。

“我一直都在这里。”

托蓓茵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走进吉琳的房间。

“吉琳小姐，我是个坏孩子，可是，我可不可以也要一点你的头发……”托蓓茵呜咽他说。

“我会给你的，可怜的托蓓茵。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就会想起我很爱你，希望你做个好孩子。”

“吉琳小姐，我一直尽量在做，可是，要做个好孩子好难呢！因为，不管我怎样做，还是被人当作坏孩子……”

“你做什么事，上帝全知道。托蓓茵，上帝一定会帮助你的。”

吉琳眼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这时，欧菲莉小姐忽然叫着托蓓茵。于是，托蓓茵连忙用围裙擦着眼泪，然后轻轻地离开房间。她把吉琳送给她的头发，很小心地收藏在口袋里，心里想着：我要永远把它带在身边，它是最主贵的东西一天以后，吉琳的身体就愈来愈衰弱了。汤姆叔叔整日都陪伴在她身边，寸步不离。为了照顾吉琳，汤姆叔叔晚上就睡在吉琳房间外面的阳台上。

一天下午，吉琳的精神比平常还要好，而且情绪开朗、愉快。外表看来，吉琳似乎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孩。可是她心里却想着：自己最喜爱的东西，应该拿出来分给谁呢？

“欧菲莉，你看，小琳不是很好吗？”克里亚先生看着正在湖边乘凉的吉琳，很愉快他说。

但是，到了寂静的深夜时，令人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整日陪伴在吉琳身边的欧菲莉小姐，半夜醒来突然听到吉琳痛苦的呻吟声音，于是立刻叫醒汤姆叔叔：

“赶快去叫医生来，汤姆！”

然后，欧菲莉小姐就跑去敲克里亚先生卧房的门。

吉琳的脸庞丝毫没有恐惧的表情，反而透露出一股神圣。安详的神采。克里亚先生和欧菲莉小姐一直看着躺在床上的吉琳。

一会儿，汤姆叔叔带着医生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医生问。

“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欧菲莉小姐哽咽他说。

看到医生来了以后，玛丽夫人也从床上起来了。全家的仆人也立刻闻声而起，阳台上站着许多关心吉琳的人。

“你醒醒吧！小琳，再跟我说话啊！小琳，我可爱的小琳……”

克里亚先生弯下腰，靠在吉琳的身边，在她耳边轻唤着。

吉琳睁开灰蓝的大眼睛，嘴边浮现一抹温柔的笑意。

“你知道我是谁吗？小琳。”

克里亚轻抚着吉琳苍白的面颊。

“您是……我……最亲爱的……爸爸。”

吉琳勉强地挤出最后一句话，然后抬起纤细的手臂，想环抱住父亲的脖子，可是只举到半空中，她的手就无力地掉下来了。



“哦，上帝啊！”克里亚先生抓住汤姆叔叔的手，痛不欲生。

汤姆叔叔的双手也紧紧地握着主人的手，他黝黑的脸上早已涕泪纵横，一阵锥心位血的悲恸涌上心头，冲击得他几乎无法自持。他双脚跪在地上，以一种乞怜。无助的眼神仰视着上天，衷心地为吉琳祈祷。

“吉琳……”

克里亚先生轻轻地呼唤着，但是，吉琳已经听不见父亲慈爱的声音了。她的脸上有一种安详而怕然的表情，似乎是为抵达天国而欣喜。

## 克里亚家的变化

“吉琳小姐，吉琳小姐，我也真想死……”

跪在床边的托蓓茵，伤心地嚎陶大哭，克里亚先生也泪流满颊。

“起来吧！好孩子，不要再哭了。吉琳已经到天国去了，她已经当天使了……”

欧菲莉小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扶起伤心欲绝的托蓓茵。

“可是，我不能再见到她了。小姐说她爱我，她真地爱我吗？可是，她已经走了，她不要我了。要是我没有生下来该多好，我就可以跟她在一起了……”托蓓茵抽噎他说。

“哦，托蓓茵，你真可怜。不过你不要伤心，虽然我没有吉琳那么好，但是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你、喜欢你，为了使你成为真正的教徒，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欧菲莉小姐温和他说。此时，她也知道，她已抓住托蓓茵的心了。

“哦，我的吉琳，你在这短短的生涯里，就做了这么多的好事，跟你比的话，我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克里亚先生很感慨他说。

几天以后，克里亚一家人就离开了旁丘特兰湖边的别墅，回到新奥尔良的家。为的是想换换环境，减轻对吉琳的哀痛，以免触景伤情，徒增痛楚。

声琳死后，克里亚先生简直判若两人，整日在外奔波、忙碌，借工作来麻痹自己的心灵。虽然克里亚先生强颜欢笑，又疯狂地工作，但是汤姆叔叔却很了解主人内心的伤痛。

一天，克里亚先生进入书房后，许久未出来，汤姆叔叔为此感到非常担心，于是便独自悄悄走进书房。

汤姆叔叔看到克里亚先生痛苦地伏在椅子上，身旁放着吉琳的圣经。汤姆叔叔走进书房后，克里亚先生就站起来，看见发自内心关怀他的汤姆叔叔，克里亚先生感动得把手放在他的手里，然后额头贴靠在汤姆叔叔的手上。

“哦，汤姆，我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变得空空的……”

“先生，我了解。可是，先生，你应该想想吉琳是在有上帝陪伴的天国啊……”

“哦，汤姆，我是真心想这样做，可是我什么都看不见。”克里亚先生抬起头来，眼睛里泪光闪闪。

汤姆叔叔很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跪下来说：“先生，你应该向上帝祈祷，你要相信上帝……”

汤姆叔叔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诉说着上帝的故事。克里亚先生把头靠在汤姆叔叔的肩膀上，握着他粗黑又有力的大手说：

“汤姆，我知道你非常关心我……”

“先生，有一个比我更爱你的，那就是我们的上帝。”

“如果我能够像小孩子一样地祈祷，那该有多好！汤姆，请你为我祷告吧！”

汤姆叔叔很认真地开始祈祷，而克里亚先生也很专注地聆听，他觉得自己的灵魂好像已经被带到天国的门口似的，而且更接近吉琳的心……

一直到汤姆叔叔祷告结束以后，克里亚先生才说：

“谢谢你，汤姆，我很喜欢听你的祷告，可是现在请让我一个人在这里安静一下，好吗？”

于是，汤姆叔叔就独自踏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书房。

无论在哪方面，克里亚先生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他闲暇时便读吉琳遗留下来的圣经，也检讨反省对那些仆人的做法，同时开始办理让汤姆叔叔获得自由的法律手续。

克里亚先生做了让汤姆叔叔获得自由的决定后，就对汤姆叔叔说：

“汤姆，我已经解除你的奴隶身分了。你赶快准备收拾行李，回肯塔基州吧！”

听到这个好消息，汤姆叔叔的脸上突然出现喜悦的神采。

“哦，上帝，真感谢你！”汤姆叔叔举起双手，欢呼着。

克里亚先生看到汤姆叔叔欣喜若狂的样子，心里有点惆怅，因为他实在舍不得汤姆叔叔离开他的身边。

可是，汤姆叔叔离开前又说：

“先生，我不会立刻就走的。只要先生有事找我，我一定在你的身边听候指示。”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唉！不过，我不愿意留你太久。你回到太太。孩子那里以后，代我向他们问好。”克里亚先生很怅然他说。

吉琳之死，对欧菲莉小姐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吉琳如银铃般的笑声和天真无邪的笑脸，一直在欧菲莉小姐的脑海里盘旋不去，而她高贵、纯洁的心灵，也永远活在欧菲莉小姐的内心。欧菲莉小姐的性情比过去更温顺、亲切了，对托蓓茜的感情也愈来愈深厚。

“托蓓茜那个孩子最近变得好乖巧喔！”欧菲莉小姐逢人就赞美她。

“那个孩子到底是你的，还是我的？”欧菲莉小姐问克里亚先生。

“我不是已经送给你了吗？”

“可是，在法律上，托蓓茜还是你的啊！我要你办法律的手续，把孩子正式归我所有。”

“哇！真想不到，你居然想拥有奴隶呢！”克里亚先生嘲笑他说。

“你不要开玩笑，我是要让那个孩子获得自由。除非解除她的奴隶身分，否则就没有办法使她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如果你想把托蓓茜送给我的话，就请你赶快办手续吧！”

克里亚先生立刻着手办理手续，几天以后，他对欧菲莉小姐说：

“好了，现在托蓓茜那个孩子已经是你的啦！”

“托蓓茜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可是，这样我就可以保护她……对了，其他的仆人，你有什么打算？”

“噢，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当天晚上，克里亚先生就独自出外办事。

那是一个风静月明的夜晚，汤姆叔叔坐在窗口下沉思，喷水池里清脆的水声，萦绕在他耳畔。汤姆叔叔正思念着肯塔基州的老家，心里想着，不久以后。他就可以获得自由，返回故乡，重见妻儿。乔治少爷，还有赛尔比先生。夫人……在起伏的思潮里，汤姆叔叔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睡梦中，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汤姆叔叔连忙起身开门，两个男人把一位受伤者抬进屋里。汤姆叔叔用煤油灯一照，立刻被眼前的景物震惊得全身虚软。

原来克里亚先生在街上为了劝架，被人用刀刺伤腹部，伤口极深，血如泉涌。

这时，全家一片慌乱。不久克里亚先生醒来，把手放在跪在地上的汤姆叔叔的手上。

“汤姆，可怜的汤姆……”

“先生，什么事啊？”

汤姆叔叔心如刀割。

“我就要死了……”

克里亚先生用力地抓住汤姆叔叔的手。

“请你为……我……祈祷……”

汤姆叔叔立刻为主人即将离开人世的灵魂祷告，他充满感情的祷词与悲戚的声音，令听到的人都鼻酸。

克里亚先生睁开灰蓝而忧伤的眼睛，默默地凝视着涕泪纵横的汤姆叔叔。不久，他的脸上就出现像疲惫的孩子般沉睡的表情，显得非常恬静、安详。克里亚先生终于离开人世，到大国陪伴他的爱女——吉琳了。

克里亚先生葬礼结束后不久的某一天，汤姆叔叔独自站在阳台上沉思。这时，混血青年亚道佛走近汤姆叔叔的旁边说：

“你知道吗？我们都会被卖掉。我刚才听到玛丽夫人正和律师说，我们都会被拍卖。”

自从主人死后，亚道佛也变得非常忧郁。颓丧。

“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啊！”

汤姆叔叔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很沉重地叹息。

“那么好的主人，我相信以后再也不会碰到了。如今，要是跟随夫人，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还不如被卖掉好……”亚道佛喃喃自语着。

背向着亚道佛的汤姆叔叔，心里悲痛万分，本来有希望获得自由的，而现在一切都又改变了。想着远方的妻儿，汤姆叔叔极力忍住哀伤的眼泪，尽量专心地祈祷。

欧菲莉小姐想使汤姆叔叔恢复自由身，但是冷酷的玛丽夫人却不准许。在束手无策的情形下，欧菲莉小姐只好替汤姆叔叔写信给赛尔比家。

## 拍卖

汤姆叔叔。亚道佛和其他的仆人，都被拘禁在奴隶仓库里。另外还包括来自于各地的许多黑奴，也在等候拍卖。这些命运坎坷的奴隶，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和哀伤，都佯装愉快地嘻闹着。

一位体型矮胖、看起来孔武有力的买主，推开人潮走到汤姆叔叔的面前。他先检查汤姆叔叔的牙齿。肌肉，最后才问：

“你生长在哪里？”

“肯塔基州。”汤姆叔叔回答。

“你在那里做过什么？”

“我替主人管理农场。”

“嗯，这个可以考虑考虑。”说完，这位买主就走到拍卖场。

这时，奴隶拍卖会已经开始了。

亚道佛和克里亚家的其他仆人，都陆陆续续地交给买主。

“轮到你上去啦！”

于是，汤姆叔叔就被推到拍卖台上，一阵喊价声此起彼落，价钱不断地提高，终于刚才那位身材矮胖而外貌凶恶的买主，成为汤姆叔叔的新主人。

“你暂时站在那里。”说完，这个男人又买了其他的奴隶。

汤姆叔叔局促不安地站在旁边。接着，一个叫苏珊的女人被买走了。

“先生，请你也买下我的女儿吧！”

苏珊对外表很和善的新主人，苦苦地哀求着。

“可能的话，我倒是愿意为你想想办法。”

这位绅士说完以后，就加入拍卖苏珊女儿——艾美的喊价声中。但是，年轻貌美的艾美，却被另一个人以高价买走了。

艾美的新主人就是拥有广大棉花田的雷克，也就是刚才买下汤姆叔叔的中年人。

## 奴隶的生活

一艘破旧的船只在风平浪静的海湾上，慢慢地行驶着。坐在船舱里的汤姆叔叔，手、脚都戴上链子，而他的心情比这些手铐、脚链更沉重。就像逐渐远离的月亮、星星和岸边的树木一样，所有心爱的人都已离汤姆叔叔远去——肯塔基州的妻儿。赛尔比家的主人。美丽的克里亚家园和可爱的吉琳小姐，此刻都已经成为尘烟往事了。想到这些，汤姆叔叔不胜唏嘘汤姆叔叔的新主人雷克，在新奥尔良买了八个奴隶后，就乘船离开路易西安那州。

“站起来！”雷克走到汤姆叔叔的面前，粗暴他说：

“那个领结拿掉，换上这个。”

雷克翻遍汤姆叔叔的行李箱，才找出汤姆叔叔在马房工作时所穿的破长裤和旧上衣。

汤姆叔叔急忙换上雷克递给他的衣服，偷偷地把圣经放在口袋里。

“你们现在给我好好地听着。”

雷克站在奴隶面前，以冷漠的声音吼着，他凶恶的蛇眼狠狠地瞪着。

“看这边，看着我的眼睛！”雷克一边说着，一边挥动着他的拳头。

“你们看到这个拳头没有？我告诉你们，这个拳头就是因为揍黑人，所以才会这么坚硬。不管什么样的黑人，我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倒。”

说完、雷克把拳头放在汤姆叔叔的鼻子上。

“你们听着，我的农场是没有监工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我一个人亲自管理，你们做些什么事，我都知道，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样你们就不会有皮肉之苦。另外，我是不会同情你们的，你们最好有这种心理准备。”

奴隶们听到新主人雷克严厉的训诫后，害怕得不敢吭声，个个低着头，颤抖着。

这艘载满悲伤与痛苦的船只，慢慢地往河的下游行驶。不久，船只就停泊在一个小镇的码头上。于是，雷克便带着奴隶下船。

马车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行走，汤姆叔叔和其他的奴隶都拖着疲惫的脚步，蹒跚地跟在马车后面。

马车上坐着暴戾。专横的雷克。

通往农场的道路，荒乱又杳无人迹，微风吹拂过路旁松林，发出一种凄凉而孤寂的声音。奴隶们每踏出一步沉重的脚步，就离他们的家乡更遥远，展现在他们前面的是一条艰辛而悲痛的道路。

雷克从口袋里拿出酒瓶，一个人在马车上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对奴隶们说：

“喂，你们唱首歌来听吧！”

可怜的奴隶们，被迫装出很快乐的样子，大声地唱着歌。他们的脸上布满痛楚的泪水，而歌声中透露出一股无奈的悲戚与绝望。

终于他们到达了雷克的农场。三、四只凶恶的狗，听到马车走动的声音，非常快速地冲到屋外，看到汤姆叔叔和其他的奴隶们，便采取一种虎视眈眈的架势，想要扑向他们。

“怎么样？如果你们想要逃跑，应该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吧？这些狗都是经过训练的，专门抓黑人。所以，你们最好小心一点，嗯？”雷克威胁似地对奴隶们说。

“喂，森波，我不在的时候，农场的工作还顺利吧？”

雷克将视线转向站在旁边的一位黑人。

“是的，都很顺利，主人。”

“肯柏，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吩咐做？”雷克问另一个黑人。

“有的，先生。”

森波和肯柏两人都是雷克农场的奴隶头子。

狡诈的雷克以同样的方法训练森波和肯柏，使他们两人拥有相同的地位和身分，而互相竞争。由于森波和肯柏都想讨主人的欢心，希望能有所表现，所以两人对主人雷克都很忠心。

“喂，森波，你把这些人都带到小屋里。”

“哦，艾美，你跟我来。”

雷克把面有惧容的艾美拖进屋里。

汤姆叔叔被森波带到一间简陋而破旧的小屋里，另外还有几个奴隶也都住在这里面。

到了夜晚，疲惫不堪的奴隶都回到这间小屋里。每个人都穿着破烂。肮脏的衣服，神情凝重地开始做自己的晚餐。

天未亮的时候，奴隶们就被赶到田里工作，又遭受管理员的鞭打，一直到天黑，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小屋。因为奴隶们必须自己研磨玉米粉，才能做晚餐，而人多石杵少，所以，每到晚餐时，往往争先恐后地抢石杵，于是每天即使是深更半夜了，也会听到磨粉的声音。

“喂，露丝！”

森波走近一个混血女人的身旁，把自己的玉米袋扔给她。

“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你应该替我做晚餐啊！”

“我才不是你的女人呢！谁愿意为你做晚餐，你滚吧！”露丝忿忿他说，把玉米袋丢在地上。

“什么？我踢死你……”

“要杀就杀吧！愈快愈好，反正死了比活看好些。”

肯柏看到这种情形便说：

“喂，森波，你宠这些女人，我要去告诉主人。”

“好，你去说吧！那我就跟主人说，你不让这些女人磨玉米粉。”森波也不甘示弱。

汤姆叔叔饥饿得几乎昏厥过去，可是仍得慢慢地等候。当轮到最后两个女人时，诚实的汤姆叔叔就为她们磨粉。由于从没有人对她们这么亲切，所以两个女人都非常感激汤姆叔叔的帮忙。

汤姆叔叔面对新的生活环境，逐渐了解生活中一些无人性的残暴手段。但是他仍以平静的心情，勤快地工作。

雷克知道汤姆叔叔心地善良，工作态度也很认真。可是，当初他买回汤姆叔叔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农场，而管理员所必备的条件不是善良的心地，而是冷酷。暴戾的性情。于是，雷克准备训练汤姆叔叔。

有一天，一位过去从未见过的女人，加入奴隶们的工作行列里。她的身材修长，穿着也很整洁，沾满泥灰的俊秀脸庞，有一种很明显的抗拒和忍耐的复杂表情，汤姆叔叔并不认识这混血女人。

“你终于也出来工作了啊？”

“嘿……嘿……你很快就会知道做工有多么快乐呀！夫人。”

“真想看看你被鞭打的样子。”

奴隶们你一句我一句的嘲讽这混血女人，但是，她却充耳不闻，辛勤地工作。

汤姆叔叔也很卖力的工作，而在他旁边的露丝，一边采着棉花，一边低声地祷告着，脸上有一种很痛苦的表情，身躯摇摇晃晃地几乎要倒下去。汤姆叔叔很同情露丝，便把自己采的棉花，放在露丝的袋子里面。

“哦，不可以，不可以的……你这样做会有麻烦的。”露丝惊慌他说。

这时，森波来了。

“干什么！干什么！露丝，你又在骗人了。嗯？”说完，就用笨重的鞋子踢露丝，又用鞭子抽打汤姆叔叔。

但汤姆叔叔趁管理员森波不注意的时候，又把自己采的棉花全部放在露丝的袋子里面。

“不可以的，你这样做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难道你不知道吗？”

露丝的脸上出现惧怕的神情。

“不要紧，我比你更有体力，我可以忍受。”

汤姆叔叔很快地走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一会儿，刚才在棉花田工作的混血女人，把自己采的棉花放在汤姆叔叔的袋子里面。

“你一点都不知道这里的情形……过一个月以后，你就会明白在这里工作只求自保。”混血女人低声他说。

“上帝怎么准许这种事情发生呢？夫人。”

“上帝绝对不会到这里来的。”

混血女人很哀伤他说完以后，就回到自己工作的地方。

管理员森波看见这种情形，挥动着鞭子走到女人的身边，冷漠他说：

“喂，你又在搞什么花样啦！我警告你，最好不要动什么歪脑筋。现在，你是我的手下了，不听话的话，小心我打你。”

女人的黑眼睛像闪电般地怒视着森波。

“畜生！你以为我是谁？我说一句话就会让你好看的。”

“好吧！算你赢，凯西夫人。”说完，森波就走到另一边。

不久，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奴隶们站在小屋前排队，等着称棉花重量。

“汤姆那个家伙，他一直替露丝采棉花。”

森波向主人雷克打小报告。

“那个黑鬼……哼，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听到主人雷克这么说，森波和肯柏两个人都幸灾乐祸地露齿而笑。

“叫汤姆用鞭子打露丝，不是很好的教训吗？”森波的脸上浮现诡异的笑容。

当雷克正在称奴隶们所采的棉花时，发现露丝的棉花因汤姆叔叔的协助，而超过规定的标准重量，可是，雷克却故意说：

“你这个偷懒的家伙，给我站到那边去！”

露丝绝望地蹲在地上，低声地啜泣着。

这时站在后面的凯西，很生气地拿出自己的袋子。雷克嘲笑般地对着凯西，而凯西以充满怒意眼神瞪着雷克，一转身便悻悻然离去。

“汤姆过来。我把你买回来是为了要让你当农场的管理员，所以，你今天晚上就开始做管理员的工作。现在你用鞭子打露丝，方法你已经看过了，



我相信你也应该会了。”雷克把汤姆叔叔叫到旁边，然后递给他一条鞭子。

“主人，请你饶饶我吧！我没有办法这样做。”

“我正想教教你过去所不知道的……”

雷克突然用皮鞭发狂似地抽打汤姆叔叔的脸。

“怎么样？还不会吗？”雷克喘着气，大声他说。

“是的，先生。”汤姆叔叔举起手擦着脸上的血迹，又说：

“不管是白天或晚上，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会很认真地做事，可是这件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绝对不会……”

“哦，上帝啊！”可怜的露丝握紧双手，跪在地上，痛苦地喊着。

雷克一向认为汤姆叔叔是个很温顺的奴隶，而此刻却不听从他的命令，所以愣了一下，但是立刻又大声地吼着：

“你说什么？你这黑鬼！像你这样，居然还敢跟我顶嘴。你说你不能打露丝？”

“是的。露丝生病了，身体很虚弱，再用鞭子打她，那太残酷了。我做不到，死也做不到。”

汤姆叔叔的语气很温和，但却十分坚决。雷克气得全身颤抖。

“我是你的主人，不管是你的身体或是你的灵魂。都是我的。”说完，雷克用笨重的马鞋用力地踢汤姆叔叔。

“怎么样？你还做不做？”

“不，不，不……我的灵魂不是先生的，灵魂是不能买卖的，灵魂是上帝的……”

脸上血泪交织的汤姆叔叔，不停地喊着。

“森波。肯柏，把这个家伙拉去修理修理。”

森波和肯柏俩像凶猛的恶魔一样，脸上有一种狂喜而残暴的表情，拖着遍体鳞伤的汤姆叔叔走了。而跪倒在地露丝的露丝，惊骇得不断喊叫。

## 凯西的境遇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遭到恶毒拷打的汤姆叔叔，躺卧在小屋的角落里，痛苦地呻吟着。他的喉咙像火燃烧般的发干。灼热。

突然间，汤姆叔叔听到一阵脚步声，接着看见一盏闪动着微弱光线的煤油灯。

“是谁啊？请你给我一点水吧！”汤姆叔叔勉强地挤出声音。

“你尽量喝吧！你一定很难过……”

凯西把汤姆叔叔的头扶起来，然后从瓶子里倒出一杯水递给他。汤姆叔叔一口气喝了一大瓶。

“谢谢你，夫人。”

“请你不要再叫我夫人。我和你一样，都是可怜的奴隶。”

凯西对疗伤方面很有经验。她用湿布贴在汤姆叔叔的伤口上，用水洗净伤口附近的污迹，然后用布包扎起来。汤姆叔叔很感激地向她道谢。

“真可怜，你只是在浪费你的时间罢了。虽然你很勇敢，心地又善良，可是雷克那个恶棍太厉害了，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噢，上帝，我怎么可以死了这条心呢？”

“你叫上帝也没有用，他听不见的。这里是地狱。”

“噢，上帝，你是不是把这里的可怜人都忘记了？夫人，我不愿连天国都失去，变成和那个男人一样坏的人。夫人，我拜托你，这里有圣经，如果你能力我念一点，我会很感激你的。”

凯西拿起汤姆叔叔破旧的圣经，以一种轻柔的声音念给汤姆叔叔听。

“天父，请你原谅他们，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圣经里这一段短文，令凯西感动得痛哭流涕，而汤姆叔叔也泪如泉涌。

“我们是为了原谅那个男人，才活在这里的。”汤姆叔叔哽咽他说。

“我对那些人很了解，明天他还会让你痛苦的，一想到这些，我就受不了。”

“上帝会帮助好人的。”

凯西微低着头，默默地看着地面，然后，慢慢开始谈一些她自己的境遇。

“如果我说了我的遭遇给你听，你一定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凯西沉吟半晌，才幽幽他说：

“我的父亲是白人，母亲是父亲的奴隶。父亲从小就很疼爱我，让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很想使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是、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他突然去世了。于是，母亲便带着我到乡下的娘家住。”

“我在乡下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男孩子，我们两个人非常相爱，我爱他更甚于爱上帝。爱自己的灵魂，和他结婚是我的梦想。”

“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是奴隶，他爱我，曾经花了一笔钱把我买回来，让我自由地生活。不过，他说白人不能和奴隶结婚，但他却真心地爱我。”

“虽然我们没有结婚，可是，我们是真正的夫妻。还主了一个女儿。那时候，我很幸福，但是……唉！好景不常，丈夫的一个坏朋友，把他带去赌博，最后输了钱，欠了一笔债，不得不把我和孩子卖掉，而买主就是那个坏朋友。这个人骗了我的丈夫，又把我的孩子卖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杀掉这个可恶的男人，可是却失败了。他把我卖给奴隶商人，最后，终于被雷克买到这里来。”

凯西说完这些就停住了。

雷克并没有叫凯西到田里工作，他让凯西在身边照顾他的起居生活。不久，雷克喜新厌旧，就叫凯西到棉花田里工作，而以年轻、漂亮的艾美来取代凯西的地位。

“过去，我一直很相信上帝，可是在这里被那些恶魔凌辱之后，我就失去灵魂了。”凯西慢慢地站起来，又说：

“有没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唉！真是可怜的人。”

凯西和善地安慰着汤姆叔叔。接着汤姆叔叔又喝了一口水，然后注视着凯西。

“夫人，你一定能到天国去，上帝一定会滋润你的灵魂的。”

“这里不会有上帝的，这里只有惩罚和绝望。”

汤姆叔叔想要再说些什么，但是凯西示意他不要说话。

“可怜的人，你最好睡一会儿吧！”

凯西把水瓶放在汤姆叔叔的身旁，然后离开小屋。

## —撮卷发

雷克在很宽敞的卧室里，独自饮酒作乐，一边自言自语着：

“可恶的森波，害我白白损失了一个能干的帮手，现在又正好是最忙的时候……”

这时，凯西走进房间，听到雷克的喃喃自语，便冷冷他说：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整日吃喝嫖赌，从来不工作。”

“哦，你回来了呀！”雷克抬头看着凯西。

“是啊！我有事要做。你不会再折磨那个汤姆吧？”凯西眼睛里闪出愤恨的光芒。

“我真想知道不能折磨他的原因，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像他这么硬骨头的人。他再不听话，我会把他的每一根骨头都折断。”雷克咬牙切齿他说。

这个时候，门轻轻地被打开，森波走进房间里。他礼貌性地微点着头，然后，拿出一个纸包。

“那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驱邪避恶的东西。”

“什么？你说什么？”

雷克的声音里充满了紧张与不安。

“就是那个黑鬼汤姆带在身上的护身符嘛！他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用鞭子打他，他也不会痛。那个黑鬼用黑色的带子把它带在身上。”

雷克接过纸包，有点恐惧地打开看，他的双手颤抖着。里面的东西是赛尔比家乔治少爷送给汤姆叔叔的金市和吉琳小姐的遗物——撮金黄色的卷发。

金黄色的卷发好像复活般地缠绕在雷克的手指上。

“他妈的！”

雷克很生气地甩手，像发狂般地把手指上的卷发扯掉。

“拿走！把它烧掉，我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东西……”雷克用力地把纸包甩在地上。

森波看见雷克暴跳如雷的举动，吓得目瞪口呆。全身僵硬地站着。

“再也不要拿这个东西给我看！”

雷克大声地吼着，握紧拳头，在森波的眼前一挥。

森波惊醒般地快步转身离去。

雷克不愿看到卷发是有原因的。

孩提时代，雷克经常被美丽的母亲带到教会做礼拜。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而柔顺的基督教徒，她把所有的精力与爱心都灌注在雷克身上。虽然雷克拥有慈祥的母亲所给予的亲情，可是他却承袭了父亲粗暴而冷酷的本性。

雷克长大成人后，十分迷恋浩瀚无际的海洋，因此便离家出走，甘心做一个浪迹天涯的船员。

后来，雷克只回过家一次。他的母亲为了拯救雷克的灵魂，每天对上帝祷告，祈求雷克早日回心转意，做个听话的孩子。可是，雷克的性情反而比过去更加残暴。当雷克返回故乡时，他甚至把跪在面前，向他苦苦哀求的年迈母亲，粗暴地踢倒，并且破口大骂。随即，又过着四处漂泊、浪迹天涯的海上生活。

不久之后的某一天晚上，他正和一群酒肉朋友胡闹时，突然收到一封信。

雷克拆开信封，赫然发现里面有一撮细长的卷发，而且缠绕在他的手指上。这封信里写着他的母亲已经与世长辞了。

雷克因为受不了良心的谴责，便把母亲遗留给他的卷发烧掉。眼看着付之一炬的发丝，雷克觉得那好像是一把在地狱里燃烧的火焰，他害怕得全身颤抖。为了忘记这一段可怕的记忆，于是雷克便整日沉湎于酒池肉林中，过着糜烂浮华的生活。

“森波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那个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件事忘掉……”雷克一边饮酒，一边吼骂着。他的内心油然升起一股极端的恐惧感。

“不可能是那些头发，我确实把它烧掉了。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消除心里的疑惧感，雷克便又发狂似的喝酒。

## 和平与喜悦

凯西走到二楼艾美的房间里。艾美以为是雷克来了，吓得脸色发白，发现原来是凯西，才松了一大口气。

“噢，凯西，我在这里好害怕喔！我们逃走吧！”

艾美紧紧地抓着凯西的手。

“逃不掉的，你看到那些凶狗吗？被那些狗抓到，就会……”

“会怎么样呢？”

“太可怕了，我不敢想象……可怜的汤姆，如果他不听雷克的话，不知道明天会变得怎么样……”

“好可怕！”艾美吓得脸无血色。

自从看到那些金黄色的卷发以后，雷克更是整日手不离酒瓶。一天夜晚，他做了一个噩梦，惊醒之后，心里的不安感仍未消失。这种莫名的恐惧心理，更加深了他对汤姆叔叔的不满。

“喂！起来！你这个畜生！”

雷克突然踢着汤姆叔叔。

体无完肤的汤姆叔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地上勉强地爬起来，注视着满脸怒意的雷克。

“哦？你还有力气站起来？看情形，你被整得还不够，嗯？好，汤姆你就跪在这里，对昨天的事，请求原谅吧！”

汤姆叔叔毫无反应，仍漠然地站着。

“跪下来啊！你这只狗……”

“先生，我做不到。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而且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做不对的事。”汤姆叔叔握紧双手，断然他说。

“先生，你把我买回来，就是要我为你工作。所以我可以为先生做任何事情，只要我还有一点力气在。可是，灵魂是不能交给别人的，灵魂只能交给上帝……我一点也不怕死。”

“哼，你死了以后，我一定会叫你听话的。”雷克非常气愤。

“不可能的，上帝会帮助好人的……”

“可恶！”

雷克挥动着拳头，一拳就把汤姆叔叔打倒在地。

这时，有一双冰凉而柔软的手扶起汤姆叔叔，她就是凯西。

“嗯，不要再这样打他了。交给我吧！”凯西柔声他说，想缓和雷克的怒意。

“去你的！我现在很忙，所以才原谅你，可是你要给我好好的记住……”雷克又不屑地踢了一下汤姆叔叔，然后才离开小屋。

凯西看着雷克离去的背影，忽然转过头来，对汤姆叔叔说：

“唉！真可怜！你伤得怎么样？”

“谢谢你。你真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汤姆叔叔的伤势尚未痊愈，就被雷克叫到田里采棉花。汤姆叔叔每天拖着病体，比一般人更辛勤地工作，可是仍遭受雷克的百般刁难。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甚至连读圣经的精力都没有。

汤姆叔叔的灵魂也被躁跪得支离破碎。但是他仍相信上帝绝对不会撒手不管这里的可怜人，或是对那些恶人的罪行视若无睹。在深切的痛楚和哀伤

中，汤姆叔叔的心一直和恶魔奋力地交战，誓死抗拒外来的威胁。

有一天夜晚，筋疲力竭的汤姆叔叔，拖着遍体鳞伤的身体，坐在即将熄灭的火堆旁，孤独地烤着玉米面包，他从口袋里拿出破旧的圣经，借着微弱的一点火光开始读圣经。大概是因为光线不足和过度疲劳的关系，汤姆叔叔对圣经上的文句，丝毫未受感动。他幽幽地叹息一声，然后把圣经放回口袋里。

这时，汤姆叔叔突然听到一阵卑鄙的笑声。他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赫然发现雷克站在面前。

“喂，老头子，你现在应该知道，看了那个东西也没有用吧？”

这句话对汤姆叔叔来说，比饥饿和寒冷更加严酷。

“你真傻，我想让你过得比森波、肯柏他们还要舒服，可是你偏偏不听话。你为什么不学聪明一点呢？把那个东西烧掉以后，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啦！”

“上帝不会准许的。不管上帝救不救我，我都会相信上帝的……”汤姆叔叔紧紧地握着口袋里的圣经。

“真是个大傻瓜。随便你吧！”

雷克不屑地对汤姆叔叔吐口水，又粗鲁地踢他，然后就转身离去。

这种残暴的举动，反而使遭受打击的汤姆叔叔的灵魂更加坚韧，对上帝的信仰也更加坚定忠诚。

此刻，汤姆叔叔的身躯已经僵硬、麻木，而感觉也变得很迟钝，好像即将晕倒似的，汤姆叔叔就这样痴痴地坐在火堆旁边。不久，他发现四周的物体都已消失，只看见戴着荆棘冠冕的那稣基督。汤姆叔叔一直注视着威严而坚韧的那稣的脸，一阵激动。感恩的情原涌上心头。现在，汤姆叔叔的灵魂已经苏醒了，他高举着双手，跪在那稣的面前，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张充满慈爱而安然的脸孔。

汤姆叔叔就这样跪了许久，等到他苏醒时，火已经熄灭，而衣服也被露水濡湿。但是，汤姆叔叔的内心却充满了喜悦与安详，对肉体的寒冷和痛苦都已毫无知觉。

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扰乱汤姆叔叔平静的心湖，因为他的心里只有上帝所赐予的祥和与宁静。

“汤姆那个家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雷克问森波。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可能是在计划逃走吧！”

“如果他要逃出去的话，那才有趣呢！让他试试吧！喂！森波，你说对不对？”

“嗯，一点没有错。等他在沼泽里，动弹不得的时候，我们就把狗放出去……嘿……嘿！”森波发出冷冷地笑声。

看到汤姆叔叔一副与世无争的怡然神态，雷克对他的怒意就愈深。

“可恶的黑鬼……”

雷克每次看到汤姆叔叔，就用鞭子抽打他。但是，鞭子只能打痛汤姆叔叔的肉体，无法伤到他平静的内心。

汤姆叔叔想要把那稣赐给他的喜悦和宁静的心境，与同伴们分享。而那些与汤姆叔叔境遇相同。心情沉重的奴隶，却无法了解汤姆叔叔。不久，一股神奇的力量促使那些奴隶去接近汤姆叔叔，甚至连固执的凯西，一颗顽强的心，也逐渐地缓和下来。

一天深夜，小屋里的奴隶都已纷纷入睡，突然，凯西出现在小屋的窗口外面。尚未入睡的汤姆叔叔被她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汤姆叔叔看见凯西正对着他招手，于是便走到小屋夕卜面。

“汤姆，你想不想获得自由？”凯西低声地问。

“如果上帝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夫人。”汤姆叔叔的口吻非常平静。

“我说的是今天晚上。我已经把雷克灌醉了，他现在正睡得死死的。我那里有一把斧头，本来我想自己动手，可是，我的力量太小了……走吧！”

“我不想走。”汤姆叔叔很坚决地回拒。

凯西听到汤姆叔叔这句话，立刻转身就走，但是，汤姆叔叔很快地把她拉了回来。

“你应该想想这些可怜的人们。”

凯西挣脱汤姆叔叔的手，可是，汤姆叔叔又再度把她拉住。

“不，不可以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以这么做。”

“那么，我自己来。”凯西转身就走。

“凯西……”汤姆叔叔急忙跑到凯西的前面，挡住她的去路。

“你听我说，你不能把你的灵魂交给恶魔，你一定要耐心地等，上帝会来帮助你的，上帝一定会来解救我们……”

“我已经等得快发疯了，上帝还要我去爱他？”

“是的，上帝会给我们爱。他爱所有的人，所以他会保佑每一个人……”汤姆叔叔激动地流下眼泪。

“凯西，我是为你好。我会为你祈祷的。”

凯西默默不语地站着，大颗的眼泪从脸颊上掉下来。

“如果可能的话，凯西，你应该带着艾美逃走的。这样，就没有人会流血。”

“你也要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不，我要跟那些同伴们在一起，我会经常为你们祷告。”

“我一定会逃出去的。”说完，凯西就走了。



## 凯西的计划

凯西已经开始计划逃亡，同时，也已逐步进行。

“哟，凯西，你在做什么啊？”雷克问。

“没有呀！我想换个房间睡。”

凯西从阁楼上的卧室里把家具搬出来。

“换房睡？为什么不在自己的房间睡？”

“阁楼上好像有人似的，有时候还会听到呻吟的声音和东西在地上滚动的声音。”

“什么？你说什么？”雷克的声音充满了疑惧与惶恐。

两、三年前，一个命运坎坷的黑女人，惹火了雷克，于是雷克便把她关在阁楼上面。不久，有人发现这个黑女人已经死了，于是雷克就把她的尸体抬出去埋掉。

“在阁楼上的那个人到底是准？你知不知道？”

凯西故意装出很迷糊的样子看着雷克，而雷克却心虚地把视线转移到别处。

家具全部搬出来以后，凯西就在阁楼的墙缝里装上瓶颈。每当风呼呼地吹入瓶子时，就会发出像悲泣的声音。雷克家的仆人们经常听到这种声音，以为阁楼上有人，于是，这件事很快就传遍整个农场。

“那是老鼠和风吹的声音。”

雷克压抑着内心的恐惧感，但是，这种莫名的感觉却反而愈来愈强烈。

有一天，凯西发觉雷克的情绪非常愉快，于是便乘机提出到镇上散步的要求。

“好吧！你可以去散散心……”出乎意料的，雷克并没有拒绝凯西的要求。

凯西到了镇上以后，就记下由农场通往市镇的路线。

当天下午，雷克到隔壁的农场洽商生意，凯西和艾美就趁着这时忙着整理行李。

“这个时候最好，我们走吧！”

“可是，会不会被发现？”艾美很不安他说。

“我们小心一点，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你听我说，艾美，我们逃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现，等雷克回去找人时，我们已跑过壕沟。因为壕沟里的水不会留下人味；所以，狗也不会追过来。等到他们都走了以后，我们再回到阁楼来。”

凯西说完，便抓着艾美的手逃出去了。

当雷克发现凯西和艾美逃走以后，立刻召集人马追赶她们。

于是，凯西和艾美便按照计划从后门进入已经无人的阁楼。

“你看，他们都跑到外面去抓我们了。”

凯西很镇静他说着，然后，就带艾美到阁楼上的房间。

“那些人真的不会到阁楼来吗？”

“我倒想看看他们到阁楼来的样子。”凯西胸有成竹他说。

“这里有鬼，他们怎么敢来呢？”

不久，楼下传来一阵嘈杂声，原来是雷克他们回来了。

艾美害怕得几乎放声大叫。

“别害怕！”凯西安慰着脸色发白的艾美。

“不要说话，你这样会被他们听见的。”艾美紧张地低声说。

“如果他们听到声音，那就有效了。不要害怕，没有关系的。”凯西轻轻拍着艾美颤抖的手。

此时，夜已深了，雷克准备第二天再出去找凯西和艾美。

## 汤姆叔叔的死

凯西和艾美逃跑的时候，只有汤姆叔叔没有和大家一起去找她们。当雷克毫无所获地回来时，汤姆叔叔的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光芒，而雷克对汤姆叔叔的怒意已愈来愈深了。

第二天开始，雷克一伙人每天清晨便出去找凯西和艾美，可是仍徒劳无功。

“喂，肯柏。”雷克在房间里，一边伸展着疲倦的身躯，一边喊着。

“你马上去把汤姆叫来，听着，马上！我真想把他的黑皮剥掉……”雷克的眼睛里露出凶恶的光芒。

一会儿后，汤姆叔叔便被肯柏拖到雷克的面前。

“喂，汤姆！”

雷克非常粗暴地抓起汤姆叔叔的领口，一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孔，有如凶狠的恶魔般。

“我要把你打死，你知道吗？”

“我已经想到了，先生。”汤姆叔叔很平静地回答。

“你让那两个女人逃掉，对不对？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把你打死！”

汤姆叔叔默默地站着，一言不发。

“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雷克发出像狮子般的吼声。

“说呀！”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先生。”汤姆叔叔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态。

“你这个家伙，明明知道还故意不说……”说完，雷克便很用力地毒打汤姆叔叔。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就算是因此而死，我也毫无怨言。”

雷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抓着汤姆叔叔的手，大声咆哮着：

“听着，汤姆，这次我不再原谅你了。如果你还是这么倔强，我会把你的血挤干……”

“先生，如果你生病，需要我的血，我可以给你。可是，先生，你千万不要让自己犯下这么大的罪。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的灵魂就不可救了。”

汤姆叔叔这一番令人感动的話，使雷克的心情顿时变得凌乱不安。但是，只一瞬间，雷克又恢复了恶魔般的狰狞面目。

他把汤姆叔叔用力地推倒在地上。

卧倒在地的汤姆叔叔身旁，站着只有汤姆叔叔才看得见的那稣基督。

雷克紊乱的情绪仍未缓和下来。他对肯柏吼着：

“揍死他！揍死他！……”

汤姆叔叔痛苦地睁开眼睛，抬起头看着雷克说：

“你真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会由衷地原谅你……”说完，汤姆叔叔就晕倒在地。

“你终于死了。哼！看你还会不会胡说八道。”

雷克走了以后，留下森波和肯柏两人，他们无意识地抱起汤姆叔叔。由于听到汤姆叔叔的一席话，这两个天性本来善良的黑奴，深深地受到感动。

“唉！我们实在做得太过火了。”森波不禁产生恻隐之心。

两个人细心地洗净汤姆叔叔的伤口，然后用稻草铺成一张简陋的床，再把汤姆叔叔放在上面休息。

“唉，汤姆，我们对你做得太过分了……”肯柏的眼睛里泪光闪闪。

“我已经原谅你们了。”汤姆叔叔勉强地挤出微弱的声音。这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森波和肯柏两人都流下仟悔的泪水。

汤姆叔叔断断续续他说了一些耶稣的故事给他们听。

“我们相信，我们会相信耶稣的……”森波哭泣着。

“如果我能够把你们两个人带到上帝的身边，那么，我会很高兴地结束这条性命。上帝啊！请你把他们两个人的灵魂赐给我吧！”

汤姆叔叔的祈祷终于实现了。

两天以后，一位青年来找雷克。他就是乔治·赛尔比。

欧菲莉小姐代汤姆叔叔写给赛尔比夫人的信，因为中途发生意外事故，所以拖延了两个月才送达。那时，赛尔比先生罹患了很严重的热病，信送到后的两、三天，赛尔比先生就逝世了。

为了寻找汤姆叔叔，乔治少爷煞费苦心，经过各方询问后，最后才找到雷克。

“那个黑鬼太坏了。他把我的两个黑女人都放走，他实在太不听话了。我用鞭子打他，现在大概快死了。”

乔治压抑着心中的怒火，沉默了一会儿才冷冷他说：

“现在他在哪里？我要去见他。”

“就在那边的小屋。”牵着乔治的混血少年，指着不远处的一间木屋说。

乔治一声不响地立刻走向小屋。

这时，汤姆叔叔已经对肉体上的痛苦毫无感觉，他静静地躺在稻草上。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乔治走进小屋后，对四周阴暗的光线与沉闷的空气、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走近汤姆叔叔的身边，轻轻地呼唤着：

“汤姆叔叔……可怜的汤姆叔叔……”

看到倍受凌辱的汤姆叔叔，乔治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哦……我的汤姆叔叔，我好想你呀！你赶快睁开眼睛和我说话呀！汤姆叔叔，我是乔治，就是你疼爱的乔治，你知道吗？”

“乔治少爷？”

汤姆叔叔缓缓地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喊着，以一种不大相信的眼神凝视着乔治。

乔治少爷来看我了……这种信念在汤姆叔叔的内心逐渐地扩散。他那原来空洞无神的眼睛，此刻却变得明亮犀利，脸上也因兴奋而浮现出笑容。

“上帝，真感谢你，这样我就满足了。大家都没有忘记我，我实在太高兴了，我可以安心地死了。上帝，真感谢你……”汤姆叔叔合拢僵硬的双手，真诚地祷告着，泪水不断地流下来。

“你不可以死。汤姆叔叔，你千万不能死。我就是为了带你回家，特地赶来……”

“乔治少爷，太晚了。上帝要把我带到他的身边，我很快就要到天国去了。”

“请你不要再说话了，汤姆叔叔！看到你这么痛苦，我的心都快要裂了……可怜的汤姆叔叔……”乔治泣不成声。

“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怜的人了，乔治少爷。我现在正站在天国的门口……”汤姆叔叔紧紧握着乔治的手。

“拜托你，乔治少爷，请你千万不要把我现在这个样子，告诉可怜的夏洛，她会承受不了的。你只要告诉她，我已经到天国去了，那稣会经常在我的身边，我很快乐、很快乐……再请你告诉孩子们，一定要做个好人。还有先生、善良的夫人、同伴们……都请你代我问候他们，告诉他们，我到任何地方都永远爱着大家。哦，乔治少爷，做个基督徒多么光荣啊突然，汤姆叔叔好像全身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脸上现出一种恬静的光辉。他已经到天国去了。

乔治悲伤地回过头，看见雷克站在门口。

“这个人已经被你折腾够了，你该拿的也都拿光了。现在我要把他买回去，我应该给你多少钱？”乔治怒视着雷克，脸上的泪痕仍未干。

“我不会卖死人的，你要的话，就赶快带走吧！”雷克仍毫无悔意。

于是，乔治就叫旁边的两、三个黑人，把汤姆叔叔的尸体抬到自己的马车上，并把自己的大衣铺在尸体下面，想让汤姆叔叔躺得舒适些。

“我现在什么话都不想说。可是，你置人于死地，我要去控告你，总有一天，你会受到审判的。”乔治对默默跟随在后面的雷克说。

“哼，你去告吧！证人在哪里？你又有什么证据？”雷克轻蔑他说。

乔治不明白雷克的意思，而雷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南方州的法庭里，黑人的证词根本无效。

“一个黑人的死，也值得你这么小题大作吗？”

乔治听了，愤怒地一拳击倒雷克。随后，载着汤姆叔叔的马车，悄悄地离开小屋。不久，马车停在棉花田的一块小丘陵地前。

挖好坟墓以后，有个黑人说：

“我帮你把大衣拿起来吧！”

“不，就这样埋下去吧！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汤姆叔叔……”乔治哀伤地泪洒坟前。

两、三个黑人把泥土盖好后，便静静地站在一旁。突然，乔治跪在汤姆叔叔的坟墓前面，说：

“汤姆叔叔，我在你的面前发誓，从今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度。”

汤姆叔叔的坟墓前，并没有竖立墓碑，也没有其他记号，但是，上帝知道汤姆叔叔安眠在此地，同时赐给他不灭的灵魂。

## 鬼的真相

雷克家的鬼屋之说，很快便传遍大街小巷，大家都说穿着白衣的幽灵在雷克家里到处走动。听到这种传说，雷克整日精神恍惚，心神不宁。每到夜晚时，他就借酒来麻痹自己的心灵，而白天则疯狂地大声叫骂，俨然像个丧心病狂的人。

汤姆叔叔死后的第二天，雷克到镇上饮酒作乐，然后摇摇晃晃地回到家里，把手枪放在旁边后，就睡倒在沙发上。

雷克在睡梦中感到一阵恐惧，他勉强地睁开眼睛。可是身体却无法动弹。原先关闭的门，此刻却半开着。一会儿，一个白色的影子轻飘飘地走进屋里，两只冰凉的手摸着雷克，发出低沉的声音说：

“来，来，来……”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雷克更是经常酗酒。于是镇上有一种传说——雷克发疯了，快要死了。

在白色的人影到雷克房间的隔天早上，黑奴们发现家里的大门被打开，并有人看见两个白影在路上奔跑着。那白色的鬼影就是凯西和艾美。

凯西和艾美逃离魔掌后，决定要搭船到肯塔基州。于是，凯西就乔装成贵夫人，而艾美则装扮成她的女仆。

乔治·赛尔比正好与她们搭乘同一艘船，准备回家。因为凯西在阁楼上曾经看到乔治为汤姆叔叔埋葬，所以她认得乔治。而乔治第一次看见凯西时，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当船只渡过密西西比河的时候，凯西走近乔治的身旁，向他诉说自己的境遇。乔治深深地同情凯西，决定要帮助她。

凯西隔壁的船室住着一位带十二、三岁可爱女孩的罗特夫人。当她获知乔治是肯塔基州人的时候，便走过来和他搭讪。

因为罗特夫人曾经在肯塔基州住过半年之久，而且据说就住在赛尔比家附近，于是，罗特夫人便问乔治：

“你认识哈里斯这个人吗？”

“我认识他。呃，他就住在我家附近。”

“那你认识一个叫乔治的混血青年吗？”

“你说的是乔治·哈里斯吧？我认识他，他和我母亲的女仆结婚了。可是，他们现在已经逃到加拿大。”

“真的吗？那太好了。”

罗特夫人捂着脸孔，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又说：

“他就是我的弟弟。”

“夫人，这是真的吗？”乔治感到非常惊讶。

“是的，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弟弟的详细情形。”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聪明又有所作为。他已经和我们家的女仆丽莎结婚了。”

“他的妻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

“噢，丽莎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人长得漂亮，性情又温柔、贤慧。我父母都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

“她是不是在你家出生的？”

“不是，她是我父亲在新奥尔良买的。那时，她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

因为人长得很漂亮，所以价钱好像也很高。”

凯西在乔治后面听到他们之间的谈话，突然间脸色变得非常苍白，插口说：

“你父亲有没有提起过卖主的名字？你知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西蒙吧！”

“啊！上帝……”说完，凯西就晕了过去。因为丽莎就是她失散多年的女儿。

罗特夫人和凯西转道到加拿大，分别寻找她们的弟弟和女儿。

乔治和丽莎获得自由以后，已经在加拿大居住了五年之久。乔治在一家规模庞大的机械工厂工作，而年幼的哈里也已入学。全家过着甜蜜而平静的生活。

罗特夫人和凯西由认识乔治和丽莎的牧师，带领到他们家里。

“乔治，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你的姐姐爱琳哪！”

“噢，可怜的丽莎，我是你的母亲啊！”

阔别已久的姐弟、母女四人，为了这次意外的重逢而紧紧地拥抱着，每个人都高兴得泪流满面。然后，他们一起跪下来，向上帝祷告。

由于罗特夫人拥有法国丈夫所留下的大笔遗产，于是，大家商量以后，决定移居到法国。

和乔治一家人搭船到法国的艾美，很快地就和船上的船员坠人情网。当船只入港以后，他们便在当地结婚了。

乔治在法国完成四年的大学学业以后，由于法国发生内乱，因此全家再度返回加拿大。可是，为了争取黑人的自由权利，乔治决定到非洲开拓自己的前途，不久，全家又迁往非洲。

欧菲莉小姐带着托蓓茜移居到佛蒙特州，在那儿教导已变得十分乖巧的托蓓茜。

托蓓茜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位恬静、有礼的小淑女。她也受到附近居民的喜爱。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缺乏信仰的托蓓茜，却主动接受基督徒的洗礼，最后，还成为一位人敬人爱的传教士，为小孩子传播福音。

## 自由的人

乔治·赛尔比寄给母亲赛尔比夫人的信，上面除了写着抵达家门的日期以外，并没有其他字句。全家人都很兴奋地等候乔治和汤姆叔叔归来。

尤其是卡洛婶婶，她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轻声地问：

“夫人，乔治少爷的信上，有没有提起汤姆的事情啊？”

“他只写了一行字，说是今天晚上要回来。等他回来后，你再好好问他吧！”

“乔治少爷也真是的，他还想亲口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呢！”卡洛婶婶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听到卡洛婶婶这句话，赛尔比夫人也发出会心的微笑。可是，她似乎感觉到乔治对此事有所隐藏，因此，她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夫人，钱没有问题吧？”卡洛有点担心地说。

“我真想让汤姆看一看，我在糕饼店所赚的钱……”卡洛婶婶喃喃自语着。

不久，她们听到马车的声音。

卡洛婶婶急忙跑到窗口前面，向外面张望着。

“是乔治少爷……”

赛尔比夫人快步跑到大门口，但是，只看到乔治独自从马车上走下来。站在旁边的卡洛婶婶，很焦虑地环顾黑暗的四周。

“噢！可怜的卡洛婶婶……”

乔治万分怜惜地握着卡洛婶婶因操劳而粗糙的黑手。

“如果我能把汤姆叔叔带回来，即使花掉我所有的财产，我也愿意……可是，汤姆叔叔已经到更好的另一个世界去了。”

“啊……”

听到乔治的话，赛尔比夫人感到一阵目眩，惊叫了一声；而卡洛婶婶却全身僵硬地站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餐厅的桌上，堆着卡洛婶婶辛苦赚来的钞票。

“有了这些钱又有什么用，我早就知道他会被卖到南方的农场去，被活活地整死……”卡洛婶婶内心的悲恼一下倾泻出来，不禁放声痛哭，整个人瘫痪在地上。

“可怜的卡洛……”赛尔比夫人轻轻地扶起她。

“噢！夫人，请原谅我的无礼，我的心已经碎了“我知道，我知道……”赛尔比夫人老泪纵横。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可是，耶稣会守护他的……”赛尔比夫人不断地安慰伤心欲绝的卡洛婶婶。

赛尔比家的所有仆人也哀伤地哭泣着。乔治握着卡洛婶婶的手，向她诉说汤姆叔叔临终的情形和遗一个月以后的某一天，赛尔比家的所有奴隶都聚集在大厅里。

乔治将奴隶获得自由的证明书，交给每一个人。有些奴隶惊讶得哭泣，有些叫喊，有些甚至很疑惧地把证明书还给乔治。

“我们不想比现在更自由，也不想离开已经住惯的家，更不愿意离开夫人和少爷……”一位黑奴呜咽地代表同伴们说话。

乔治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沉吟半晌才说：



“你们没有必要离开这里，因为这里也需要人工作。可是，从现在开始，你们是自由的人了，工作有薪水可以拿。你们获得自由的意思是说，别人不能卖你们或买你们，这点你们以后会慢慢了解的。我们的生活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呀……现在，你们都抬起头来，让我们来为给我们自由的上帝，做感恩的祷告。”

“我们来向上帝祈祷吧！”一位年纪最大的黑奴，向同伴们喊着。

所有的人都跪下来，认真地唱着诗歌，那宏亮、诚挚的歌声直入云霄，震撼着天地。

“还有一件事……”乔治要求大家暂停一下。

“你们还记得那个善良的汤姆叔叔吧？”

乔治简单扼要地向大家诉说汤姆叔叔临终的情形，和他对同伴们充满感情的遗言。

“就在汤姆叔叔的坟墓前，我曾经向上帝发誓，再也不想拥有奴隶，再也不会让别人因为我而离开家人和朋友——像汤姆叔叔一样，在农场寂寞地死去。所以，你们应该感谢善良的汤姆叔叔。当然，对卡洛婶婶和她的孩子们，也要表示慰藉之意，经常关心他们、爱护他们……每当你们看到汤姆叔叔的小屋，就要想到自己难能可贵的自由，你们一定要听从汤姆叔叔的教诲，做一个正直、虔诚的基督徒。为了纪念善良、亲切的汤姆叔叔，我们就把这间小屋永远地留下来吧！”

